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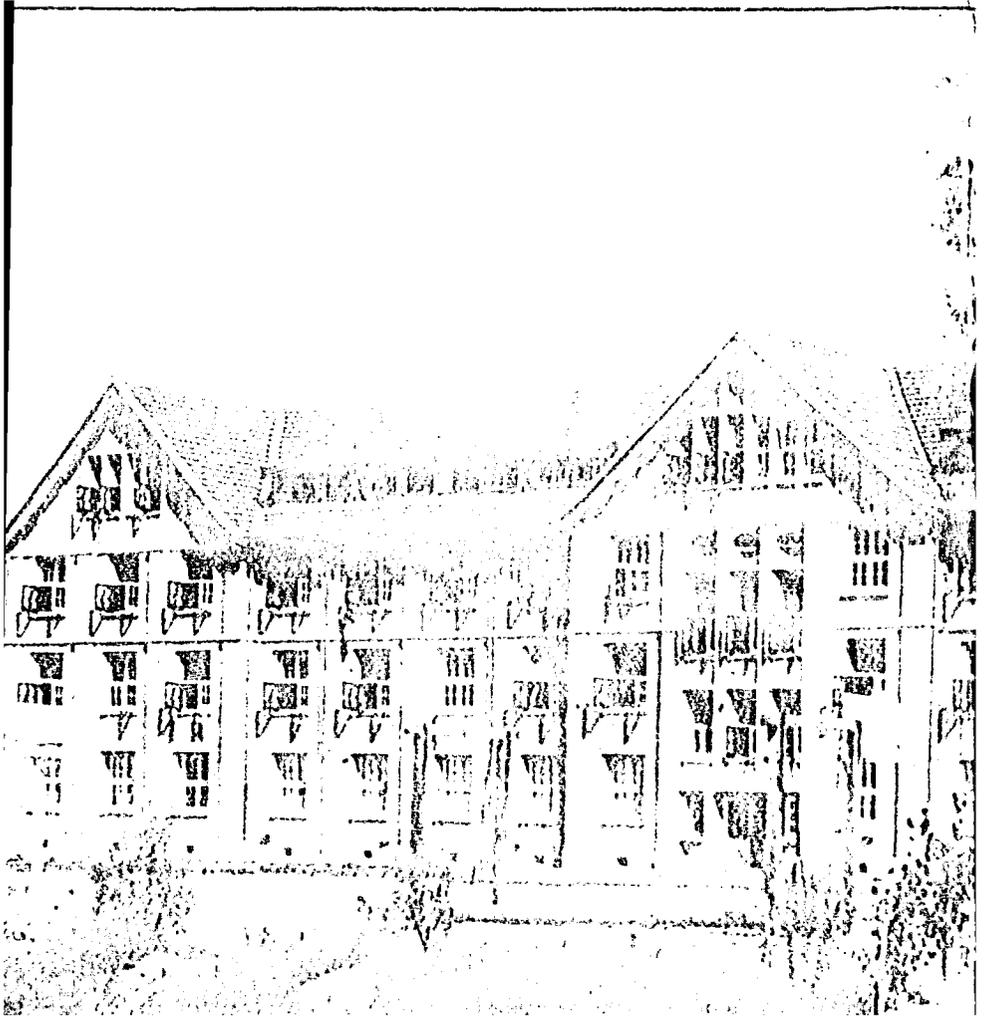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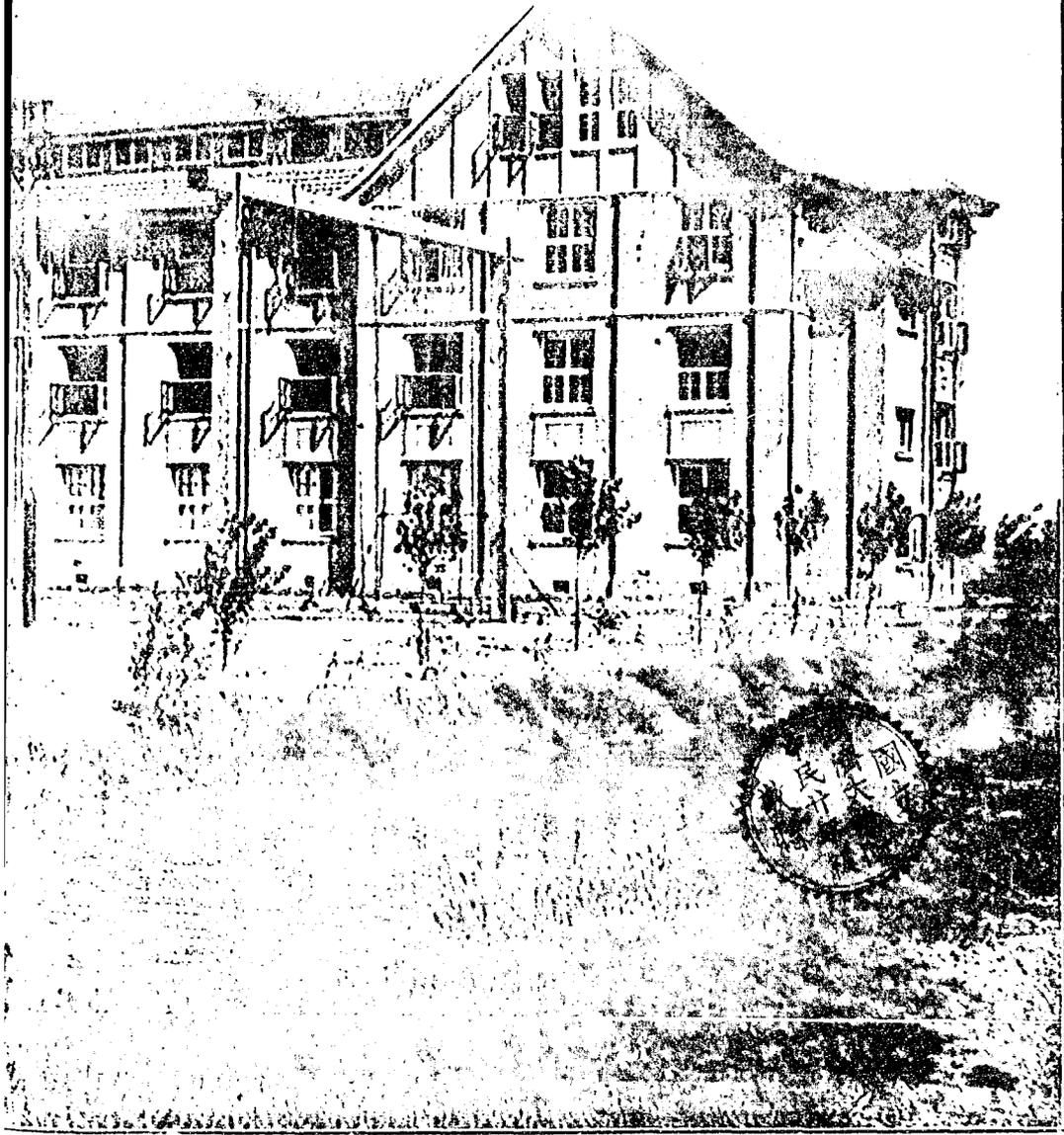
國立瀋陽大學

附屬中學

沈陽市

#





民國廿一年

紅
聽
福
字
餅
乾

社會最盛行



上海
南京路

泰康食品公司

出品

特色

- 化術執學科——法製
- 化理生合適——質品
- 化術美匠意——樣式
- 化濟經重注——目價

五
磅
裝

北京圖書館惠存

謹將此刊
獻給
我們勞苦功高的
校長
諸位教職員
和
慈愛的雙親



胡校長的素描



民國二十年

國立同濟大學校
附中畢業紀念刊

胡庶華



吳 淞

國立同濟大學附中

民國廿年級畢業紀念刊籌備委員會出版

Sin Wanpao Shanghai
 11. 13. 16. 18. Sept.
 Men. \$28.-pes One insecton



增加身體中的抵抗力
 療肺強身百病難侵

惟有服

大山德士鈣

服山德士鈣之功效

肺癆：使肺部壞處恢復健全
 病後：能調理清補勝於病前頓成壯碩
 孕婦：使母子營養佳良
 產後：使產婦無血虧體虛之患
 小孩：使其發育健碩成長迅速
 常人：強胃納補體力長精神自然百病不侵延年益壽
 山德士鈣有藥片藥粉及注射液三種藥片滋味芳香甘美攜帶便利隨時隨地可服注射液專供醫師之用
 藥粉無味易溶可以任意和於茶水湯餚中食或單服亦可

上海德商禮和洋行

中國總經理
 本外埠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發 刊 詞

蓋聞會點言志，沂水則童冠偕遊，義之叙情，蘭亭則少長咸集。此古之所以暢叙幽情也，今也何幸，得同會合於淞濱，獲者不逢，各有省城之區別，愁分嫺分，共剪西窗之夜燭，如磨如礪，太開東閣以長恆。清談有麈尾之揮，玉石有他山之助，其樂也融融，其怡也曳曳，雞鳴不已於風雨，燕修未隔於晨昏，其相契也深，其相交也厚，審問明辨，砥礪攸資，藏修息游，形神互證，此易之所以有麗澤之占而詩之所以有伐木之詠也，然而歲月不容，我如黃鶴之一去，韶光未逝，深願青帝以長留，芰荷方欲吐其芳芬，畢業之期又將云屆矣，一堂聚首，方慶團圓於永生，五載同窗，遽賦驪歌於今夕，天南地北，振成勞燕之分飛，歧途路上，淚折垂柳以相對，田園將蕪兮胡不歸，日影方長兮且悠悠，嗟吁夫，從此江帆風影，第見君之行旌，夜雨孤燈，難禁我以獨悲，或龍門乍躍，乘長風而破萬里浪，或驂騑一鳴，坐高車而乘驪馬，或以風木感懷，聊放老萊之戲舞，或以世事浮沉，隱田園以終吾生，或轉學於他校，或涉足於重洋，諸凡種種，能不嗟嗟，是以縱有緜交之素，無殊陌路之人，默而哀之，能勿唏吁而流涕耶，靜而思之，豈不黯然而魂銷哉，此級人等之所以有斯刊之創也，然此刊之出，雖無特長，而本級之精神萃萃悉在其中矣，加以他日寸簡飛來，覽言懷想，顧影對瞻，俯誼彌深，則雖咫尺天涯，徒成匏管之識，縱使命途多舛，應憐范叔之寒，暫且別於今朝，爰相逢於異日，噫。

民二十年仲夏伯堯郭汝楠識



中國罐頭食品公司

商

註



標

册

著名出品

出核嘉應子 國花菓子 鮮蜜陳皮梅 玫瑰陳皮梅 桂花陳皮梅 蜜製梅精
 特製南華李 陳皮南棗 五加皮 果汁牛肉 精汁牛肉 什款鮮菜 冬菜
 肉 冬菇鴨肉 紅燒牛肉 鳳尾魚 南乳腐 芝蔴辣醬 菜 菓子醬

本外埠各大公司商號均有代售

總發行所 上海老西門外南康里
中國罐頭食品公司

五洲大藥房

上海四馬路河南路口
發售

香	化	良	家	綢	棉	材	照	血	各	器	醫	用	工	藥	原
品	粧	藥	用	布	花	料	相	清	種	械	療	品	業	材	料

本藥房製造廠在徐家匯內部全用德國機器化學工場分製皂製藥及化妝品衛生藥品各部出品千餘種
 本外埠均有分支店及經售處
 並經理歐美各大藥廠原料藥材工業用品各科醫療器械照相材料各種醫藥器械照相材料各種血清東吳廠出品藥水棉花紗布凡藥房設備應有盡有伏望
 全國醫院醫師化學師各大藥房源源惠顧莫不竭誠歡迎

校 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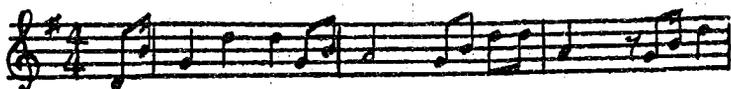


璧恆公司德國書店

開設江蘇上海江西路叁壹號郵政信箱柒
柒壹號電話六壹貳貳零號

本公司始創於西曆壹八九九年專售德國各
種書籍雜誌凡屬醫工兩科德文書籍一律齊
備承定國外各種書報當於最短時間報命書
資概按外洋原價不再增加學校課本郵費奉
贈不另取資以示優待倘荷
賜顧毋任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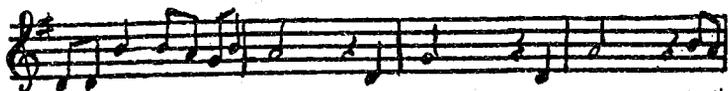
國立同濟大學校歌



好一片中華大地 不振興工藝 真可惜
好一片中華大地 不健康身體 真可惜



真可惜 同有耳目同有手足 同有心思才力
真可惜 同有心腹同有肌肉 同有起居飲食



不作工負了好教育 勤勞 誠毅 提携
不作醫負了好教育 慈愛 仁義 扶持



我中華國民 同舟共濟 同舟共濟 振興工藝
我中華國民 同舟共濟 同舟共濟 健康身體

級歌

勇猛精進求一切知 敬業樂
 群同濟為之 濟濟英才
 力戒浮誇 志求實力 冀
 救中華 藏修息遊
 形神互匡 課餘借舞
 歡樂何狂 匹夫有責 我輩常
 歌 時乎不再 學問且多
 我同學 其魁旃 我同學 其魁旃

級 史

本級誕生於民國十五年九月中旬。當是時。中學部主任爲袁希洛先生。吳子敬先生則爲本級級任。同級其餘人。或來自兩湖閩粵。或來自滿洲朝鮮。性情既不同。方言又各異。故於散課之時。或靜坐講室之中。默不作聲。或跑回課堂之外。散步消遣。惟有少數同學。擅于交際。互賀姓氏。因之漸相認識。而成好友。故多數同學雖遠離鄉井。而思家之情。竟能藉此消失大半。

翌年(十六年)。革命軍抵滬。校長阮尙介氏爲同學所逐。我校主持乏人。經費無着。教員罷教之謠。屢次興起。學校解散之聲。幾成事實。幸賴教務長歐先生之竭力維持。與諸教授之竭履從公。校務遂得不至停頓。而本級同學。亦免於分散焉。

是年冬季學期開始。本級之主任爲歐特曼博士。其教法甚嚴。故同學之成績特佳。

民國十七年春。有一部份同學提議設立班會。以便聯絡感情。研究學問。經全體同學之贊成。遂正式成立「丙子級班會」。

五月三日日軍砲擊濟南。屠殺我國同胞。本校同學爲愛國心所驅使。乃分赴各鄉演講。以喚醒民衆。本級同學則往吳淞演講。張勇斌君奮臂疾呼。聲淚俱下。聽者均爲之動容。

七月初旬。歐特曼博士請假返國。本級同學特開茶話會以歡送之。席間羅光愷邵延澤君均相繼演說。林有泉君更用德文演講。末由歐先生致答詞。語多勉勵。散會時並攝影以留紀念。

歐先生返國後。中學部教務長一席遂由桑德滿先生代理。

十七年九月開學。本級同學均由初中學生變爲高中學生矣。

初。本校除高中二三年級之講室朝南外。其餘均係朝北。惟本學期開始時。庶務室(朝南)與初中三年級之講室互相調換。因之本級同學大爲不滿。遂向代理教務長提出抗議。其理由有三。

(一)高中學費比初中貴一倍。故應得較佳之課堂。

(二)本班學生比初中三年級學生爲多。故學校應顧及大多數人之利益。

(三)高中二、三年級之課堂均朝南。本班爲高中一年級。現在既有朝南之課堂。應先讓與本班。

桑德滿先生亦深以爲然。遂往初中三年級講堂勸其將教室讓出。

但當未向教務長交涉時。已有一部份同學侵入初中三年級之講室。與之爭取坐位。因此彼遂藉「顏面攸關」。不肯離開教室。本班同學爲息事甯人計。乃決定讓步。教務長亦允於耶誕之後。將該教室調給本班。同學均認爲滿意。其事乃寢。

本學期因歐先生返國。故本班之級任。改爲米血兒先生。

翌年(十八年)。歐先生返校。本班同學遂往要求其仍爲本班之級任。但因洛克司先生適於本年返國。德教授頗感缺乏。故本班之級任仍不能調換。

十八年九月。本班爲高中二年級。級任則爲廖復君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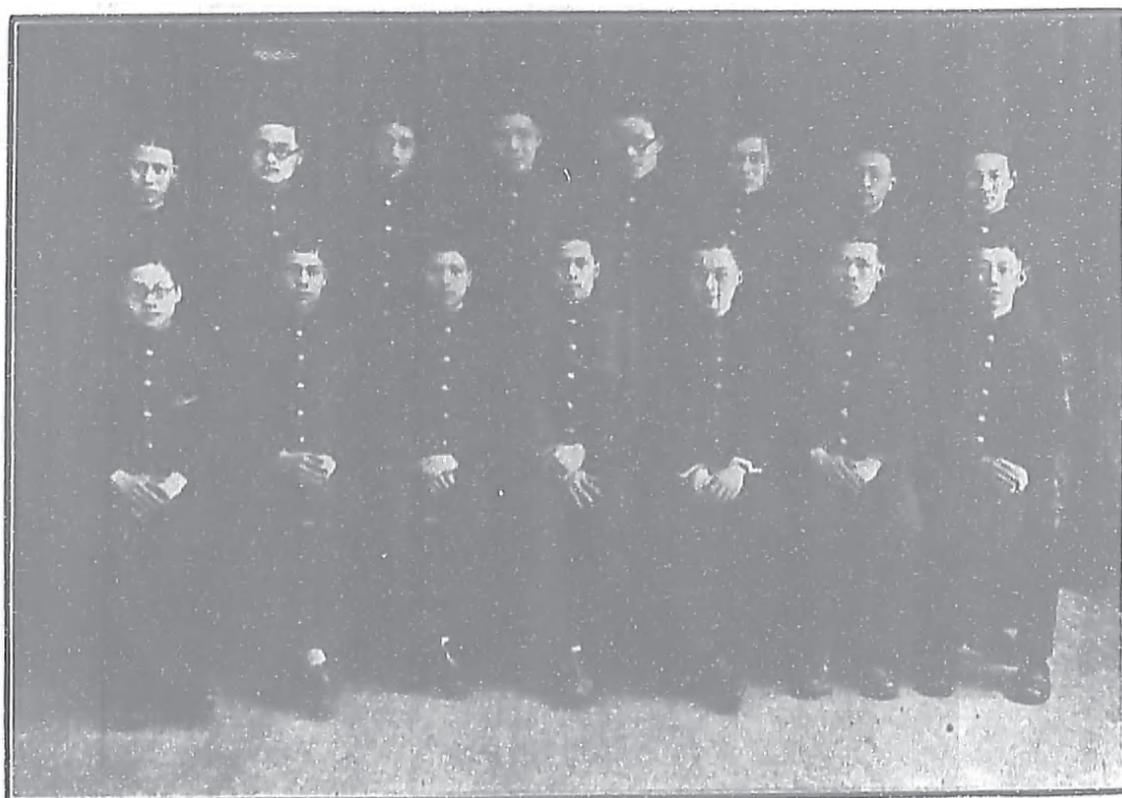
是年。本班同學因鑑於終日埋頭書案。不事運動。於身體之健康。妨害甚烈。乃議決組織體育會。從事鼓勵。國文教授傅彥長先生更慨然捐助大洋五元。以爲會費。

十九年春。本班遂開第一次運動會。中學部主任李清崖先生且捐助汽水四打。以鼓勵同學之興趣。至於運動會之經過及其成績。已由丙子級體育會會長另行報告。茲不贅述。

十九年九月至廿年七月爲本班在同濟中學部之最後一年。因畢業考試。即在目前。故同學莫不動苦讀書。以冀爭得良好之成績。畢業之後。本班同學或升入本大學。繼續研究。或遠涉重洋。留學於歐美。或脫離學界。服務於社會。或返故里。優遊以終其生。各因其志向之不同。分道揚鑣而去矣。

嗚呼。五年同學。親愛有如兄弟。一旦分離。於心能不慟慟。因得諸同學之同意。發行紀念刊。並囑余作級史。以垂不朽云。

辛未年仲夏陳統雄識



本刊籌備委員會全體委員

李	崔	郭	單	邵	林	馬	蔣
汝		汝	基	延	有	衛	起
昭	進	楠	豐	澤	泉	之	鵬

徐	郭	張	陳	屠	吳	居
續	汝	勇	統	基	之	伯
宇	銘	斌	維	發	鳳	強

本 刊 籌 備 委 員

<p>總 幹 事 邵 延 澤</p> <p>書 記 單 基 豐</p> <p>會 計 林 有 泉</p> <p>廣 告 屠 基 發</p> <p>股 員 張 勇 斌 徐 續 宇</p> <p>印 刷 屠 基 發</p> <p>發 行 及 事 務 張 勇 斌</p>		<p>總 編 輯 陳 統 雄</p> <p>中 文 編 輯 郭 汝 柏 李 汝 昭 馬 衡 之 屠 伯 強</p> <p>外 文 編 輯 崔 進 吳 之 瓜 蔣 起 鷗 陳 統 雄</p> <p>藝 術 編 輯 郭 汝 銘 徐 續 宇 屠 伯 強</p>
--	--	---

目 錄

題字及序文

留影

體育

課外活動

中文

外文

教職員級友及同學通訊錄

編餘閒話

德 商
瀛 寰 圖 書 公 司

上海北蘇州路一百三十號

郵政信箱1326

本公司經售德、法、英、美各國原版圖書，舉凡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小說、故事、詩歌、戲劇、文學史；藝術、諷刺畫、木雕畫、藝術家傳記；哲學、心理學、教育、宗教；歷史、文化史、風俗史；地理、地圖；政治、法律、經濟、經濟史、統計；性愛類；通俗自然科學類；游藝及運動；字典辭書……無不應用盡用。並備有德文圖書目錄贈閱。

本公司並代定各國圖書雜誌；團體或個人託定大宗圖書者，備有優待條件。

THE ZEITGEIST BOOK STORE

(Filiale der Zeitgeist-Buchhandlung GmbH, Berlin)

130 N. Soochow Road, Shanghai, China P. O. Box 1326



本號總舖

創自陳李二

姓始祖開設於

廣東省城雙門底

即今廣州市永漢路

已達三百餘年所製各

項丸散膏丹藥油藥酒世

業相承悉遵古法及家傳秘

方採藥必選上品製藥必盡良

法是以按方服用無不神效久已

聲聞中外名重當時年來更事研求

精益求精茲將各項藥品臚列於下至

於各藥詳細用法悉載藥內仿單

賜顧者祈認明總分號就近採購無任歡迎

選錄

陳李廣濟蠟丸號

本號所製各項丸散膏丹藥油藥酒世業相承悉遵古法及家傳秘方採藥必選上品製藥必盡良法是以按方服用無不神效久已聲聞中外名重當時年來更事研求精益求精茲將各項藥品臚列於下至於各藥詳細用法悉載藥內仿單賜顧者祈認明總分號就近採購無任歡迎

總號在廣州市永漢路即舊雙門底開設已三百餘年(近於民國七年從新改築)

第一支店在廣東佛山鎮豆豉巷

第二支店在廣州市十三行馬路

第三支店在廣東潮州府城大街

第四支店在香港南北行街其後改遷

大道中二〇六號

第五支店在上海北四川路蓬路

其後改遷北四川路靶子路口

北四八五號

總工廠 永漢北路男女工

人已達壹千餘人

分廠 香港西環卑利

臣街男女工人已達

七百餘人

同濟
學子
以為
進心

同濟大學附中同校特刊

漢武集宵全字題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
不知是知也

國濟大學附民國廿年

畢業紀念刊

秦元培題



只有學問可以救
國此外絕對沒有
捷徑

胡適



親睦精神

戴傳賢題



同濟附中學業特刊

前進

前進

于右任



濟濟英才

奉題

同濟大學高中畢業同學紀念刊

張羣



讀書為造產造產
為救中國危亡

日僑附中畢業諸君

吳鐵城



三五

學然後知
不足

馬君武



二〇二二

勇猛精進
求一切知

同濟中學部畢業
特刊 覺生



作有能力之國民

勿作誇誇之子弟

國濟附中學畢業

諸君鑒

張繼

同濟大學附中畢業紀念

敬業樂羣

樓霞于浩起



A.B.C.

裝西等高

TRADE
A.B.C.
MARK

衣內式新



中國內衣公司



SPORT



廠造製
路服內高康

具器動運

所行務
路京南海上



序

吾校創辦之初。未設中學。僅有德文科。迨民國十一年秋。始改爲中學部。遠方負笈。來學日多。畢業之士。濟濟稱盛。本校學制。中學畢業。卽升入醫工本科。或逕入德國大學。所以在校之歲月。最爲悠久。但離校之後。四方星散。分道揚鑣。回憶在校時。風雨一堂。觀摩獲益。此樂正未易得。是以本屆中學畢業生。特製紀念刊。以昭茲來許。意誠善也。夫學以切磋而有得。業以漸進而能成。中學爲升入大學之階梯。而功課尤爲重要。近來科學之發明。已與時代共進化。而研究科學者。尤宜革新猛進。與歲月作競爭。幸毋一得自封。淺嘗輒止。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其在斯時歟。然則是刊之作。洵爲空前之盛舉。凡同學之身世學歷。皆可一覽而得之。視是刊者。可以自慰。可以自勵也。雖此後蓬飄萍梗。聚散無常。而同學之精神。依然訴合。關河遐邁。鴻爪長留。寒暑變遷。嚶鳴求和。亦將藉是冊而溝通聲氣。互達情懷也。後生可畏。修業無疆。是則余所厚望於諸同學者也。是爲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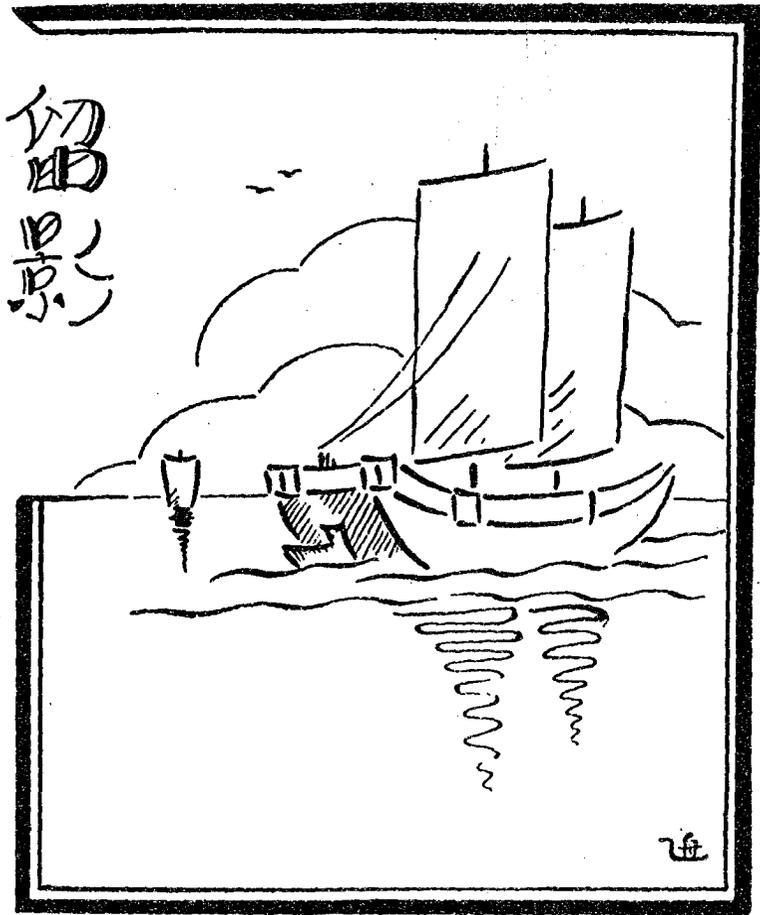
胡庶華

贈二十年高中科畢業諸君的幾句話

就在今年（中華民國二十年）的夏天之前，諸君都免不了要脫離這一種最最值得使人回憶的中學校生活。我曉得，除去了一部分同學還要進本校的醫工兩科之外，有幾位大約是要到德國去留學以資深造的。還有幾位大約是另有所圖，待時而動。總而言之，無論向那裏去，羣衆的贊美之聲一定在等待着你們！當然，諸君都應該時時刻刻地努力上進，不但要使自己一個人受到最爲滿意的幸福，而且還要使在你們周圍的一羣，也都可以受到他們每一個人所應該有的享受，這是爲人的真正之道，任何人都不能夠加以否認的！同時，我還要告訴諸君，這一切在世界上都是必然的向前發展，另另碎碎的個人行動是無從去阻止的。我同諸君相聚，到諸君在高中科畢業的時候爲止，恰巧是兩年足，這自然不是一個可以稱爲長久的時期；但是我不得不對諸君很誠實地說，這兩年生活在我這一方面的興趣，越到將來，如果我還能夠好好地生存着的話，越一定是時時刻刻地顯示着極有意義的回味。這回味是什麼？我說，這是青春的力量，這是自然與人生的動態。沒有你們，我把這力量與動態早就忘卻了。對於這一切，我要向諸君，大聲地喊着——我的感謝！

現在，兩年來的生活我們還沒有過完，但是也不妨豫先說出這幾句話來以資結束。完了。

傅彥長二十，四，十日。



舟
景

醫與藥

醫是救人之仁術
藥是壽世之寶丹

良醫處方

必用良藥

南京路拋球場西首

專配各國藥房
集成公記藥房

謹慎週到
劑量準確
醫師病家
聘請登錄
日夜輪流
服務
配藥精細
藥料地道
幸各注意

德國大孚真賜保命精

Dr. Dopho's Spermin

「大孚賜保命」為人生最有力之青春生活素功能去身中腐毒而督促新細胞之生殖

健神經 壯精力 補虛損
却疾病 增腦力 固腎臟
長血液 助消化 強筋骨

合于天然生理實為十全補劑

「大孚賜保命」用化學方式製造純淨無毒絕非市上混稱賜保命之雜牌製劑可比故其功效卓絕勝人一等
「大孚賜保命」由德國柏林大孚生機製煉廠監製上海南京路一六六號上海西藥公司總經理各藥房分售購用者請指明「大孚」字樣之「賜保命」為荷

教 職 員

醫與藥

醫是救人
藥是壽世
仁術寶丹

良醫處方

必用藥

南京路拋球場
集配各員藥房
專配各員藥房

謹請登記
聘請夜輪流
日請登記
夜請登記
聘請登記
謹請登記
州量準到
師病確家
幸藥配
各料合
注道精
意地細

德國大孚真賜保命精

Dr. Dopho's Spermin

大孚賜保命 爲人生最有

力之青春生活素功能去身

中傷毒而督促新細胞之生

健神經 壯體力 補虛損
却疾病 增腦力 固腎氣
其血液 助消化 強筋骨

合于天然生理實爲十全補
劑

大孚賜保命 用化學方式

製造純淨無毒絕非市上混

稱賜保命之雜牌製劑可比

故其功效卓絕勝人一等

大孚賜保命 由德國柏林

大孚生機製煉廠監製上海

南京路一六六號上海西藥

公司總經理各藥房分售購

用者請指明「大孚」字樣之

「賜保命」爲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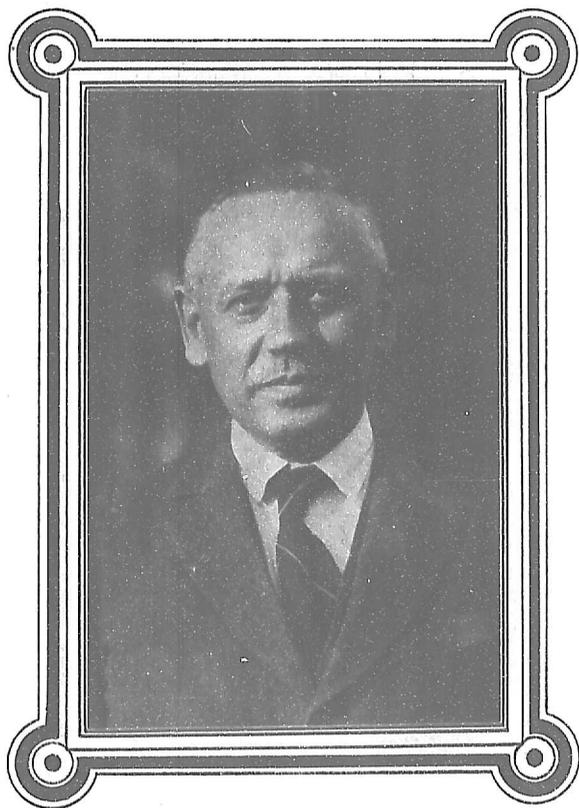
校 長

柏林工業大學冶金工程師 胡庶華



中學部主任

柏林工業大學特許工程師 陸希言



中學部教務長兼本級級任

Prof. Dr. W. OTHMER.



中 學 部 訓 育 主 任
易 希 文 先 生



傅 彦 長 先 生
國 文 教 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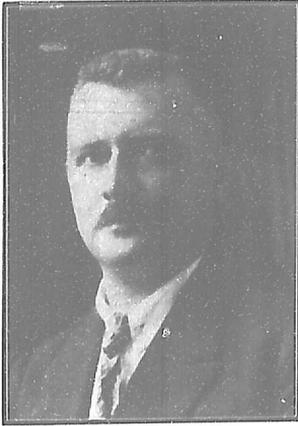
Dr. E. Petermann.
數 學 教 員



Dr. F. Requard.
物 理 教 員



Herr A. Rehbein.
化 學 教 員



Herr H. Witz.
生物學教員



何良信先生
軍事教官



章誠忘先生
英文教員



曹禮吾先生
國文教員



吳子敬先生
德文教員



廖韻君先生
德文教員



Herr V. Michel.
德文教員



本校工學士郭德欽
數學教員



本校工學士陸振邦
數學及物理教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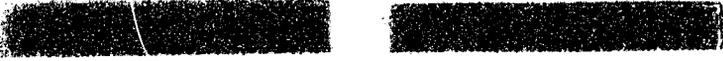
周大融先生
圖畫教員



廖維滯先生
黨義教員



李繼元先生
體育指導



畢業同學



郭汝楠

君美姿容儀表都同翩翩濁世公子也然而實而不浮隱而不露待人接物蕭然有長者風加以敏而好學不墮下問虛懷若谷廣善交遊是故識君者無不樂與為友

君擅文章工詩詞去歲本校中學部德文補習科國文選優試君以冠平復獲文名之譽盛稱一時論者以本校狀元目之其所為詩詞皆清婉可誦流連哀思感人甚深

君又長於體育本班飛躍首席君之靈中物也乒乓一技造詣尤深歷任本校廣播隊代表每戰輒勝蔚為校光近日復其餘緒以探學曲之總總多才多藝其君之謂歟！
——李汝昭誌——



郭汝鏡

本來「小史」這東西，其目的不過想將過去的事實，行說明一個人的性情，行品，行為和道德罷了！可是我的「小史」，我本人不願發表，而且根本就沒有發表的價值，故我到不如錄取左傳中的一句——我生平所最崇拜和佩服的一句，來形容我的性情，品行，行為和道德，較為妥貼：

「晏安鴆毒」 汝鏡自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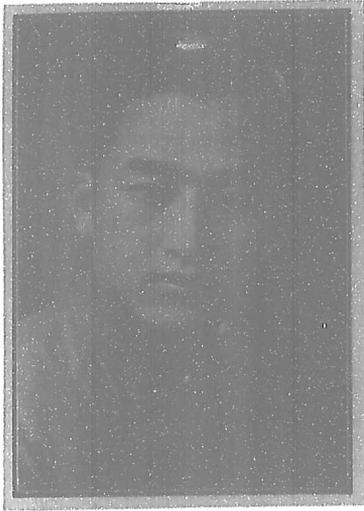


郭 汝 銘

郭 樹 德

君 性 聰 穎 好 運
 動 活 潑 敏 捷 全 級 冠
 賽 爲 于 球 類 亦 稍 習
 田 徑 當 本 屆 我 校 舉
 行 運 動 會 時 君 亦 參
 加 且 奪 得 童 子 組 總
 分 第 一 若 再 勤 奮 練
 習 前 程 正 無 可 限 量
 也 統 雄 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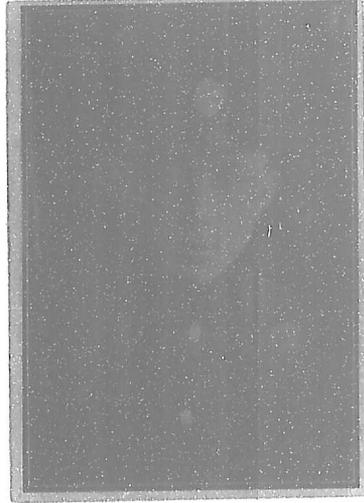
君 字 潤 齋 籍 山
 東 現 年 廿 五 歲



施復晉

世代儒家故君自爾不凡幼即好學試必前列師友器之而於算學一項更具心得又善運動其藝甚精然鋒蘊藏不輕試展與時下之死出風頭者固不可同日語總之君性靜默行慎慎智聰穎體健全誠現在之好青年亦他日之有爲者

某發敬識



張庭桂

君字君強江蘇之金山人也性和善好運動小球排球及其他各種遊戲均其擅長之技近二年中更悠悠於學問之探討其成績因之與日並進乃浸浸乎有絕凌於全級同學以上之勢故吾人莫不移其從前因其年幼而輕視其才能之目光而敬重之噫君蓋本班文武全才之小英雄歟

統雄誌



張 勇 斌

余生不逢長，
五齡慈母喪；
民十二，父親又仙逝於故鄉；
從此余乃漂泊於外方！
欲與世界潮流親近，
余將盡心力於學問；
有時亦學彈楚嘯鈴，
君能慰藉我之心靈。

懷華自誌



邵 延 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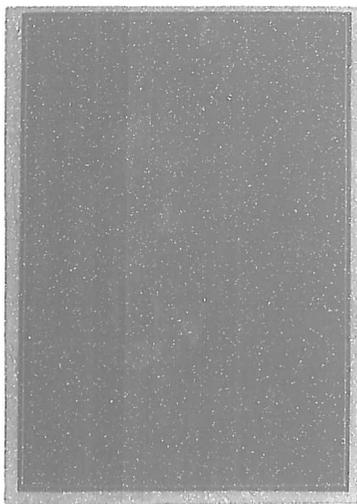
君性倜儻，舉止嫺逸，摩登少年也，且和藹可親，交游有方，故人咸樂與爲朋，君本聰穎，富天才，故於學科一面，可無多述而于體育一科，更卓有可觀焉。球類固佳，田徑尤爲特長，去歲本校運動會，君意以個人總分，榮居首席，況又幹事精密，勤懇慎重，且具爲羣舍己之精神，故校內各團體及本級要職，君皆膺任，其得同學之隆戴也若此，吁！斯人也斯人也，其可多得乎。

伯璣識



季 毓 彪

和 默 誠 勤，謙 讓 勇 武
 ， 此 八 字 謹 為 季 君 題。蓋
 君 為 人 和 平，居 常 默 默，
 其 行 誠 且 勤，實 現 者 少 年
 中 所 罕 有，與 人 交 往，更
 謙 讓 有 禮，課 暇 喜 運 動，
 精 各 項 球 藝，其 作 戰 也，
 猛 勇 威 武，誠 吾 校 足 球 隊
 之 健 將，籃 球 隊 之 柱 石 也。
 基 發 識



崔 進

茲 本 報 畢 業 刊 出 版 特 於 照 片 下 爰 書 小 史 以 自
 規 焉！
 河 自 民 十 五 年 春 高 小 畢 業 後。乃 進 初 中。直
 至 十 六 年 春。愈 因 事 停 學。父 乃 命 余 在 某 錢 莊 學
 商。日 處 一 隅。無 所 用 心。個 中 枯 寂。誠 筆 墨 難
 以 宣 焉。因 是 余 時 感 無 聊。且 自 以 為 在 此 萬 競 社
 會 中。會 學 問 無 他 求。若 徒 此 以 往。於 我 又 何 補
 。故 屢 欲 向 乃 父 相 曉。惜 苦 無 良 機。如 斯 而 逝。
 不 覺 又 四 易 零 暮 矣。而 余 入 學 之 念。未 嘗 或 減 也。
 迨 至 民 十 五 年 革 命 軍 南 下 將 臨 首 都 時。蒙 遣 兵
 探。乃 來 滬 避 居。是 為 余 唯 一 良 機。故 亦 不 幸 中
 之 幸 事 也。經 余 兄 介 紹。在 吳 子 敬 先 生 處 補習 德 文。
 半 載 有 幾。後 乃 考 入 本 校。一 堂 聚 首。方 欣 王
 助 乎 他 山。而 中 學 之 期。又 將 告 竣 矣。噫！



吳 之 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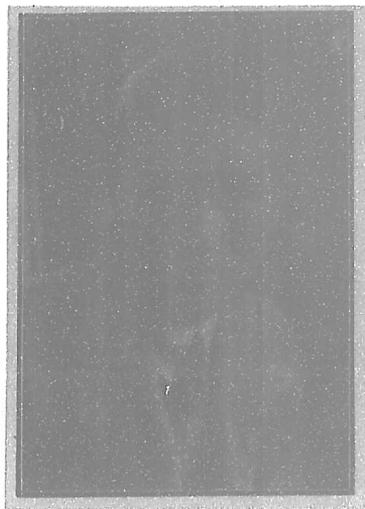
君是江蘇武進人對於各科都名列前茅而對於德文數理化幾項更有心得當班上的德文演講會舉行時君一登台就能使聽衆一聆神往口若懸河更是餘了事

平時性沉默不喜歡多說但一見知己朋友就能滔滔不絕他當能用善言感化人家所以人們很樂意和他交爲朋友

君對於運動亦很感興趣每當陽光燦然空氣清鮮時就能見他馳在跑道上蓋所以謀體魄之康強也

噫！若君者智德育俱全將當爲吾儕之柱石也余與君海敢以數語贈之

衛之謙識



吳 家 荀

君英姿雄偉天資聰穎舉動言笑無不令人發噱蓋同學中之最滑稽者然性至忠厚強者犯而不較弱者親而不欺性耽文學終日手不釋卷而無倦容君游學粵滬世情深諳艱苦倍嘗又勇於任事其見事之明治事之敏與夫任事之毅實吾班不可多得之人才也

豐 誠



徐 續 宇

君首都人也自民十六
插入本班以來勤奮用功故
成績常列前茅好運動蓋深
知體育與學業之關係也其
為人謙恭和藹待人以至誠
數年來與諸同學從無間言
於余尤善每當課餘之暇夕
陽西下輒相與促膝叙談實
吾萍水相逢之良友也

統 雄 識



沈 家 同

君之爲人，和藹謙厚，而溫柔雅
逸，儼然有公子風，君天資聰穎，沉
默寡言，故於學科卓然可觀，更足令
吾儕所共仰者，君富有自治能力，觀
其書籍用典，井井有條，毋或苟且者
藉此可見一斑焉，課餘暇晷，君又兼
事運動，尤以檣球爲絕能，抽臂迎守
，悉如君意，不獨爲本級之隊長亦本
校之健將也，以君之才德，將來現身
于社會，誠有莫大之貢獻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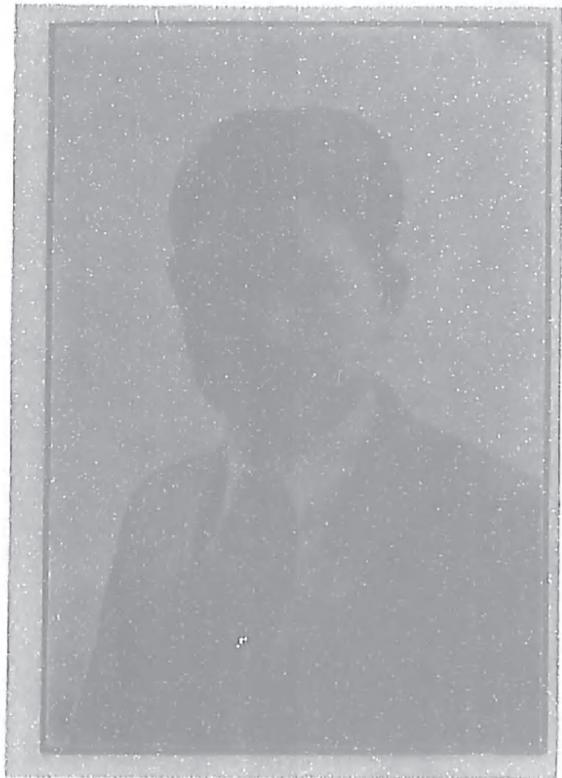
崔進謙識



沈 夢 壽

吾 伴 夢 焄 既 友 且 親
軀 幹 宏 偉 擅 長 運 動 終 日
簡 出 砥 礪 好 學 胸 懷 淡 泊
與 世 無 爭 秉 性 誠 樸 待 人
和 藹 關 關 君 子 少 年 之 英
國 事 蠅 蟬 外 患 頻 迫 願 君
努 力 為 民 宣 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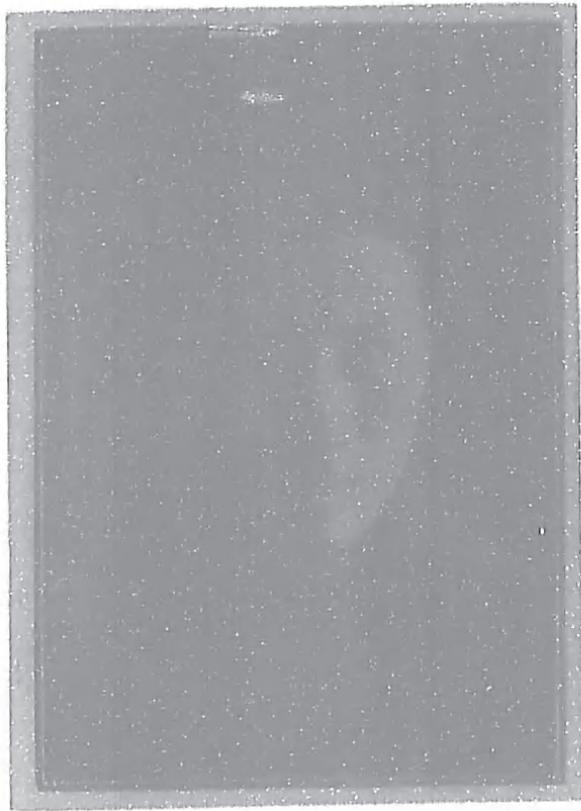
復 晉 謙 識



梁 國 任

我 用 不 着 請 人 家 代
說 好 話 ， 好 話 我 也 未 必
是 歡 喜 的 ； 因 以 ， 不 如
自 己 說 兩 句 吧 。 就 是 我
不 去 做 一 個 新 時 代 的 努
力 創 造 者 ， 便 應 該 去 做
一 個 舊 社 會 的 強 烈 破 壞
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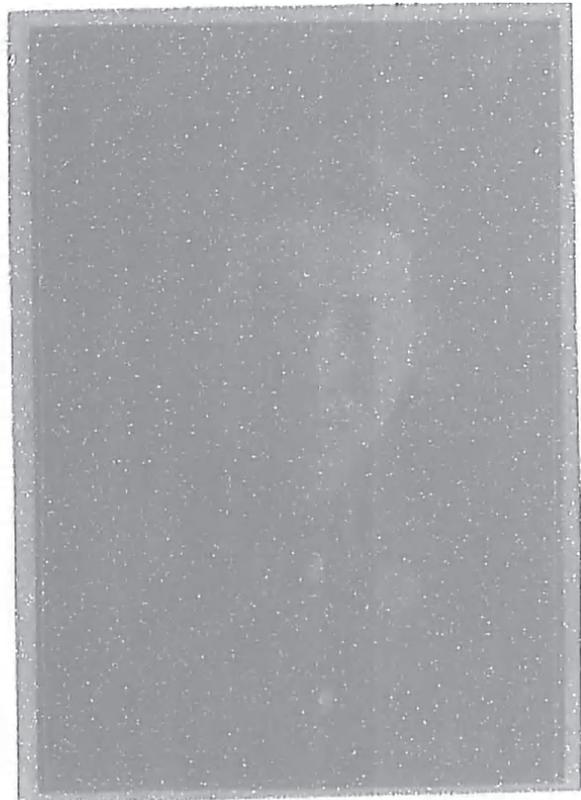
自 誌



李 汝 昭

怒髮衝冠，憑欄處
瀟瀟雨歇。抬望眼，仰
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
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
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
年頭，空悲切！

——岳武穆——



蔣 起 鵬

君年二十，籍浙之吳興，性既恬靜，且又好學，雖溽暑寒冬，而君翫書自若，未嘗或間，平日簡出，且暮明窗，若值思究之際，卽遇喧聲，而君依然兀坐，豪不二心，其鎮定若斯，宜乎每試必名列前茅矣。

復晉敬識



杜君武。

君武祖籍鄂之黃岡幼生長于對江之鄂城自國民革命始家漢口現年二十有三以余身體較強面帶赤色故同學恆戲呼余曰關公性剛直不尚虛榮待人接物尚能以禮義忠信自範喜讀書兼嗜運動素以鍛煉身心為主一無畧譽之心迨自入校以來凡錦標比賽從未參加今後仍擬繼續此旨研習醫學以雪我東亞病夫之恥爰誌數語藉以自勉耳

君武自識



林有泉

林有泉君字獻卿福建之南靖人也其先祖經商于台灣歷數百年矣鑑于華僑地位之日危與日人壓迫之日甚乃決心返國求學因其性和藹擅交際勤學問好施與故人多樂與之交與余同寓五載每於月下江邊談及天下事未嘗不唏噓嘆息當其挾冊呻吟時輒顯出其無限之大志深知救國必須強身故于運動亦感興趣吾知其他年學成爲國効力必雄鷄一鳴天下皆白也

陳統雄誌



羅 光 愷

君性剛復而和慈其友也本舍已為
 羣之精神因是交游甚廣焉君聰穎過人
 故少讀而成績超然運動方面尤為君所
 嗜好君對於各種球類不特有所認識且
 均嫻熟本校及本級之健將也賽球遇負
 時君竟憤而忘食其憤也非為負也是為
 球藝不精也由此可見君之運動精神亦
 為君之特點也

伯曉謹識



單 基 豐

君英姿挺秀神慧天成
 性剛直志宏遠其服務也謹
 恪將事不躁急求進平居健
 談擅辭令識見高卓莫與
 京每有所論列輒如風起泉
 湧亦莊亦諧妙緒環生聞者
 罔不心折君對於各項運動
 仰慕甚深雖不能自獻身手
 然偶有談及輒津津有味君
 蓋一活潑少年耶

焱識



馬 衛 之

陳 維 新

他最能使我們羨慕的是：
 他是有音樂的天才。
 當課程完畢的時候，
 總見他挾着琴譜很急地踱進琴室去。
 他對於音樂興趣的濃厚，足使我們佩服。
 「辦事能力」又是他的擅長，
 他曾任本班班長數載之久，
 德文月刊社總幹事一職，在最近他又當選了。
 功課的優異——尤其是德文口才——
 ，更是其餘事。
 對於運動他亦感到興趣，
 曾當選為中學部籃球代表隊隊員，
 當運動時他的活潑的精神，
 靈敏的身軀，更使人們羨慕。
 像馬君者，可謂三寶俱全了！

君 江 蘇 青 浦 人
 現 年 廿 一 歲

均田識



陳 統 雄

我們祇要把這幅相貌一看，就可以知道將來不是一個音樂家就是一個發明家。這並不是虛話，他對於凡噠林已有很深刻的研究，他的音樂的天才已生就。並且每假後或休息時，總是琴不離手，我看馬思聰之後，祇有他來了。

他有很充足的腦力，只要他一運神思，那怕隨便什麼雜題，都要瓦解呢！

他生性喜靜默，寡言笑，大有長者之風。

至於功課上用不着講了，在他的成績簿上差不多找不出九十分以下的分數。換句話說，在本班是首屈一指的了。

他是廣東潮陽人。自小即生長在遼疆，他還是國民十五年到此裏來的。

我與他同窗了五年，因為多年的好友，一旦分道而馳，沒有什麼可以紀念，所以敢寫幾句，以表寸意。

—— 居伯強 ——



居 伯 強

君藉湖北廣濟好音樂美術喜談諧其在教室中作滑稽之狀每博得滿堂哄然大有東方朔之風且待人接物和藹可親課餘之暇輒埋頭窗下孜孜不倦當金烏西墜天氣清朗時每見其往來跑道上效慶忌之疾走其身材俱臻美善良有以也

—— 徐續宇 ——



屠 基 發

之，人豪，動，當之。秀者過行倦，勤，每升中。水生采，不喜又，東棧也。明而豐儻，而又習，屢屢日於君。山氣，個學。又習，屢屢日於君。乃靈穎灑，好。又習，屢屢日於君。東其聰瀟，好。又習，屢屢日於君。浙鍾資性厲，猶藝獲西有人場。邦，天君峻數，其宜夕際運動。



田 均 印

不朝然故均談字莫正敏。儻中迴善績友一者純靈。個村輩雅成興然聞之。翮小儕穎科每河意行想。翮之與聰各餘懸深品思。度前活賦年課若若有若切也。豐棧生天五觀口寓至榮事。君居歸君棧可今必倒之餘。羣家夕同在斐淪一句傾友其。

豐 識

友 級



屠 基 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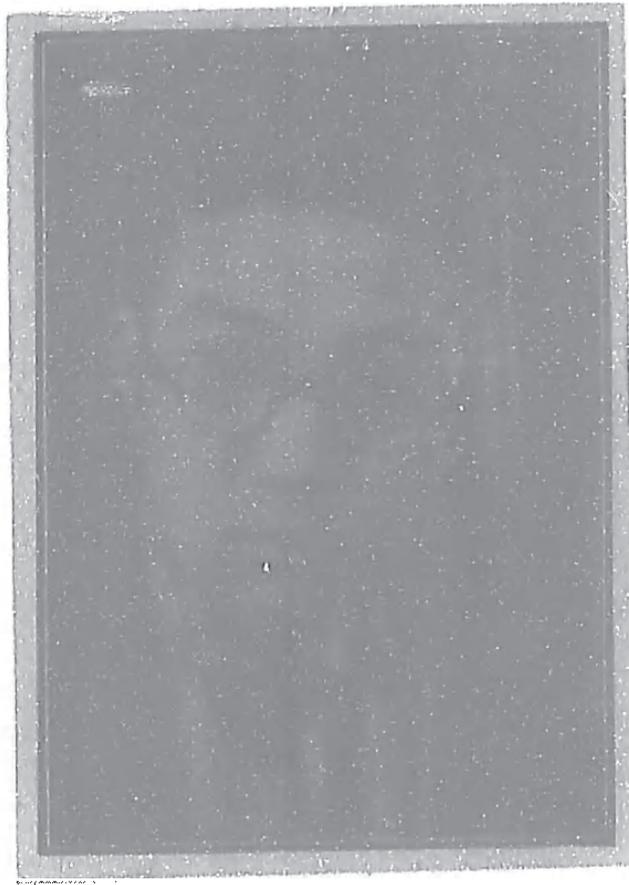
之，人豪，運動，當中之
 秀者，過行，不喜，又勤，每升中
 水生，采，儼，而，又習，屢日於君也
 明而，豐，儼，而，又習，屢日於君也
 山氣，穎，個，舉，日，精，春，或馳，聘必
 乃靈，穎，瀧，好，日，精，春，或馳，聘必
 東其，聰，瀧，好，日，精，春，或馳，聘必
 浙鍾，賁，瀧，好，日，精，春，或馳，聘必
 邦，天，君，過，數，其，宜，夕，際，運



印 均 田

不朝，然談，均談，字莫，正敏
 憶中，迴善，績友，一者，純靈
 個村，輩雅，成與，然意，行之
 關小，儼，穎，科，每，河，意，行，之
 關之，與，聰，各，餘，懸，深，品，思
 度前，活，賦，年，課，若，有，若，切，也
 豐梭，生，天，五，觀，口，寓，至，執，事
 君居，歸，君，校，可，今，必，倒，之，餘
 家夕，同，在，然，古，句，傾，友，其
 羣來，不，諧，悲，論，一，不，交，猶

豐 識



姚 錫 鏢

高 孔 麟

徐 積 鍾

李 忠 鉉

孫 思 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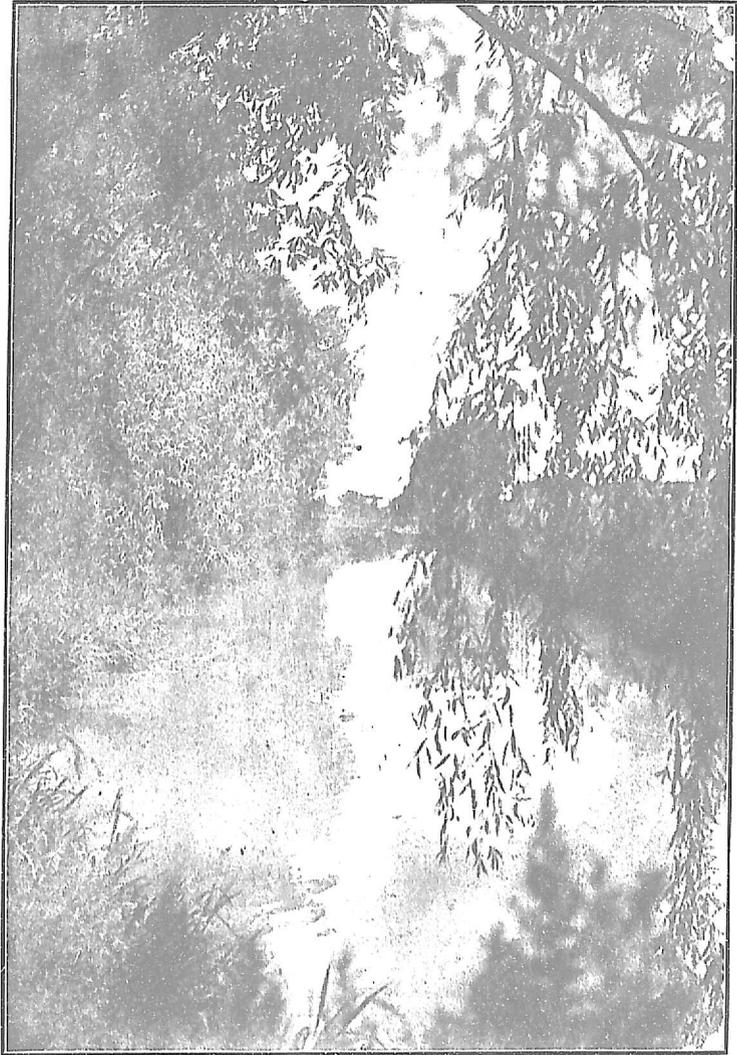
顧 甯 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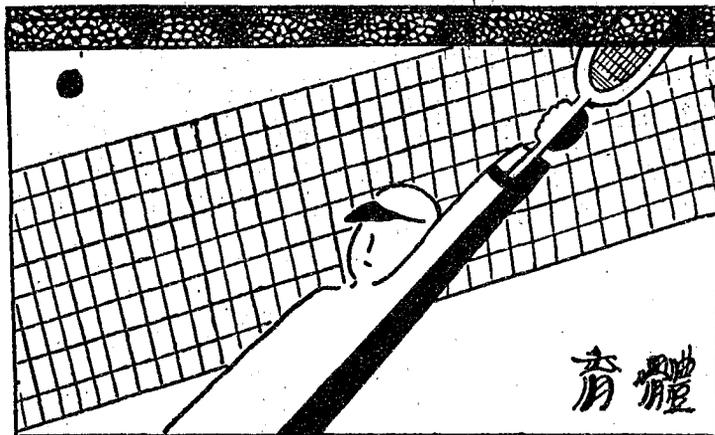
陳 卓 乾

朱 曾 浚

李 芝 源

陳 趾 麟





使有好紀錄造成於運動大會中
須平日之練習及有完美器具之
設備本公司專銷國內及歐美名
廠出品凡學校或團體來顧更有
特別優待

中央路十號

華東運動器具公司

電話一六三八〇號

同濟附中民國廿年級體育會會史 屠基發

我國人民的體力，比之歐美各國柔弱得多，不但如此，就是和同種的日本人比較起來，也相差得多，在我們各方面觀察起來，並且在近幾屆遠東運動會中，也可見一斑；人民體力的強弱，關係國家前途很大，所以養成壯健的人民，是現在我們衰弱中華民國唯一的要務！英國大儒洛克會說：「康健的心意，寓乎康健之身體。」可知有偉大的抱懷，偉大的才幹，假使沒有康健的體力去担擔和肩任，是決不能造成偉大的事業，是徒然的！我們良好有為的青年們要曉得我國全民族的先天是比較人家弱，所以應該努力地鍛鍊，預備將來服務社會，効勞祖國！提倡體育，普及體育，是建設新大中華民國的急務！

在我國古代，對於體育也有相當的認識，是和德智二育一樣的重視；在戰國時候，我國的大儒家孔子，他也是一個大教育家，他用六藝教授弟子，這是最可考的；什麼叫六藝呢？就是禮，樂，書，數，射和御，其中最後射同御二項，就是鍛鍊體力，康健身體的體育；再有古時的學者，他們出入都佩有寶劍，以為防身之用，那末他們也得常常練練擊劍，假使這種習慣和精神一直保持到現在，那末我們中華民國人民決不致衰弱到如此地步！所以會衰弱到如此，都是在最近的明清二朝所養成；那時候不注重體育，牠最明顯而易見的，就是那文官的，武職的待遇和俸給，都有重文輕武的傾向；當然，人民的目光是順着當局的一切而轉移，那時把體育看作做買賣樂走江湖的玩意兒，——從前我國祇有技擊鍛鍊身體。——除了一班亡命之徒，人民就都以爲不層去學習，舞槍弄棍，太不雅觀，還不如在策論和八股上去用工，養成一個衰弱頹廢的身體，以求發跡；五百年的毒，當然是種得根深蒂固了，強健的民族，自然也淘汰得頹廢不振了！中華民族於是乎榮膺東亞病夫的頭銜了！諸位願意麼？還不快起來注重體育，提倡關於體育的一切組織？

在我國現在，統一成功了，軍事可說是告一段落，而訓政正在開始，百廢待興的時候到了；我國當局已見到人民的弱點，所以竭力提倡體育，像全國國術比賽會，全國運動會等，就是先聲了。體育對於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對於個人的幸福，是何等重要啊！我極同學深痛同胞的衰弱，以致一切事實受牠的影響，以致受人家的壓迫，同時見到我國體育的不發達，當然學校關於體育的組織，也不能十分完密，所以深知體育重要而又不能有足夠機會練習的吾級同學，使他們不得不與奮底，踴躍起來組織這個「同濟附中華民國廿年級體育會」來謀健康的幸福，來解前途的阻礙！這是民國十七年春季的事。

嘿，光陰過去得是這樣快，一會兒我們的體育會已是三歲多了，因為同學的努力，和會長及各隊長的熱心，所以很早就有相當的成績貢獻在人們的眼前；我們最以為滿意的事，就是從我們體育會成立以後，吾級二十八位星宿，就沒有一

位星宿，不常常在運動場上閃耀放光，并且都有很好的興趣，習之不倦；「普及體育」這個目的，我們可說是達到了。在去年和今年的春季，我們舉行過二次運動會，那時全體會員都踴躍參加，自始至終雖沒有特出的成績，但是精神的飽滿和活躍，使我們覺得滿意。

各球隊都應同學的需要而次第成立，——詳情可參看各隊隊史。——還有田徑隊和游泳隊，也是我們會中的重要組織，各隊都有一定時間練習，無故缺席，會中就有嚴厲的處罰，但是這是很少發見的事。我們會中各隊對外比賽，實在很多，所以技術上亦就進步迅速；在各隊實力上觀察起來，我們的籃，排，乒乓球和田徑四隊，比較實力充足，堪擋勁旅；足，網和游泳三隊，比較戰鬥力差一點，但是與一般相等學年的體育隊會戰起來，倒也不一定會敗北，所以七隊的技術，也是各年千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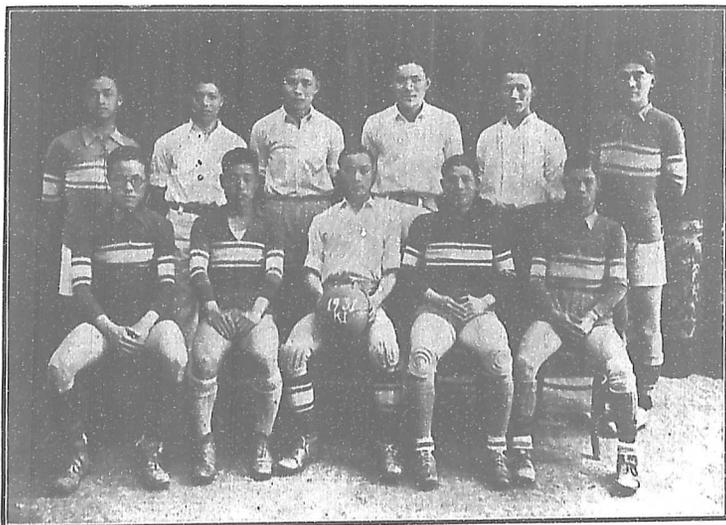
我會會員代表校隊者——過去及現在——計足球隊三人，籃球隊三人，田徑隊二人，乒乓球隊三人，排球隊二人——不久校中將再選排球選手，那末必不止七數——也不可說少了；至於中學部一切運動組織，差不多都以我會會員為基本；想去年校中附屬各種球類錦標比賽，共計足，籃，網，排和乒乓球五項錦標，中學部獨得了來，再加一個總錦標，可謂盛矣；但是其中正式競賽員，非本會會員者，不過五六人；五個球隊隊長，我們會員佔了三個，就是我們的足，籃和排的三項隊長，擔任了中學部的足，籃和排的三項隊長，這是多麼有趣呀？還有我們最近旅行杭州的時候，籃球，排球和乒乓球，都有友誼比賽並且屢戰屢勝，可惜足球隊和田徑隊未曾預備一切，否則也可以一試鋒芒了！

唉！各位同學，不久我們將分別了，此後各自東西，決不能再像現在歡聚一堂，逢着課餘沉悶的時候，振臂一呼，大家拋棄了一切，奔到草場上去運動，再擁到營業公司去吃咖啡，過着那有趣味的體育生活。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願大家分別之後，各自努力，始可常保健康！再用百折不撓的，大無畏的精神，以完成一切未達到的目的，這是我私人的一些小希望。

附本會職員及各隊隊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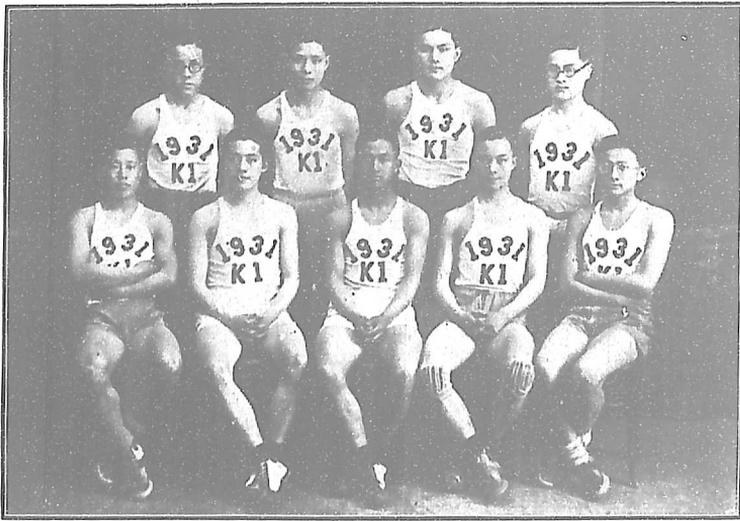
	會長	郭廷澤	書記	單基豐					
足球隊隊長	居基發	隊員	吳家荷	單基豐	梁國任	沈武源	郭廷澤	程光燾	郭汝銘
			郭樹德	施復晉	李汝昭	李誠魁	張勇斌		
籃球隊隊長	李誠魁	隊員	郭樹德	吳家荷	杜自武	施復晉	單基豐	馬衛之	郭廷澤
			居基發	程光燾	杜進				
游泳隊隊長	李汝昭	隊員	郭汝楠	郭汝煥	郭汝煥	居基發	杜進	程光燾	郭廷澤
			吳家荷	梁國任	張勇斌				
田徑隊隊長	沈必成	隊員	李汝昭	程光燾	李誠魁	馬衛之	梁國任	杜自武	郭汝楠
			郭汝煥	郭汝銘	郭樹德	徐積宇	林有泉	蔣起鵬	居基發
			杜進	單基豐	郭廷澤				
網球隊隊長	程光燾	隊員	沈家同	吳之鳳	張勇斌	吳家荷			
乒乓球隊長	沈家同	隊員	郭汝楠	郭汝銘	郭汝銘	李誠魁	程光燾	蔣起鵬	印均田
棋藝隊隊長	郭汝楠	隊員	張勇斌	郭廷澤	梁國任	施復晉	居基發	郭庭佳	杜自武
			吳家荷	郭汝銘	李汝昭	郭汝楠	郭汝銘	蔣起鵬	居基發
			吳之鳳	印均田	馬衛之	李誠魁	程光燾		



足 球 隊

尚有季毓彪及羅光燧未攝入

中華民國十五年，吾級同學來歸同濟；當時喜足球者，寥若晨星，僅李氏昆仲炳根炳彪，季君毓彪及予，故不能成軍。翌年，施君復晉梁君國任沈君夢熾與邵君延澤等，插入本級，惜李氏昆仲又因他故離校，復未成。中華民國十七年，崔君進與徐君續宇，相繼來歸；又半年，由粵頒來大隊健將，計吳君家荷郭君汝楠李君汝昭羅君光燧及小將郭君汝銘，於是人馬奔騰，戰將如雲，故本隊遂因需要而產生，置戰甲，勤訓練，頓成精旅。後郭君樹德來自山東，則我前鋒後衛，更如金湯之固，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我武維揚！ 隊長屠基發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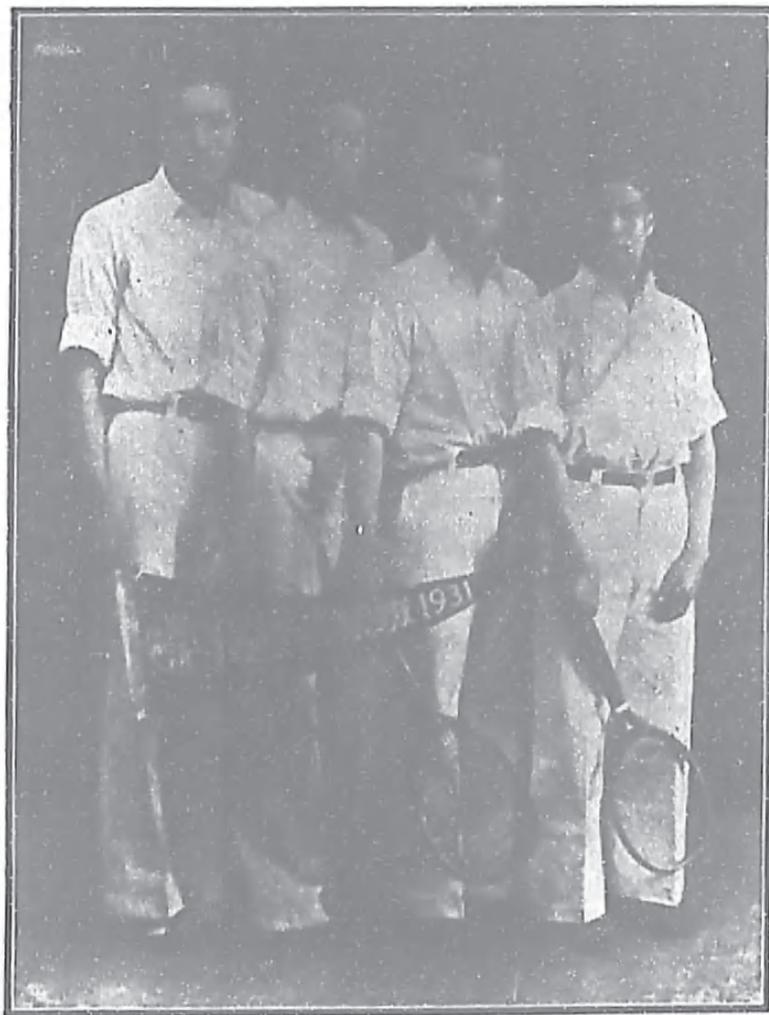
籃 球 隊

尚有季毓彪隊長及羅光壘未攝入

隊 史

本隊成立於中華民國十六年，蓋較本級各項球隊為先；當組織伊始，已有季君毓彪馬君衛之邵君延澤居君伯強施君復管單君基豐梁君國任及余，實力確已可觀，時與校內外各隊比賽，輒能勝利，故全校之目光矚矣。其後又加入羅君光壘與郭君樹德，人才濟濟，實力更厚，再加吾連任隊長季君毓彪之熱心，隊員之努力，練習勤恆，故何怪其所向披靡，成績卓絕，浸浸乎有得全校首席之勢！願吾同志，相結相聚，毋間毋懈，為校為國，余庶有厚望矣！

隊員屠基發謹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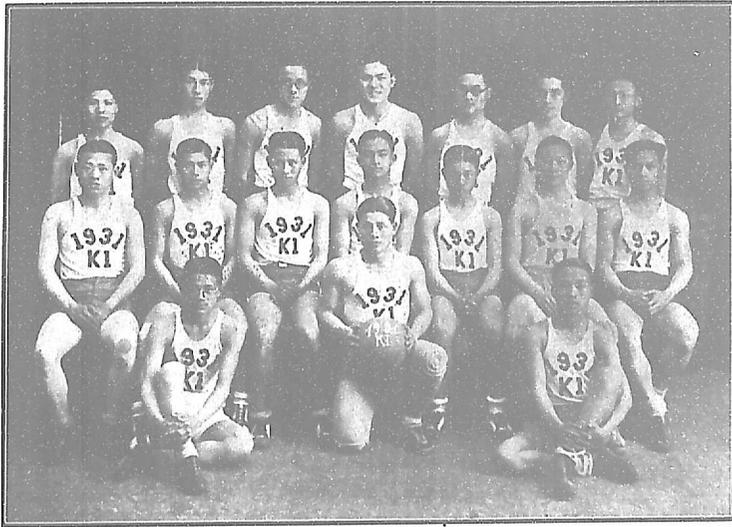


網 球 隊

尚有羅光澄隊長未攝入

隊 史

我 班 對 于 運 動 素 感 興 趣 而 尤 以 網 球 為
 最 自 十 八 年 奉 念 八 星 宿 齊 集 之 時 乃 有 丙 子
 級 體 育 會 之 組 織 故 網 球 隊 亦 於 是 時 產 生 不
 僅 以 健 身 體 以 連 情 感 而 後 可 收 得 切 礎 之 効
 果 也



排 球 隊

尚有季毓彪羅光璫未攝入

(本校民國廿年錦標隊)

隊 史

排球一項在本校運動史上最是減色的，操場上從未見到正式掛起網來練習過，除却幾位廣東同學有時會互相隨意嬉戲外，別的亦不過偶然可以見到一兩次。因此學校以為同學對牠不感興味，就不選擇代表以組成隊了；以一個國立大學都沒有提倡，豈不要笑煞人嗎？

然而牠不受同學歡迎和同時又不會猛進的原因究在那里？大概是因了氣候，或者沒有人去提倡的影響吧！於是我便在本班熱烈鼓吹，課餘且取球給各同學嬉戲或以班中座次做標準分為南北兩邊作戰；久之，各人手法漸漸純熟便勤力練習了。各位的興味無形中已增加了許多，同時各球場也不像從前那樣給閒花野草橫鋪着了。

本班升到高三，才組織排球隊，以與上海或吳淞的學校挑戰，結果雖然有勝有負；但是本校排球萎靡的風氣却因此一躍而為緊張，於是別的同学相繼組織排球隊了。本校排球如今有這樣蓬勃的現象，本班是很有力量的！ 任 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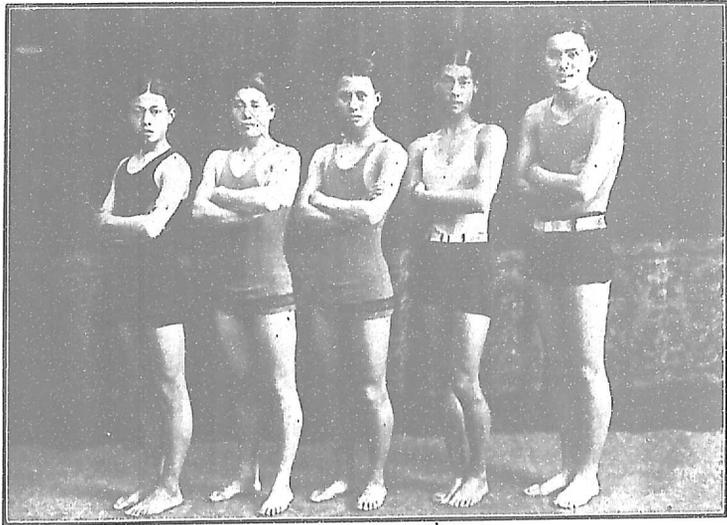
田 經 隊

尚有季毓彪及羅光燧未攝入

隊 史

民國十七年本校春季運動會，吾級同學已少露頭角；甲組邵延澤獲三分；予獲十一分，乙組羅光燧獨得十八分，又季毓彪、梁國任、邵延澤及予四人，代表中學部奪得八百米接力第一，千六百米接力第二，亦可謂盛矣！而吾級同學于田徑之興趣，由是更濃。在該年秋季，本隊因需要而組織，舉沈夢霖為隊長，君為後起之秀，熱心幹練，連任迄今，有益吾隊非淺。又以各隊員習之以恆，努力奮勤；故成績之進步，良可告慰。去年本校秋季運動會中，吾隊員獲分之多，數倍於前，——可參觀楷君之「本級第二屆運動會記」中之表——可知一斑；嗟乎！握別在即，但願諸君練習勤恆，勿間勿輟，為身，為家，為國！

隊員屠基發草



游 泳 隊

尚有 郭汝銘 張勇斌 邵延澤 崔 進 羅光燧 屠基發 未攝入

本班向無游泳隊之組織。然而班中弄潮兒并不因此減其游泳之熱忱，是故每夏天通菴畔，吳淞江濱，甚不乏本班健兒之踪跡焉。去歲本班第一次運動大會游泳比賽且有極精彩之表演，是則其歷史固甚悠久也。今春本班體育會改選，游泳隊於是正式成立而命李汝昭君爲之長隊員人數竟佔全班五分之一可見我班游泳之普及也。

——郭汝楠誌——



- ◎ 牙刷精良那處尋。
- ◎ 街頭訪探費光陰。
- ◎ 問君牌子應何種。

一心。

■ 一心牙刷廠
 發行所 上海西門斜橋徽甯路
 製造廠
 電話：南八七六

電報掛號二五〇〇

南京路

欲嘗嶺南名味

請到

在這裏你可以嘗到
 適應時令的廣州酒
 菜和富有嶺南風味
 的餛飩。
 在這裏有浪漫風味
 的貴妃廳，有山青
 水綠的冰室，有雅
 可談心的廳房。水
 綠燈下，紅酒杯前
 的，這正是詩意瀰漫
 的境地。



牙刷精良那處尋
 街頭訪探費光陰
 問君牌子應何種

一心

■ 一心牙刷廠

發行所 上海西門斜橋徽甯路
 製造廠

電話：南八七六

○五二號掛報電

欲嘗嶺南名味

請到

路京南

冠生園飲食部

在這裏你可以嘗到
 適應時令的廣州酒
 菜和富有嶺南風味
 的饅頭
 在這裏有浪漫風味
 的貴妃廳，有山青
 水綠的沐室，有雅
 可談心的廳房，有
 綠燈下，紅酒杯前
 的，這正是詩意彌漫
 的境地。



目 次

- 本班春假旅行杭州日記.....施復哲
葉基豐合記
- 民國廿年本級第二屆運動大會記事.....楷
- 民國十七年夏歡送Prot. Dr. W. Othmer 回國留影
- 寫真三幅

本班春假旅行杭州日記

施復晉
單基豐 合記

本班這次旅行，事先有很完密的組織，果定總幹事邵延澤，會計徐績宇，文書單基豐。並把全班分爲五小組；每組舉一組長，以便易於指揮，計第一組組長崔進，第二組組長蔣起鵬，第三組組長陳統雄，第四組組長李汝昭，第五組組長屠基發，請學校先向浙江省教育廳，代我們接洽住處，以求經濟上的節省。

三月廿八日

我們預定搭廿九日早七點鐘快車赴杭，因爲當日搭滬甌車，來不及趕上，所以今天大家住在上海，以備明晨一同出發。今天是禮拜六，上完了課，全體先到上海王開照相館，拍各球隊，和紀念刊籌備委員會照片，預備刊入紀念冊內。

廿九日

早晨六點半鐘，全體已齊集車站，把行李結票後上車。多數同學，昨夜沒有睡足，火車一開，好像受了催眠術一般，大家都打起瞌睡來，直到鐘鳴十二下，肚中饑餓，精神也足了，才醒來吃飯。機械到底利害，數百里路，六小時把它走完了。雖然特別快車還要快，但是，人們總須有知足心啊！到了杭州，行李由車站伙役，直送浙江省立高級中學校；這就是由校中先期接洽妥當的住所。我們便雇了廿八輛人力車，排成一字長蛇形而去。到了目的地，先把行李裝佈置妥當，然後各組隨便出去遊玩。因爲我們新臨此地，街道生疏，差不多每到十字路口，就得問信，不知不覺，拐灣抹角，來到湖濱。啊！西子姑娘，聞名久矣，今日得親芳顏，真是三生有幸。乘人走在路上，二目不住的賞覽風景，沿湖的馬路，寬大平坦，商業也很繁盛，和上海黃浦灘差不多。可是在湖濱望出去的是：秀麗的山峯，整齊的屋宇，水平如鏡，游船如鯽，望之令人心曠神怡。黃浦灘所得的印象是：巨大的兵艦，污濁的江水，空中烏烟瘴氣，把人弄得頭暈眼花。有些同學，雇了小艇，潛遊湖中。直到夜色蒼茫，才回高中。總幹事鑒於寄宿他校，行動必須自檢，否則非但個人受嘲笑。於同濟校譽，也大有妨礙。是以當夜召集組長會議，訂定以下四條規律，着各同學遵守。

一、早六時以前晚九時以後不得喧嘩。

二、早八時至下午四時，爲團體遊玩時間，個人不得自由行動，並須服從總幹事命令，四時後自由。

三、晚九時前須回高中。

四、如初犯以上規律之一，給以一次警告，三次警告後，返校時報告校長。



汪莊內

家同攝

卅日

昨夜大雨，令人急煞，今晨天晴，大家開心。杭州因爲沒有自來水，所以用水問題，大起恐慌。早晨洗臉，有了熱水沒有冷水，大受其累。我們早上起來到操場上去跑幾圈，籃球場上玩一下，好像在自己校內一樣，這也是借住學校的好處。八時整隊出發遊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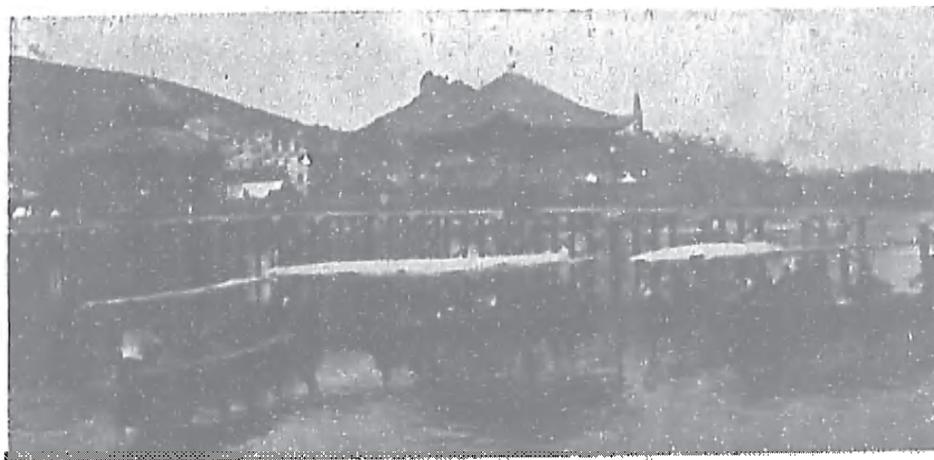
我們步伐整齊，全體穿着制服，前面導以班旗，經過街道時，把同濟的精神深刻的印入路人腦海之中。大隊開到陳英士銅像下，雇了六只小艇，直放湖心，恰巧松筠女中，她們也來遊湖，有時清歌一曲，直上雲霄，爲湖山生色不少，吾儕亦時唱歌和之。在船上舉目四顧，湖山勝景盡入眼簾，把名利二字，幾都忘懷了。高興時，大家搖槳比賽，實行劍橋牛津式的賽船。搖搖再搖搖，到來三潭印月，潭立水中，不是月夜，沒有什麼可觀，橋旁關廟廳內有一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再登舟遊劉莊，原來是劉學詢的別墅，剛一進去，還不覺得什麼特別，等守者把門一開，就不同了，青的竹子，很有秩序的站著，小石舖的路，屋內都陳設些中國古代的遺傳物，真當得起富麗堂皇四個字。出來到高莊，蔣莊，佈置都沒有劉莊那樣好。我們在附近餐館內果腹後，到汪莊；這就是上海汪楷泰茶店主人的別墅，屋舍建築多用水泥。中兩合璧，假山小池，佈置得幽雅可觀。樹木培植，也很整齊。我們欣賞之下，覺得同劉莊一樣的滿意。在假山上拍了一張全體照片，留作紀念。

再坐船到淨慈寺，寺內有運木古井，頗覺真是佛法無邊。南屏晚鐘，可惜我們來非其時。乾隆題有一絕『淨慈掩映對南屏，斷續蒲牢入夜聲，却憶姑蘇城外泊，寒山聽得正三更』。繼登雷峯，峯巔舊有塔，名與峯同，已於前歲傾圮，雷峯夕照，點綴湖光，可惜我們來遲已不復觀了。三時駕舟歸高中，本班籃球隊與高中隊友誼比賽，結果本班以卅對廿六勝。

卅一日

清晨本班乙組籃球隊與該校混合隊比賽，結果以廿五對廿二負。

九時整隊參觀高中，該校校



博覽會橋下

家同攝

舍甚大，屋雖舊而佈置嚴肅整齊，學生很規矩，很大方，運動場亦多，想他們對體育也很注意的。這不過就外表而言，至其餘詳細情形，因為我們只有半小時的觀察，難以盡窺全豹，無從記述。參觀後仍整隊出發，乘船先到平湖秋月，沒有什麼可觀，不過有幾所房子。附近有革命紀念塔，及浙軍克復金陵陣亡將士墓。再至西冷印社，裏面有三老石室。相距數十武為公園，園很大，後面連着山，人們就利用它裝點風景。午飯後至岳廟，建築很宏大，門前有一聯『父子北征，忠孝岳家軍第一。君臣南渡，湖山宋室廟無雙』。廟的側面就是岳墳了，哈！常聽說受人打罵的秦檜夫婦，今日居然發現在目前了，其實呢！他倆是岳飛成忠的恩



歸棹

華攝

人，岳飛能有今日，全是他們的功。穿過了西冷橋入裏湖，至孤山，謁林處士墓，墓旁有鶴塚，前有放鶴亭，聯曰，『若問梅消息，且待鶴歸來』。亭

旁爲巢居閣，聯曰『梅花已老亭空鶴，處士長留山不孤』。閣旁有瑪瑙坡，雲亭，雲泉，并試空谷傳聲，乘舟而歸。回校與高中賽排球，比至二對二時，因天黑罷戰，改他日再決勝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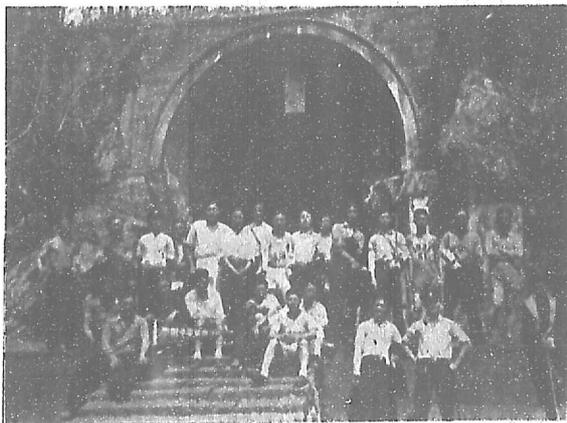
四月一日

我們早上起來，練習田徑和球類的同學很多，差不多成了慣例，由此可見我班對於體育興趣的一班了。八時整隊出發。步行至公共汽車站，包汽車一輛，直駛虎跑。至定慧寺，即虎跑寺，原名大慈寺，以山得石。寺建於山中，有小路可入，景緻非常幽靜。中有一泉，即名虎跑，很有名。繼至六和塔，登最上層，錢塘江一望無遺。下塔午飯後，到之江大學參觀。我們本預備同他們附中賽排球籃球，他們因爲已放暑假，隊員星散，不能如約。後來與該校 Royal 隊賽籃球，結果以四十二對卅負。下午四時乘公共汽車回高中，在車內談笑唱歌，開了一個沒有秩序的音樂大會，真是其樂無窮。

二日

照常整隊出發步行至寶叔塔，塔已毀，不可登，自雷峯傾圮後，此塔爲湖山增色不少。往前上葛嶺，此山雖不十分高，可是四面一望，整個西湖盡在目內。咳！真是好地方。行行重行行。在山下側有個紫雲洞，洞內寒氣逼人，最適於夏遊。再前進至黃龍洞，經過一條長石道，才到廟門；旁邊有個花園，其中有魚池，亭子，假山，上面還有泉水自高流下，其聲潺潺然，假山構造很尋幽幽美。出黃龍洞至玉泉，泉旁有從容亭，聯曰『魚樂入爲樂，泉清心共清。』再內有古珍珠泉。再前進至靈隱，先在山門口吃了飯。只見香客，遊客，旅行團，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色色俱全；汽車，人力車，轎子，二腳車，擁擠不堪，盛況真難形容。走進去兩旁古木參天，石奇洞幽，原來是佛界勝地；廟宇建築宏偉軒敞，惜殿用水泥建成，雖堅固耐久，終未免太西洋化了，不及後面的大雄寶殿古色有味，殿內三個大佛的偉大還不必說，後面的觀音大士，上面那些天兵天將，高與棟齊，這是怎樣塑的？藝術，西洋藝術，雕刻石像已是了不得，像這種工程試問外人曾否有過，中國人總是自暴自棄。左邊的羅漢堂三百尊羅漢而孔聖得個個不同，試問是不是藝術還是神術？再往上走到韬光，一部份同學不願再往上跑，就

在此外休息。大多數的還鼓其餘勇直上北高峯，經景暉亭而至峯巔靈順廟。計有石磴數百級，曲折三十六灣，大有行行重行行，山上復有山之概。四顧羣山，岡巒起伏，下窺湖面，明鏡低懸，真是一幅美妙的圖畫。從此下去，真是上山難，下山易，脚步輕鬆，快得很。乘汽車到昭慶寺轉了一轉，然後步行回去。晚飯後多數同學都出去到馬路上走走，賞覽杭州的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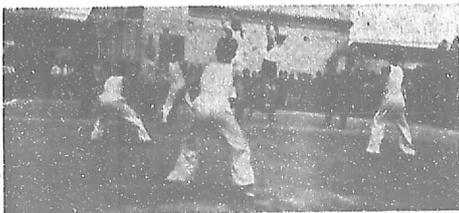
煙霞洞口

索同攝

三日

昨天雖然爬了一天山，今晨起來倒並不覺十分疲倦。到操場上去跑的照樣跑，跳的還是跳。九時乘公共汽車到四眼井，至石屋洞，又名湖南第一洞

天，裏面有應真泉。洞外寺院清潔，花木茂盛，池石幽雅，儼然世外桃源，洞中四壁雕有佛像很多，因為洞淺，所以很明亮。地亦不十分濕。更上為伏虎巖，乾坤洞，青龍洞等，都沒有什麼可取。出洞右行到水樂洞，洞有二口，僧人置料椅招待來賓。再上去是煙霞洞，洞口並不大，石壁上雕有小佛像數百尊。離煙霞洞經龍井到九溪十八洞，四圍山色，笑欲迎人，泉聲潺潺，清堪洗耳，樹迎夕照，風送茶香。此地



排碟賽之一幕

華攝

行人很少，我們幾疑誤入仙境，不知道仍在人間了。四時回高中，與該校排球隊比賽，結束前次未完的比賽，結果我們以三對〇全勝。今夜月色皎潔，大家都出去划艇遊夜湖。

四日

今日可以自由行動，隨自己的意旨，出外遊玩。晚上回來，大家忙於整理行裝，以備明日返校。可是每人臉都表演出一副依不捨的神態，遠不及上星期六那般如痴如狂，興高采烈的樣子了。同學們！天下那裏有不散之筵？分離，總得分離的！

五日

咳！我們歸去了，和玩了一星期的西湖，與借住了一星期的高中揮別了。人力車仍是一條長蛇式的排列着進行，可是所走的方面變了；汽笛一聲，車輪開始滾動，廿八人不約而同的，一起脫帽遙向西子姑娘，說了一聲「再會」！繼着唱起我們的雄壯的校歌。多數同學仍是打起瞌睡來，不過行李內多添了幾柄西湖紙傘和幾匣白蓮藕粉。

民國廿年本級第二屆運動大會記事 楮

體育一項 為三育之一，其重要不用我來多說。近今世界各國，皆竭力提倡，成績的猛進，真令人汗顏。就日本而論，雖然在世界舞台上還沒有得到相當的位置，但因為政府的竭力提倡和運動員的努力練習，所以近年的成績也不錯，大有趕上歐美之勢。而反觀我國呢，不獨每年只看看人家拿錦標，就連參加世界運動會的資格也沒有。這種衰落的現象，那容我們坐視？本班同學鑒于此，特于去年夏季開了一個丙子級第一屆運動大會，結果甚為完滿。似這種破天荒的美果，不獨于本校罕見，就國內各校也屬僅聞。此次運動會之目的，是想引起同學們興趣，能夠努力練習，冀使本校于本校推之本國以及全球有相當威名。果也，天從人願。去年本校運動會中本級分數最多——可惜以部為單位。這不能不歸功于本級運動會之引起同學們興趣，使同學們努力練習也。

錄十九年本校運動大會田徑賽成績如下：

項 目	第 一 名	第 二 名	第 三 名	成 績
一 百 米	梁國任*	屠基發*	舒昌楨	一二秒六
二 百 米	邵延澤*	屠基發*	章炎唐	二五秒六
四 百 米	邵延澤*	屠基發*	舒昌楨	五九秒
八 百 米	邵延澤*	屠基發*	沈夢蕪*	二分二秒五
千五百米	張琥根	邵延澤*	沈夢蕪*	四分四五秒二
跳 遠	呂 齊	單基豐*	胡兆熙 陸 璜文	五米五一
撐竿跳	孫成壁	郭汝銘*	李榮均	二米六六
八百米接力	中學部*	大學部	橋師學校	一分四七秒五

註 有*號者為本級同學

八百米接力第一中學部代表四人皆為本級同學

本級同學無分的項目從略

本學期自組織體育會以來，同學們亦漸起練習。會長邵君與隊長沈君等特從

事籌備第二屆運動大會，以爲五月十九日本校運動大會之準備。自此同學練習益勤。操場中固不乏我級健兒也。

轉瞬間會期已屆。三月廿一號下午一時由隊長召集開會，各同學皆武裝出場，磨拳擦掌準備死戰。拍照後開始比賽。五時賽後閉會。運動員精神甚佳，秩序亦齊整。

茲將會場職員及運動員姓名列後：

正會長 傅彥長先生

總裁判兼發令 李繼元先生

會長兼終點裁判 沈夢燾

記時 印均田

記錄 單基豐

馬衛之

張勇斌

攝影 崔進

沈家同



全體隊員合影

崔進攝

項 目 參加同學

(一)百米 單基豐，李汝昭，林有泉，屠基發，梁國任

(二)八百米 屠伯強，李汝昭，郭汝銀 屠基發，羅光燧，杜君武

(三) 鐵球 吳家苟，季毓彪，林有泉，郭樹德，梁國任，崔進，印均田

(四)跳高 郭汝銘，羅光燧，施復晉，季毓彪，單基豐

(五)四百米 邵延澤，蔣起鵬，馬衛之，郭汝銀，吳家苟

(六)鐵餅 吳家苟，季毓彪，杜君武，屠伯強，郭樹德

(七)千五百米 屠伯強，蔣起鵬，施復晉，杜君武，梁國任

(八)二百米 單基豐，邵延澤，施復晉，郭汝銀，郭樹德

(九)撐竿跳 季毓彪，郭汝銘，羅光燧

(十)三級跳 邵延澤，屠基發，馬衛之，郭汝銘

(十一) 標槍 吳家苟，郭汝銘，郭樹德，羅光燧

(十二)跳遠 單基豐，馬衛之，郭汝楠，羅光墜，施復晉，屠基發，邵延澤

(十三)八百米接力

1. 季毓彪，馬衛之，羅光墜，蔣起鵬
2. 郭汝銘，屠伯強，郭汝楠，李汝昭
3. 郭汝錕，吳家苟，杜君武，沈夢燕
4. 單基豐，施復晉，屠基發，沈家同
5. 邵延澤 張勇斌，梁國任，郭樹德

註 接力賽跑所分各組，係以課堂座位而定，每二行為一組。

百米 一時將半 觀者源源而來。裁判李繼光先生一聲令下。五條好漢十條大腿飛向前奔。屠基發一躍居先，梁國任緊追其後。至六十米處看看趕上，惟



梁君回鄉多日，久毓練習，至八十米處氣力不加，被屠君捉足先登，奪去首席。

鐵球 此項勝負，早已為人所預料。季毓彪藉強有力之手臂獲錦鏢，梁國任位列第二。

鐵球第二名梁國任之姿勢 攝進攝

八百米 發令後郭汝錕前傾，屠基發緊隨其後，屠伯強更次之。二圈過後，屠基發力竭中止屠伯強拚



八百米起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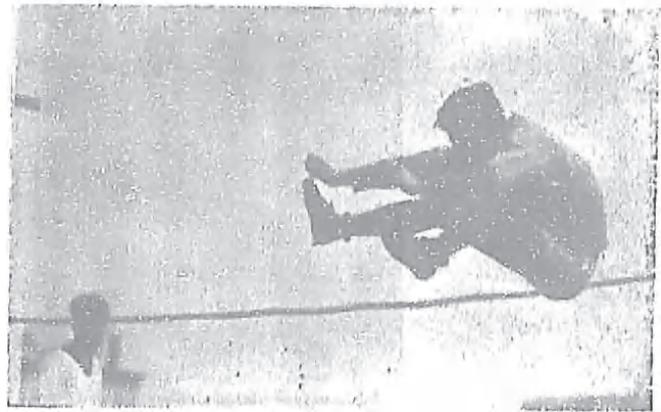
攝進攝

命追趕。與郭汝錕相差甚微。看看趕上，但終點已到，卒以一米之差被郭汝錕奪去首席。

跳高 這項頗惹人興趣，去年並列冠軍之季毓彪與郭汝銘。今年各出全力，一決雌雄，但跳來跳去，勢均力敵，總分不出誰是雌雄。裁判以時間關係不再

延長，宣告停賽 結果二君復並列第一，亦趣聞也。

四百米 邵延澤乃本校短距離及中距離健將，此項錦標早已預料。起步後，邵君一路領前，長子吳家荷緊隨于後。看他擺動兩只長腳，一步一步踏去，漸漸趕上，但最後終被邵君提足先登，奪去首席。



跳高第一季毓彪之姿勢

崔進攝

八百米 去年冠軍之郭樹德今年不大景氣，被季毓彪，吳家荷越過。結果季君第一，吳君第二，郭君第三。

一千五百米 久疏練習之梁國任，以百米失敗，將全力注于此項，以保其威名。發令後放開大步，直衝前方。杜君武緊隨其後，一路毫無變動，結果梁君第一，杜君第二，終日學華之蔣起鵬獲第三，達終點時笑容滿面，博得掌聲不少。

二百米 此項為邵延澤拿手好戲。勝負不用說了

。且看發令後，邵君咬緊牙根，運用大腿向前飛奔，諸子望塵莫

及。達終點時與第二名之單基豐相差二十餘碼。



二百米第一邵延澤達終點時之姿勢

崔進攝

撐竿跳第一季毓彪之姿勢



崔進攝

撐竿跳 此項參加者僅三人，跳來毫無精彩，郭汝銘因在跳高時跳多太，精力疲

竭，季毓彪寫為意獲首席。



三級跳第一層基發之聖勢 崔進攝

三級跳 參加者只三人，勢均力敵。結果屠基發第一，郭汝銘以二 cm 之差列第二，邵延澤又以三 cm 之差列第三。

鉄槍 加入者長子也有，矮子也有。結果郭汝銘獲冠軍。

跳遠 此項加入者頗多，競爭亦屬劇烈。跳來實力平均。後郭汝楠卒以絕小之差獲首席。

八百米接力 這項競賽，最引人發生興趣。第

二組某君受傷，以三人參加——非正式的，故實只有四隊。起步後，秩序甚亂，中途又有某君仆地受傷，故于成績有阻。結果第五組藉邵梁二健將之力獲第一。



八百米接力第一名之第五組

崔進攝

五時賽後，大會閉幕。

給獎盛誌 是晚八時，本班假座新宿舍課室開茶話會。來賓計有傅彥長先生等六人。先由屠夫人陳亞蘭女士給獎，後傅彥長先生演講。略謂本班二十八

鳴謝一角

攝



屠夫人陳亞蘭女士

攝



人適合上天二十八宿之數，最好每人認爲一宿……後由各同學登台表演，節目甚多。如馬術之君之鋼琴，陳統雄居伯強二君之梵啞鈴，梁國任邵延澤二君之舞蹈等皆甚爲精彩。十時拍鏡光照後歡呼而散。

茲將本屆運動會成績列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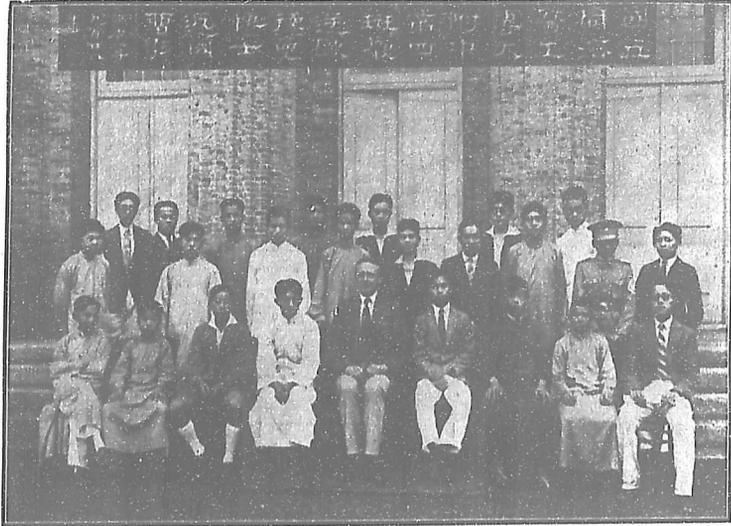
項 目	第 一 名	第 二 名	第 三 名	成 績
百 米	屠 基 發	梁 國 任	單 基 豐	十二，四秒
二 百 米	邵 延 澤	單 基 豐	郭 汝 錕	二十六，四秒
四 百 米	邵 延 澤	吳 家 荀	郭 汝 錕	六十，八秒
八 百 米	郭 汝 錕	居 伯 強		二分三十七秒
千 五 百 米	梁 國 任	杜 君 武	蔣 起 鵬	五分二十八秒
鐵 槍	郭 汝 銘	吳 家 荀	郭 樹 德	三〇，三五米
鐵 球	季 毓 彪	梁 國 任	吳 家 荀	九，七八米
鐵 餅	季 毓 彪	吳 家 荀	郭 樹 德	二十米
跳 高	郭 汝 銘		羅 光 璽	一，三八米
跳 遠	郭 汝 楠	邵 延 澤	屠 基 發	四，八〇米
擲 竿 跳	季 毓 彪	郭 汝 銘	羅 光 璽	二，五七米
三 級 跳	屠 基 發	郭 汝 銘	邵 延 澤	一〇，一七米
八 百 米 接 力	邵 延 澤 梁 國 任 屠 基 發 郭 汝 錕	單 基 豐 屠 基 發 屠 基 發 屠 基 發	季 毓 彪 羅 光 璽 蔣 起 鵬	一分五十八秒

會場趣聞

全場打氣 三級跳時 屠基發君本來比不過人家，後由其夫人陳亞蘭女士親自蒞場打氣。屠君登時精神百倍，如龍似虎。終奪得首席。失敗的某君說：「悔不該不帶她來！」。

總是插不着 賽標槍時，羅光璽君連擲五次槍身皆橫落地上，致無從量度。羅君又氣又急，連喊「爲什麼總是插不着！」。後經旁觀的某君口授祕方。才算插得着，但已名落孫山矣。

二十，四，十四。



民國十七年夏歡送 Prof. Dr. W. Othmer 回國留影

十七年之夏歐特曼博士請
假返國本級同學特開茶話會以
歡送之散會時遂攝影以留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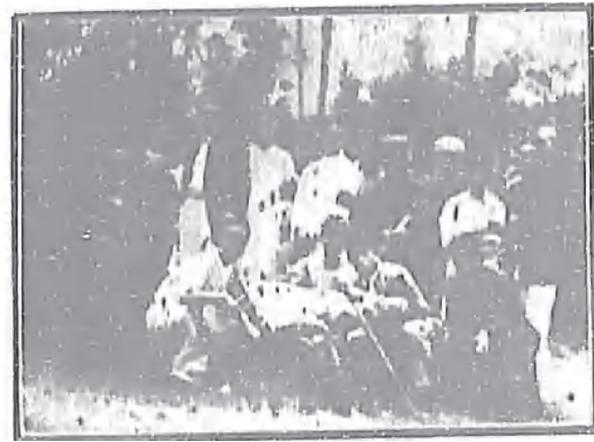
十九年三月廿六日本級
級任廖復君先生率全級在小
遠足此乃在寶山城外江邊休
息時之留影也



江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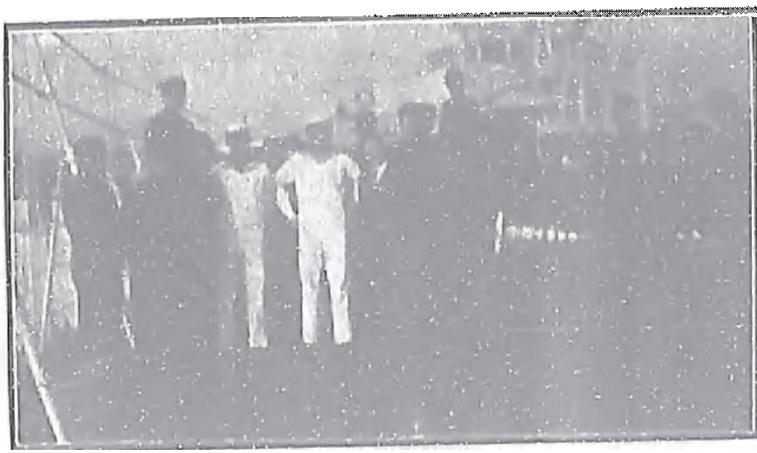
懷華攝

十七年五月三日濟南慘
案暴起本級亦全體赴吳淞寶
山等處作宣傳演講此乃在寶
山演講後之留影



寶山公園中

懷華攝



愛姆敦軍艦上

家同攝

二十年四月廿三日德艦
Emden號奉德總統命來華訪問
停泊在上海楊樹浦江面本級亦
前趨參觀此乃同二位領導參觀
者之合影



中文

目 錄

論文與科學

學生之責任	主任陸希言
中日之我見	郭樹德
體育與人生的關係	季毓彪
談到人生問題的一段家常話	沈家同
對於各班運動大會的感想與今後的希望	沈夢巖
世界各國青年的活動	馬衛之譯意
斷章取義	頑石
一個作文的經驗	何奇
一刹那間的感想	希卿
飢餓	張庭桂譯
人類的振翅飛行是否可能？	吳之鳳譯
一個人的胚胎多少大？	徐樹宇譯
人身上的彭氏病	蔣起鵬同譯 印均田
貢獻給幾位懶惰的朋友	陳統雄

小 說

給老友HZ	郭汝焜
月夜的珠江	郭汝銘
歸去	施復晉
聖誕節孩子	卞進譯
恐怖的一夜	蔣起鵬譯
同濟路上	強
街	仲

薄禮	華
逝世日	Y.

詩 歌

雜詩	郭汝錕譯
暮春的夜	徐績宇
臨別贈言	梁國任
送別諸同學	林有泉
雪	林有泉
贈別諸同學	陳統雄
世途	發
夜遊西子湖	我
醒來懺悔	白士
送別嚴冬	希卿譯
覺悟	D.

記 事

打排球	施復哲
晚渡後	單基豐
吳淞鎮給我的印象	楚 卿

論文及科學

學生之責任 主任陸希言

吾輩青年學生乃未來之主人翁其責任至重且大夫人而知之然欲其主人翁之資格實能于此時努力養成之蓋國家前途之興替即視今日學生之能否盡其責任決之也

大凡國家之強弱貧富全係于國民智識程度之高低未有國民智識愚暗而國富強亦未有國民智識發達而國貧弱者蓋智識之程度高則凡百措施俱無不合學理其效率至高其能力至偉其秩序至整齊故其一人之工作恆較智識愚暗者多至百數十倍而智識愚暗者則適與之相反能力至微弱秩序紊亂效率至低故野蠻人畢生所不能成而智識發達者則歲月可了野蠻人所夢想不到之事物在智識發達者由研究所得之結果以為理所當然毫無足怪焉智識之影響于國家既如是其深切則將來主人翁之學生其唯一之責任自在乎努力求充分之智識故講堂內所習者智識也朝夕所研究者智識也朋友間所切磋者智識也疑難問題輕食不遑以求之者亦智識也反之凡足以妨害智識研究學業之進步者皆為學生之大敵務之遠之避之

現吾國學生往往有越出正軌或被他人利用迎甲距乙而為點者之工具此皆不明自己責任之所在以致走入歧路倘明責任之所在則求智識之不暇更何暇及于分外之半哉且人當青年之時身體強健腦力充足正求智識之最好機會若錯過大好光陰對於國家則養成不健全之主人翁對於個人則因少壯不努力徒留老大之傷悲且智識不足非事棘手以至一事無成為學生者可不十分加之意哉

憶鄙人于民國四年在德留學時暑假中赴威風探礦冶金公司實習鷄鳴即起工作之勤奮與工人無以稍異柏林工科學所定之實習期間雖為一年而鄙人則共實習三年有餘鄙人豈不知安逸之為樂然所以孳孳不倦反覺津津有味者誠以為在學生時代苟有智識之可求則不應畏難不應偷懶以失我為學生之責任也

德國自歐戰後內有數十萬自戰地還鄉之無業兵士外有莫大之賠款民窮財盡岌岌不可終日倘使吾國與德易地而處必至愈趨愈危局不可收拾乃德人專以智識為依底努力于建設其工商業漸由入超以至于出超其巨大賠款皆已支付戰勝之協約國反有餘乎後矣之勢日本從事維新事業不過四五十年但其進步之速一日千里今則農工商各業俱能與歐美並駕齊驅為世界三大強國之一之二國之進步所以如此神速者實因其學生好學之精神有非他國所能及也昔日智識充足之學生成為今日健全之主人翁而今日健全之主人翁又自今日好學之學生成之如此遞降進步殆無止境回顧吾國自數十年來擾攘殆無前日民生彫敝盜賊橫生他日主人翁之貴之學生應如何努力求與德日二國之學生比美而盡今日之責任乎

或以與鄙人此論偏重于智識而將其他要素如道德健康等未免過于忽略但鄙人以為吾國目下所最感缺乏者實為智識故復有求才異國之舉殊不知他國之專長人才其國家皆予以重要事務決不肯使之他往則吾國所感需要真正為國之用者仍非自己

養成不可則鄙人以學生之責任首于求知識豈過言哉

中日之我見

郭樹德

山東對於日本人之感觸，猶廣東人之對於英國；他省雖智識之士，不留心時事者，往往未之深知。自青島交還，事逢境遷，魯省人士，忘其事者已十之二三。近幾年來，報紙惟載日本之侵略東三省事，學者目光亦隨之而去；其魯省與日之關係，亦已忽之，而魯省人民忘其事者十之七八矣。惟青島一隅，接近東隣，尚不能忘懷，然亦由憤怒而漸趨於和平矣。

予生長山東，嘗遊學於濟南青島之間，於日本之設施，未嘗不細為考察，始知日人用心之工，其潛勢至今尚大。

日本地小民衆，夫人而知之；其原料食物之仰給於我國，與夫殖民於滿蒙；智者知之，將來中日之結果，識者亦能料之；奈何不作未雨之綢繆，而遺將來之後悔耶？

日人之在外關，強築鐵路，考察地形，演習射擊，殺我關員，其意為何？固勿庸辯之矣！吾國如願為亡國奴則已；如不願為亡國奴，勢必與之為戰，或曰：『吾國加入國際聯盟會矣，何用作戰』，又曰：『吾國地大物博，列強必不任日本侵略』。予笑曰：『強權無公理，自古皆然，一九二二年之太平洋會議，以及近日蘇俄之侵我，在在足以揭破其假面具；如言列強為我而爭，則我勢必被瓜分而後已』，故須自衛，不恃人勢。

然試觀國內工商不振，財政疲敝。土匪盛行，人民流離，自治不暇，遑論海陸空軍之優勝哉？曰此不慮。吾國政治，已上軌道，循此以往，十年可以大振；所慮者，日之侵略之速耳！

當日據青島時，其人民皆有組織，明于軍事。而私有槍械；學生亦受軍事訓練，實彈射擊；其遊者遍省內；故其地固所載，東省何處有山水之阻，何縣長于礦產農產。至于縣與縣之距離，甚而小村間之連絡，皆詳繪而說明焉！由此觀之，其于滿蒙之洞曉，更無論矣。且據關外調查，日韓殖民已逾八百萬，以四分之壯丁計之，是不異為其國駐防二百萬陸軍；而年復有加無已，一旦有戰，彼于關外可操左券也明矣，即以魯省言之，彼可藉其有力之海陸軍，由青島或煙台上陸，沿膠濟路而西，直攻濟南鄭州，扼平浦平漢兩幹綫，則中國南北隔絕，呼應不靈，東省與日之關係，豈不大哉？故識者觀察時勢，俯窺輿地，知中日有舉兵之日，且國之險要，已與日共之矣；而蒼促築砲臺，未必有用，況諸重要海口為條約所不準建設者歟？

有一策焉：當此戡兵之際，各省匪盛之時，被戡之兵，既苦無法安插，則適滋匪勢，惟于沿邊各省，劃分為若干小區，組織民團，而令所戡之兵教練之，國

家監視之，既不費公帑，復肅清匪患，兵士有安身之所，人民得享太平之樂；且勤加操練，戰事發生，又可爲禦侮之用，必不能任其長驅直入，廣東民團於鴉片之役可察也。一舉數得，願國家利而導之。

或曰「豈不行全國皆兵制」，曰：「不惟在此土匪橫行之時，戶口不能調查，且財政困難，創辦軍時，豈日之虎視眈眈者所能待哉？」

是故國家若能實行此法，不至三年，內亂既平，外侮亦靜，其略去年中俄之役之覆轍者，未之有也！願吾同學，登高而呼之！

體育與人生的關係 季毓彪

我國人素來體弱，早有東方病夫之稱。尤其是一般生氣勃勃的最有希望的青年，爲了身體瘦弱而死的，不知道有多少，假使我們再不覺悟，那麼我們惟有走到絕路了。

講起體育一件事來，在我們學校裏尤爲重要。因爲我們學校裏的生活這樣的乾燥，無味，用功的人，便終日埋頭伏案，把整個的精神都用到書本上去，身體的健康便不高興去講究了，至於那些不用功的更壞，三日看二次影戲，二日進一次跳舞場，既不讀書，又不愛惜身體，簡直是一個無救的人，不過照我的眼光看起來，這二種人都不是幸福的，懶的固然墮落，勤的讀盡了世界上的書籍，究竟有何裨益，結果還不是同樣的失望嗎？

我很可憐這種人，因爲他們有其才，而不得其用，世界再沒有像這樣令人難受的事了。假使我們要糾正過去的錯誤，先來解決一個問題，就是要認清體育與人生的關係，尤其是我們學生應該如何進行我們有價值的運動，以後在積極方面，我們要把這種思想努力的提倡起來，使人人都有注意體育的傾向；在消極方面，雖然如何苦悶和無聊，但我們決不要做對不住身體的事情。先說身體與人生的關係，請看古今所謂偉人和發明家等等，那一個不是先有強健的身體，然後才能成就他們的大事業，最可笑的是我國人，一方面想賺人，一方面又在蹂躪自己的身體，等到志不能達的時候，便只好與世長辭了，只留下了沒有用的我們日夜在荒誕啊。要知身體和事業是絕對不能分開的，一個人由生而至死，沒有什麼事情做，這種人可以說完全失掉了生存的意義了。現在體育與人生的關係已經約略明白了，那麼我們究竟要怎樣的去運動呢？第一我們要忍耐暫時的痛苦，時常去做那種有恆的練習，無論有若何的困難，我們總要去戰勝他。第二事業和運動不要互相妨礙才好。

現在體育的思潮差不多佈滿了全國，而在我們學校裏也加了熱情，添了軍事操一課，從前就不注重體育的人，現在提倡的如醉如癡了，一切民衆們來罷！我們願做勇敢的先鋒，領導你們同上光明的路上去，最後我們要高呼「體育萬歲！」

談到人生問題的一段家常話 沈家司

自我到校以來，忽忽已五易寒暑了！回憶到每屆假期還里，我父必詳問校中生活經過；離家時，又必囑我要注意「做人的常識」和「青年康健」諸問題；到校後給我的家信，亦無非怕我把所囑的忘掉，促我要一一實踐早成「自我」的習慣，但我仍是夢夢的過去，到今自問；對於做人問題，於實際上所得幾何？能振作實踐的又幾何？現在修業上一個小小的段落，不知不覺已到了臨頭，尤其使我深自恨悔，我父自我做了幼稚生至今，平時勤勉，對於學課方面，不及十份一二；本學期却連接他幾封家書，問我高中修業修了後，究竟喜學何種專門，讀了這信，我心裏便起了一種幻想，寫了一封回信，告訴他下面幾句話：「我近來冷眼看着人和人的交接，多數戴着假面具，不肯把真心誠意來待人，甚至在共同娛樂的時候，也常常覺得有這種氣味，欲求舒快，反較欠通。這種生活還有什麼趣味呢？因此我想到我們學校裏，只有醫工兩科，倘使學了工業，將來要求個學用相符而有「恆心」的服務，非賺出一部份交際的生活，很難久於其事，並且現在社會所謂「交際」者，簡直是把不誠意的內心，去交好他人罷了，這不是一個很不快的人生問題麼？所以比較起來，我想還是學醫，因為一樣的服務兼可在家庭間得些真誠的樂趣咧！」不料這信去後，便接到我父一封很長的來信使我腦際間又起了一層微波，生了多方不易立斷的難題，好在這信的盡尾寫着「我們的家信本可公開的；這函雖是為你而發，也可作青年的公言，不必藏匿，儘可從諸案頭隨便讓同學們披覽好了。」所以我寫這篇東西的責任不過把家信做個公開的問題而已，我父復我的原函實錄在後面敬請公覽。

（上略）你近來因感着世情的浮薄，語言中都含有消極而畏縮的意味。青年奮發時期，在此退守觀念，大不相宜！現值此社風不振，國情衰微之際，一切希望，全靠少年努力有為，具「英雄造時勢」的氣概，方將將來轉移末俗，改進社會。否則所謂正當求學的可愛少年，大家抱着「個人安樂」主義，不肯入世努力，全讓卑劣無知的野心家去亂做，那麼社會和國家的命運，勢必趕到絕望的路上去，結果，但管「個人安樂」的人，也是同歸於盡，豈不可怕可憂！故青年求學的人，僅知「潔身自好」只顧自己生活的安適，而沒有公忠奮勇的志願，在「道義」上批評起來；這種「自樂」的人生觀，和小人「私心」的用意，是同一見解，最為青年所忌。試想我們為什麼要注意修養？為什麼要努力學問？就是為着人生於世要求個比較有價值的生活，你可知人類的生活要怎樣的比較起來，才可顯出價值有無？大凡宇宙間的生物，一出了世，都是想求自己生活的安適，這種傾向是「與生俱來」不學而能的，故人們往往生在世上只知把衣食住三者享用了一世，便算了局，雖壽命或各有短長，然時

間上終是一樣的過去，仍辯不出價值的高低，且把任何動物來比較，他們也是這樣的傾向過去着，分不出兩樣的價值，不過要論到同一個人，生在世上，表現各異，究於公衆方面，有無「利害」或「損益」的影響，便會生出價值的比較來，我來給你個喻你想：孫中山先生你亦曉得他是個醫生出身的人，我們爲什麼要尊敬他，是爲着他生前做過總統，和死後經過榮哀的儀式，便可引起我們盲從的「迷敬」麼？倘若不是，那麼在「良知」上評價，當然因了他生平作爲不以「個人安樂」做前提，終身事業，莫不爲着「公衆利益」而努力，這就使我們足以敬服的地方，也就是人生價值比較，優異的所在，來信所表達的意義，我都明晰，你爲了見人家裝着假面具的可厭，所以也不願對人家作不誠意的交際，這是人格修養的根本！我非惟不反對，並且禱祝你永遠不改這態度，便可到老免染「流俗的惡習」，但萬不可因此自名不凡，便輕視人羣，與世相離，那麼反要有創造德修養，倘能在人生價值方面着想，更須作進一步的努力；你既感着現狀的不對，就應發生一種積極挽救的志願，預備將來對着公衆，宜如何去盡力改進或轉移，最是青年重要的使命，豈可因此消極麼？否則人生的目的；但管「個人安樂」做前提，不問「人生價值」應怎樣，那麼自求快適的捷徑，只須在「富有」兩字上想好了，本可不必注意什麼修養，和努力什麼學問，因爲世界上具有發財本領的人，未必定從「品性」和「學問」上修習而來的，（上面這幾句話要在說明人生價值而舉的反證，並非妄料你來信所述抉擇學業的動機，懷有這類傾向。）你願意「學工」或「學醫」，我都贊同，並且你欲求精神的快適，我也認爲正當，不過你因了客觀上感着環境不好，——交際都是不真誠的——便甯願做不離家庭的服務，所以就「學醫」我對之頗生疑慮把這樣動機作抉擇學業的標準，是不相宜的，抉擇學業的正則：第一，宜不背實性所近，第二，宜和志願相合，我看了你來信引爲可慮的地方，不在抉擇的結果，——學某科或某科，——而在動機消極；照這樣的感想生長起來，就叫「跡近厭世」日後種種當然都抱着「退守」主義，至多做個治亂不問，潔身自好的人，所以我要急急的勸告你：青年早存着「退守」觀念，也是一種因私心而起的弱點，要做個積極而正善的人，不是簡單修養，便可成就的，對己的修養：要言行誠實而雅潔，不染着流俗的齷齪；對人的修養：要和愛而謙恭，隨處有熱誠互助的精神，孔子曾說過，「君子而和不流」，把白話講解起來，就叫：「做君子的人，以和愛對人而自己却不隨流俗同流」，但沒有健全修養的人，往往把「和愛」變成「和潤」，把「不流」變成厭世，是一個很大的通病，我細察現在的青年，每多不和潤便厭世，不厭世便和潤，因之深爲感歎，總而言之：要人生有價值，第一，要「盡力公衆」，故不能不入世做事；第二，要「入世而不染惡習」，故不能不注意修養；第三，要「做事不遺失敗而有實際的功效」故不能不努力學問；我因

覺着你既要向上做人，一樣的努力，與其縮小見解，存退守的潔身觀念，不如擴大胸懷，抱進取的大我主義，於人生意義上比較增加者有價值，淨兒！我萬分期望你做個積極的青年，要在黑暗的社會裏發些光來（下略）

對於全班運動大會的感想與今後的希望 沈夢霖

轟轟烈烈的全班運動大會已經閉幕了。我們對於大會的成績。現在雖則還不能給他一個肯定的評價。然就大體看來。不失有幾分的成功。可是這樣的成功。不過是成功的開始。我們要完成最後的成功。還要靠我們全班的同學繼續不斷的努力。這一次大會最偉大的表現。不是在有若干的驚人紀錄而是在全班普及體育。平日埋頭窗下的同學一致參加。在我們過去的校裏對於體育。都是抱着漠不關心的態度。同學都是孜孜矻矻埋頭于案桌之間。操場上那裏見到人影。學校裏也會舉行過一二次運動會。不過一班單獨舉行運動會在學校裏是屬創舉。即在全國也罕有。這一次的大會誠是我同濟大學體育史上新紀元了。

我們中國提倡體育。也有許多年了。但是從前所謂注意體育者。祇限於少數的學校。而此少數的學校。也不過以鼓勵少數的學生來做增進校譽的階梯。在這種狀況之下。不但社會的民衆不會與體育發生關係。就是大多數的青年學生。也都是弱不勝衣。女子的體育更不必說起。近年來都市的女子却競尚跳舞。跳舞雖也是一種運動。但缺少勇健的精神。流行的跳舞用音樂。柔和華麗的居多。在中國文勝的習慣。民族的衰弱。沒有多大的挽救。

我們未舉行運動會之前。全班同學。都在磨拳擦掌。積極鍛鍊身體了。如果全國的學校把這風氣保持而擴大起來。那麼「東亞病夫」的頭銜。或者在最近的將來就有取消的一天。

最後。我們希望今後全國的學校。要把體育當作主要的科目。而且要注重平日普遍的訓練。更希望政府和社會方面。要把體育和衛生。同時推進。各地應該盡力充實一切社會體育和衛生的設備。使離開學校的學生和一般的人民都有鍛鍊身體的機會。總之民族的基礎。不是建築在少數傑出優秀分子的身上。而是樹立在康健耐勞的青年學子身上。今後我們對於體育的進行方針。應該拿這一點來做主要的標準。

世界各國青年的活動 馬衛之譯意

一、美國青年的活動

S. Paul Schilling原著

在合衆國沒有表斯（Tas）的青年活動，美國的青年是心地簡單的，並且是比歐亞的青年更富於樂觀性，他們缺乏關心國家大問題的意志，何以呢？因為：全國是很

大而且隱退，另一方面，則因為他們的經濟狀況比其他諸國更形輕易。在寶國的青年運動中認為必須拋棄的嗜好，譬如開車等，在他們是太盛行了。只有極少數的青年曾經學會了「想」的本領。但是綜而言之，他們還仍有青年上進的計劃。現在舉幾個例在後面：

一、——他們有一種已經蔓延得很廣闊的風俗，將夏季的一部份時間消耗到避暑的地方去，他們住在那邊，練習游泳，旅行，各種使身體疲勞的舉動，如林中和水中的生活，有時他們亦將每天的一些時候用到某種專門的研究上去，其實這種地方很多，並且專為陶冶青年的體魄和性情起見而設。但是仍有許多地方，供窮苦學生去造訪是太貴的。

二、——美國的青年有很多團體的組織是表面上染有宗教色彩者，與教堂裏一樣，教堂是由各宗派的會團所組織成的。亦有由「過信派」組織之者，但仍是那教的集會，就像去年八月在柏林開幕的「肯定那教國際聯盟會」。但是我們仍或覺到，這些會在現今再也不及三四十年前的富於影響。大學校內所有的青年運動是由男女青年的那教團體所組織——即俗稱之青年會——，很有趣的是：男青年會比女青年會在經濟及宗教方面都更富於保守性。牠們有一千以上會員，專謀更深的宗教生活的進步以及一切社會的，風俗的，經濟的，世界政治問題的討論。雖然牠們原本由新教派所設立，但還常常有天主教的和猶太的大學生參加其間。即使為外人傳教的「自由青年運動」在現今亦已擴大及昔日富有影響之現象，而如今則已開始用他種方法繼續之。

三、——美國青年中有很多為主張世界和平所吸引的同志所組織各種集會，因此，在日下的美國青年中尚未有絲毫運動使我們感覺到。入神學科的學生大多數是主張和平運動的，學經濟學者對此並無興趣，但在學哲學的大學生中亦有很多對此感到趣味者。

四、——有許多過激派的同學組織一個團體，專理各種遺留的事，隨處並無「無神主義者」——自稱為受極點之靈魂——所組織的任何團體。但過激派却有團體和印刷品存在，可惜他們至今還在迷離不悟之際，他們是宗教的，教育的，甚至於每個政府的仇敵，他們亦不能立一種正理的政綱。人們亦不知道，在這方面內能使我們希望一些較好的嗎？！

新近有一個美國大學生，對於青年活動著有一書，題名，「青年的反叛者」，此生在他完畢他的專門研究後亦變為「保守者」了，並且他自己大概亦不再會變成一個反叛者了罷？！

要描寫美國的青年活動，表面看來頗易，因為實際上並無此種活動，我們所以可說，我們並不能寫什麼，並且相信，此地所述者可稱完備了，從別方面視線出發觀察却以為作此描寫頗難，因為這種現象的存在和廢止似乎必須一併看待。所以我們就臨到這個問題：

為何在美國尚未有組織的青年活動？

理由大概如下：在美國沒有同樣提高青年人地位的必要和歐洲一樣，因為美國參加世界大戰不久，所以美國的結果亦不如歐洲那般慘，當一個國家過大難關的時候，想喚醒青年似乎是一件不易實現的事，就像當一九一七年在俄國以及一九一八年在德國發生一樣。歐洲各國失掉數百萬在二十歲至卅五歲之中的人。這些人現在常常用二十歲以下的人去代。因此在其中養成了一種較大的責任心。從前當他們對持着生活以及世界問題的時候，他們是莊嚴，了解並且更願加入他們開時各地將來的進步。美國在戰後的地位更難了；但沒有歐洲或將來的中國那般危險，這大概就是一個理由了罷，為何在美國沒有一個真正的青年活動！

還有一個原因大概由此事實可知：現在的美國青年比昔者更形「表面」了。對待一個美國人我當然很難說這話，雖然我知道，牠是真的。大多數的美國青年很少有興致野外去旅行，他們留願有高等的嗜好，課外的營養法，而到大城市去作引誘的試驗，正如 Paul Zacharias 所記述的一般。

雖然亦有很多青年，他們有高深的意志，而為世界現狀的改良盡力工作，但為數並不如德國之多。

我還須提及的是：在美國仍有許多青年的組織，牠們很活動而且重要，這却須屬於青年會及。我們亦可說，美國的新青年漸漸莊嚴起來，他們的出路亦漸漸順利，光明，總之，美國的青年現在已想及他們從前所未想及的。

二、印度青年的活動

A. M. Sayeed 著

這是一種新生活，印度的青年是已被喚醒而內部活動的，他們一時奮起了，為的是要自己生活，他們提倡一種交換的生活，及興奮的生活，新的出路，新的活動。在他們已爆發了精神的革命，這種情形發現在政治範圍及社會生活中，新時代的曙光已能使我們認清，各種物件的舊規已退化而新的突出，舊規既不能阻止變動又不能反抗新規的輸入，這種弱點就是他們的毅力。我們希望，在不久之後新規能由舊規中產生出來。

他們的青年活動還在孩提着代，但牠是一種不可顯明看出的權力。

現在須關於活動的原始說幾句話；青年運動並非印度的特徵，却是全世界都示以同等的現象，青年是到處驚醒的，雖然，一處儘有一處的原始，在他們却是與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相連貫。從此牠且擴大到別的地方，現今牠是政治活動的原動力。我們的經濟運動現今是如此地不幸，以致成千的青年因此而感到疲倦。他們熱望着變動，他們是受過教育的，有些尚且進過大學的，但他們還是失業，因此而發生政治問題，在此地更慘。

在民族方面來說，那末，我們現在確比昔日更窮，更弱，更無智識，這因而而起？這裏的答語是「外人管轄」。現在我們最需要的是「自由」。有很多事是須取締的，例「自由」則否，雖然；我們目前不能將自己的問題解決，我們的教育歸為

烏有，這些都不要緊，因為，這種種的問題將來都有希望引入正軌，依此理而言，青年在最近還是努力於政治活動上。

他們的革新活動的原始是在一九〇五年，在塔加倫省——Bengalen——，這是當着政治情形的一個直接的結果，當時就成立了反抗政府的運動，青年們犧牲了他們的財產，生命，但當時仍有一部份絕望的青年為強權所征服，但大概而論，他們這次的活動是富於和平性的，他們的運動慢慢地而很穩當地蔓延至全印度，大戰以前不久，以及當大戰時，在全印度是很沈寂，一九一七年他們的運動達到了極點！

隨地發生了自由的團體，他們有各種不同的目的，但是他們工作的圍籠是社會性的，隨便有任何集會，節會，以及年市等，青年們總是能使人發見。他們在那裏努力工作，互助。若有一次突起的暴動噴起的莫大的禍災，青年們又臨到，來救人們的財產，當時有一種很危險的而喚起很多犧牲的流行病，又有青年臨到來相助！

但是，現在的印度青年活動，以大概而論，是大戰以後的結果。他們是自覺了，他們熱望着自由，他們要求獨立，他們希望用自己的眼光來觀察，考察各種事物，他們要建築自己的出路；自由，獨自生活，「飛起！出來！到世界上！」是他們的特別的刺激，牠引起了，誘惑了青年的他，但牠並非一種嗜好的生活，他們的暗語是「工作！」「不要休息！」「不要有惡劣的嗜好，因為，我們想想罷，這些不適于我們，我們須先要求「自由」，然後再去要求別的！」

青年們離開了大城市，走到遠地去，但並非為享受自然界的一切，却是要去改善村鄉，修養他們的生活，可以他們並不是漫遊之徒，他們所努力的並非是個人的利益，却是照顧國家的事情。

現在的青年們努力於教育問題——村莊的革新法——，衛生及民族康健，都在政治地位的範圍以內，他們努力於運動以及體操，他們組織了他們私有的軍隊，各處有他們自己的會所。但是，所惜的是他們缺乏指導，沒有人去引導他們的精神，他們是高速而厲害的，並不是被放棄的，却是太勇敢，過急速了！所流行的不過是種種膚淺的事！他們只有一些表面的學理和暗語，却沒有思想的深處，這就是一種危險，今天青年們是對於這種思想得到感動，明天却又將全副精神去幹別的。他們有時傾向，有時反對國家公會，他們缺乏努力於一定方向的毅力，這就是他們的短處。

印度的青年還有一種特殊的性質？他們的思想是過激的，並不顧及某事的結局，他們反對在過去中所有的一切，即使社會的風俗或宗教，在他們看來均須掃除，在此中就有危險，在進化期中的一個完全決裂是完全包有危險性的，一種和過去時代的事實的連貫是必須的，尤其是對於一個具有悠久文化的民族，過去的事實是各種事業的根基。所幸的是在日下的情形中這種突然決裂的傾向已能發

覺。我相信，青年們一定漸漸會發覺他們走錯了路，除掉了少數的弱者少年外，印度的青年運動是順利而可獲利的！

青年活動在如今已頗推進了，這是維持國家者的使命：來利用這莫大的精力，而引導他們，使他們不致走入紛亂的地域。

三、中國的新青年活動

Solon J. Young原著

這還是一件頗新的事實：青年在人類文化的演進中算一個重要的份子。幾百年來因為他們缺乏經驗而被輕視，惡待，但事實上他們仍構成了人類的促動力，我們能想一想：若我們缺乏了青年的促動力，那麼，文化的進步將成何等模樣？這種促動力並不在別處，却在青年們的精神上。歐美洲，以及亞洲的各國青年，雖然缺少悠久的運動歷史，但他們已在近年來產出很大的影響。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多年悠久的文化的國，但自從唯物論很有結果地由西方傳至東方時，中國就感覺到被逼迫，在唯心論外再創造一個唯物論的文化。在創造時青年却大佔重要地位，當然，以後將佔更重要的位置。

從政治方面觀察起來，中國青年亦會參加最近的革命，雖然這次的革命結果仍由革命軍的軍力所造成而將作用表現出來，但是，若以革命的意義的「量」的感覺上觀察起來，是真實的；青年運動根本還是中國的復興，在這種鼓勵工作中，中國得益於其青年者真不少！

再從社會以及文化方面觀察起來，青年運動的影響亦同樣地重要。各種青年「團體」以及「組織」曾經很順利地影響及全個民族。一個使中國青年運動的進化很順利的情形是：從中學校起差不多在每個學校中有一個集團——居所——，牠是如此地大，以致能容留全體學生，換句話說：從中學起青年們已能脫離家庭的惡影響而生活，因此亦能多少在他的運動上進行。

也許是可能的罷：今天的青年將是明天的領袖。我們不能做別的，只是希望着我們民族將來能日日茂盛起來，以至達到「自轄」的地位！

四、英國的青年活動？

loor Dollar 原著

有這種活動嗎？若有，那末大概就是普通人所稱的「童子軍」。這種組織是比德國的童子軍更大而且據我想來是一種更有益的運動，在其中非但有旅行，音樂，更有課程——凡是對於幼童及少年人有益的——，人們研究並且舉行考試在運動，手藝，科學，文學以及種種科目中，只要是有益的。若有人已經做過這種考試，他們能得到一種記號。所以孩童們能很容易地而且很能隨自己的便地學到很多東西，尤其是於他們及貧窮的孩子很實用的東西。

在海岸邊有很多特別的童子軍的部落，這些孩童們學習手藝，若他們的父親是一個漁翁，那末他們亦須和他們的父親一樣學習，他們學習搖櫓，張帆，游泳以及諸如此類。他們亦遊行，和德國的童子軍一樣，但是有組織的並且有一定的目標。他們隨時穿着制服，在城市內和在鄉村內一樣。

有英人，名叫 Sir William Baden-Powell，他是一個體育家，青年指導者，在他的著作「對於德國運動中童子軍系統的考慮」中發表：青年運動是由英國傳向世界各國去的。在每次的大集會中——他們稱為 Jamboree，每年舉行一次——我們就能看見童子軍們黑的白的顏色，各方向都奔向這種運動的中心點——英國——來。在這裡他們舉行一個會議及各國的集會，這種舉動，宏大的集會，我認為和開國民會議一般地有意思。因為由此各國的青年可以互相認識，雖然他們言語彼此不通。

此外，英國還有任何可看見的，可感覺的青年運動嗎？我可以說，除了童子軍外沒有別的了。但是：在外國的青年運動是以何組織成的呢？答語是：「自由！」「運動！」「一切進步不用前輩幫助的可能性！」「政治的影響！」以及「野外課程及宗教思想！」。體育及康健是青年運動的兩大原素。但是為何在英國沒有這種相似的運動？答語是：「我們已經有了這種運動」。在每個城市，每個村莊，在鄉下在海邊有無數足球，Cricket Hockey，游泳，高爾夫球戲，網球，跑冰，以及等等的會，團體各種組織。每個大商店，大工廠都有很多的運動場。

我們有不用老前輩的助力以及政治的影響而前進的可能嗎？

答語：「很久了。尤其是在大戰以後！」

雖然英國的青年並不希望有宗教的陶冶，但在青年活動中宗教還是佔要緊位置。因為：在那教的教堂內亦有很多青年的團體以及住所，這是青年活動的教會團體——青年會——。當我們談及青年活動時，我們亦須提及「女孩運動」，在英國，女孩運動的組織與各國一樣大，並且還更大。女孩們亦練習體育，她們有康健，她們喜歡野外課程，以及一切男子們所有的。

五、俄國青年的遊行及旅行

Marie Boyno 原著

世界各國的青年都喜歡遊歷，所以俄國青年對於遊歷的需要亦頗大。但他們的境況與德國的大不相同。俄國的境地是這樣廣大，以致人們若欲步行全國——週常須需時數年之久，兩個被居住的地方的距離常是幾基羅米突——Kilometer——長，所以步行旅行是費時的，無趣味的，而且易於疲倦的。

再者俄國有很多氣候帶——Klimatische Gurtel——，從北極帶起到半熱帶，好像在高加索 Kaukasus 土而基司坦 Turkestan 以及 Kamtschatka 以後及很有趣味的動植物界，有很多地方，現在還住着未開化的民族。青年們很願意去認識這些荒鄉，因為他們為城市所困，所以很誠意地慾望着到新鮮的空氣裡去徘徊着。但是：雖然火車的價目比較歐洲的稍見便宜，但因距離太長，而對於他們——學生們——的旅行還嫌太貴。國家因此來幫助他們，在春天，每星期總有一天是稱為「遊歷日」。當暑假時，若青年們不能和他們的長輩過旅行的生活，他們就消磨在學校所設立的鄉間居所內，那裏他們能得到平常需要的物件。這種「學校所設立的鄉間居所」在 Leningrad Moskau 以及許多大城市的週圍有很多。此外，在

俄國和暖的平原上亦有很多所謂「先鋒地」者——在 Krim 的 Artik 處有一個很著名的「先鋒地」，數百孩童在海岸的篷帳內住着。

還有許多休養處給一般康健而倦勞的大學生們，他們在那裏能得到一月中的休息及備用物品，所以在 Krim, Stalაკლავა 城處差不多有一千多大學生在那裏過夏日休養生息。學生們由各城市集合攏來，他們的旅費由國家供給。每個大學生在每次寒假或暑假必有二次能得到來回旅行火車減價票的機會——從 50% 至 100%——，所以他們常找一個新地方去參觀，尤其喜歡俄國各個荒僻的地方，乘此機會而走許多迂路，所以他們很可以乘學生時代的機會到各處去參觀，而能漸漸認識全國的地方。

俄國的邊境在夏日需要很多聰明的「時節工人」，所以若有欲作此工作的大學生，亦能得到車費之減價證，在去年夏日國民代表會爲了這些大學生給予六萬之減費。在俄國亦有一個蘇維埃娛樂旅行聯邦。牠是依舊時主張而提倡一種賤價的娛樂旅行。學生每每參加這個娛樂旅行團，因爲他們在此可以利用通常的減費而只須付他們的食費及特別費。

在這裏我可以描寫一個這樣的旅行，是在一座學校裏的工作女候補員在去年夏日所舉行的：起初我們乘火車從 Leningrad 過 Tomsk 到 Barnaul，從 Barnaul 開始我的騎馬旅行過阿爾泰山，需時十七天，然後再乘木筏及汽船經過 Jenissei 一直下去到火車站，從那邊我們向東進行到海參威，在那裏我們入了一個生物院工作一天而作了多次的短距離旅行，然後搭郵車回到 Leningrad，需時十五天。這次完全的旅行需時三月。譬如還有別一種旅行：一個體育會的會員，他是一個高加索人，曾經創造了一個徒步旅行的記錄，他從 Lotsche 沿着黑海開始走去，經過 Krim 到 Sewostopol 然後沿 Meridian 到 Murmausk，然後再越過 Archangelsk 到海參威。這次的旅行費時三年。

所有的遊歷者都可以在村莊學校內免費宿夜，好像在德國，現在已有二千二百家青年旅館，但還嫌太少，如此說來，俄國至少須有一百萬家青年旅館了，但是雖然俄國的旅行不如此舒適，便利，但是，由此更顯出牠的天真，有趣，更引起青年們的勇氣而且很是富有教義的。

——完——

斷 章 取 義 頑 石

“盡你自己所能爲自己打算罷，不要受治於人，要爲自己所有，人生的滋味就全在這裏了。頂有價值的事便是過合理的生活不作自己的情感的奴隸。隨波逐浪，那是頂不好的辦法。”——屠格涅夫初戀。

“我們具有的一種美德，是我們口裏所罕言的，但是我們所缺少的美德，却是我們的口裏不住的提及的”——雷心彌娜對巴倫赫爾德。

“凡見了美的東西，無論是什麼東西，倘起了一種要歸於自己，奪自別人的心情，這心情，便已經不純粹了。這時的愛美的心情，已經是從渾濁的源頭裏湧出來的了。”——愛羅先珂童話集。

“啊，假使人只這般地在書齋，
每逢年時歲節纔偶爾出外，
對於世界只是從老光鏡的道暗，
怎能用言語來指導世界？”——哥德浮士德。

“使我不高興的無過於人與人相傾軋，尤其是青年人在人生之花期中可以享受一切歡樂的時候，彼此用些無聊的事情來把這僅少的好時辰消耗，及到後來纔曉得無可補救時，已經晚了……脾氣不好完全同懶惰是一樣的，因為他就是懶惰的一種。我們的性質容易偏起去，但是我們若有力氣只消制服得一下時，事情便會容易做起，我們在勤勞之中得尋出真的滿足……脾氣不好不是一種對於我們自己沒有價值的內心的不快，不是一種對於自己的不滿意嗎？這種不滿意是常常和一種由於無謂的虛榮心所激發的嫉妬心相連接的。”——哥德少年維特之煩惱。

“思想是和金錢相反的，愈用出去，內容就愈豐饒，如果不發表，源泉便涸竭了”……“人是活物，正因為是活着的，所以便不完全，有缺陷。人類所做的事，無暇的事是沒有的。倘使沒有缺陷，人生固然是太平無事了，但同時也就再沒有興味，再沒有生活的功效了罷！……便是戀愛也正在相思和下淚的中途有意味，一到稱爲結婚這一個處所，則沒有人至於說這已經是戀愛的墳墓了。”屠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

“須記得，不受生命之騙的，祇有不想着生命的，並且不要求生命，而接受牠那些賤物的人。”屠格涅夫尺素書。

“能喘着悶着，倒了再起走窮了再拓出新路，向着向上之途走的纔是真的強者，真的達人。”屠川白村近代的戀愛觀。

“道德是兩個虛數相乘所得的實數。即：一個是‘應該如此做’別一個是‘情願如此做’……”衛斯金春醒。

一個作文的經驗 何奇

下面是我在不能作文而又非作文不可的時候，所得來的一個平凡而膚淺的經驗：

作文的目的大抵是想表現作者的意見，這意見就是文章的成分。換句話說：作文的第一步是發見，第二步是表現。因而我們必須先有題目，有了題目，便可劃定發見思想的範圍，尋找意見，發見意見。其次是思索如何把自己的思想——意見——表現出來。這裏所包含的事頗爲複雜，有所謂佈局，用字等等，詳

程的情形必須請教於作文的人。作文的整個過程或許并不如我所說那麼簡單，我所經驗過的（即我所要談的）只是“在發見思想時有得即錄”這一點。

這裏又須先表明我所談的“文”是只指——大膽點說吧——文學上的作品而言，并非指科學上的文章。文學是表現人的情感而非以傳授一種知識給人爲目的的，科學則是理智的研究。因此作科學上的文章是較爲不易發生問題，因爲從理智考慮所得的結果往往是固定的；只要人發見了它，它便一絲不走樣的存在人腦中如幾何學上“凡三角形中，兩邊之和必大於他邊。”如果我們苦思發見了這條公式之後，只消如上一說，毫不費力地便把所發現的事情完全表現了出來。至於作文學上的作品則較爲不是如此簡單。

發見情感，要有緊張的，熱烈的情緒。昔人謂：好文章常在“枕上”“馬上”“廁上”作出來。這個正說得不錯。在“枕上”或在“廁上”我們每易作遐想，這種遐想是一個引起別個，一個聯想起別個。在“馬上”——大概是離別之時或馳聘得意之時吧。每逢這些時候人的情感往往非常緊張，而好文章——尤其是詩——也就出現了，魯迅說：“人感到乾淨，便無創作。”可知在好的文學作品中，那些從心坎裏流出來的熱烈的情緒是必需的。

但是這些熱烈而緊張的情緒往往是瞬息千變的，是難以捉摸的、是稍縱即逝的，每每纔上心頭，隨即又消失得無影無踪，再轉思時已不可復得。所以把牠捉住而把牠照樣的表現出來是一格喫力的事。故此我們每有觸及就該立即寫下來，要把由要作的題目思索所發現的情感一絲一毫的把捉着而不讓牠逝去。至於後來如何構成，全文如何表現得恰當，這是另一問題了。

Shelley說過：他逢詩興來了的時候，便跑到書桌旁邊，就斜橫的紙，連擺正牠的時候也沒有，急忙從頭至尾矗立着便寫下去。這就是要把他的剎那間的感覺把捉住，所以不耐久等“連擺正牠的時候都沒有”雖說是作詩如此，而作其他抒情文章又何莫不應如是？

小泉八雲說：“……題目擇定，我先不去運思，因爲恐怕易生厭倦，我作文只是整理筆記，我不管屢次，把最得意的一部份先急忙地信筆寫下，寫好了，便把稿子丟開，去做其他較適意的工作；到第二天，我再把昨天所寫的稿子讀一遍仔細改過，再從頭到尾磨滑一遍，在磨滑中，新的意思自然源源而來，錯誤也呈現了，改正了。於是我又把他擱起，再過一天我又修改第三遍。這一次是最重要的結果，總比原稿大有進步，可是還不能說完善。我再拿一片乾淨紙作最後的磨滑，有時須磨兩遍，經過這四五次修改以後，全篇的意思自然各歸其所，而風格也就改定妥貼了。”這種鄭重的作文法子自可爲我們的效法。但我以爲最重要的還是他的“我不管屢次，把最得意的一部份先急忙地信筆寫下”這一著。

并且，我們程度不深的人，作起文章來，有時固不免自鳴得意，但別的時候往往再讀幾遍之後常會覺得此文毫無可取，甚至有時自己會漸愧欲死。文章本身

或許是好的，但這時主觀變換也會覺得不好。這樣，如果文章已寫了出來，還可以慢慢平心靜氣修改增刪一下，使他生色一點。但若這是一張腹稿，那就糟了。我們每每心中運思，已成了一篇文章，忽然——如上所說——稍一轉念，又覺得他不好，於是歸案之念把他整篇逐去腦外。到後來再靜思，想推敲一下，但此時情感已變換，或許竟會無從想起。回憶也回憶不出來，那就白白把一篇文章——姑不論其好醜——糟塌了。如果使用上述那個法子，我想，其結果是最少可以把利那間的感覺捉住，給他留下足跡到後慢慢修改，成爲一篇較好的文章的罷！

一 剎那間的感想 希 卿

親戚朋友們對你都是好的嗎？不見得。都不好嗎？那也未必。總之你不曾富貴，不知他們的好處。你不是貧賤，也不知道他們的壞處。

饑 餓 Prof. Dr. A. Puetter 原著
張庭桂譯

飽腹時的飢餓。格林蘭島探險家考嚇和萬格勒二人對於飢餓的
幻想——天性是最好的教師——空氣餓和食物餓——以口味爲食
物一方面的調節器

感覺是人力所不能描寫的，只有誰經歷過牠，方才了解，牠是怎麼樣的。但是，這種特殊的飢餓感覺，因爲飢餓而曉得吃東西，這是人人至少在稍微有些口渴時也能夠認識的，所以不難使人明白——怎樣才會發生飢餓感覺呢？

普通的觀念以爲飢餓是胃裏空的緣故。簡單的觀察告訴我們，這個解釋是不對的；早餐後二三點鐘，胃裏早已經空虛了，但是實際上，總要再遲一點，才會發生飢餓感覺，或者在早晨剛醒時，雖然幾點鐘前胃裏已經是空了，但是平常一點也覺不到餓，直要到半點或一點鐘後才會覺得。這樣看來，胃裏儘可以空而不致於餓。反之，胃裏充滿了食物時，人有時也會餓。此證我們試驗，當餓的時候，用一種不能消化的食料去欺騙胃——像晶石粥之類，這樣，人雖然可以把空虛的感覺在胃的地方驅逐去，但是餓仍舊留在。患病的人，比如幽門狹小，或者從胃裏排泄到腹裏受阻的人，常是覺得餓，雖然他們的胃貯滿了滋養料極豐富的食物。飢餓痛僅僅是飢餓的一種極不正常的附屬現象，牠與原來的飢餓感覺並沒有多大關係——飢餓感覺是與胃內的作用沒有關係的，這可以極顯著的在觀察那些人時看出，這些人的胃是完全被取出，或者將一部份去掉，他們也會餓。

下面的試驗指示出一條路，從這條路可以曉得真真的飢餓感覺的原因。倘使我們給一個人，他是飢餓的，並且他的飢餓是用不能消化的東西（晶石粥）所不能克服的，用一點滋養瀉湯，或者用葡萄糖汁給他注射到皮膚裏去，那末，飢餓

就停止了；滿湯所含的滋養質，或者從皮膚裏射進來的滋養質，到了血裏，並且立刻把一部份在血裏消散之後，於是就治好了飢餓。所以我們能夠說：「假使一個人的血裏所含的滋養料太少了，那個人就會覺得餓。」

但是，我們怎樣才能曉得缺少滋養料呢？上文還是沒有回答出這個問題。

關於所謂空氣飢餓的發端的經驗引導我們再進一層。我們曉得，一經過多的碳酸，或者過量的，當肌肉工作時所發生的乳酸，在血中集合起來，就成就了空氣飢餓——呼吸困難。血的混合質的變化——變壞——影響到許多延長髓裏的神經細胞；這些神經細胞是狀在腦髓與脊髓之間，牠們是神經系的最要部份。血變得愈衰壞，則所謂呼吸中心的神經細胞所授的刺戟亦更其利害。這種刺戟利用強烈的呼吸困難，使得身體方面起一種感覺，我們覺得輕微些是空氣不足，利益些是呼吸困難——空氣飢餓。

我們必須設想到，與此完同相合的，飢餓感覺起源的經過。我們把那種與神經細胞的刺戟符合的感覺，輕些些叫做胃口，利益些些叫做飢餓。飢餓和胃田驅迫人去找尋食物，容納食物，牠們是原動感覺，這種感覺用天然的威權來強迫，在牠的威勢之下去想和處置。人在做重要的工作，深思，快樂之際，或者可以忘記了微細的飢餓，但是，較久的，利害的飢餓征服人，限制他的思想範圍，將他所有思想完全集中於食物。描寫在旅行極地者的靈魂裏的飢餓的作用，特別使人感動——如同狄克萊頓在往探險南極途中所受的，同樣像考曠和萬格勒二人橫穿格林蘭島時所得到的。那時的飢餓可以分為二個時期。第一時期是這樣區別出來的，人們思想總是從事於吃。在幕帳裏只談關於吃的話，並且互相極鄭重的爭論各國廚房的優點和缺點，前進時，雖然人人把想念拋去了，但是還幻想到吃。映在腦海裏的，關於意中食物的印像是這樣的強有力，以致使人不能逃避的去幻想到食物。「我們必須用將要更疲倦的雙足，去徒步行走的那些高山的美麗；冰山的莊嚴，都在我們的眼前一現，就一點也不發生感情的無影無踪的過去了。倘使人在飢餓時，就會變成野蠻的動物。」狄克萊頓這樣訴苦。

第二時期是肉體同精神的衰弱。永遠覺得疲倦，沒有同情心，是這個時期的記號。考曠把他的境遇形容得極其詳細而適當：「我們從前都嘗過的嘔，現在對於我們是無所不可。我們也不再踐到牠——我們能夠避免牠的時候，就不提及牠——並且愚笨的幻想亦消滅了。我試驗過，把我的想念集中於故鄉，老家和一切我所認為值得想念的，但是沒有成功。想念脫壞了我，逃得無影無踪。」

那些南北極探險家所觀察到的飢餓情形，剛巧也替全民衆表演了。歐戰，時德國人民靈魂上所感受的，為飢餓所困的印象，完全同飢餓的探險旅行家所描寫的相符合。

照俾郎的生理學說起來，久饑之後發生的最後現象，比較來得少一點，這種現象是疾病的豫兆，牠驅迫人去找尋食物，牠成就了一個極完美的成績，就是指

示人，已經是吃飽了，或者還吃得太少。人雖然每年要收納大約比他的體重重十一倍的食物，但是，一個強健而正在生長的人的體重，只在一個極狹小的範圍內變更，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驚愕的實事。這個規定的，令人驚訝的，必需品的納受數，實在是極精確，不過少亦並不過多。喫得太少了，故然要覺得飢餓和有食慾，但是，過量的多，亦會引起飽食和嘔吐。總有一次，吃得過飽的大肚子自己也會曉得，應當保護身體，不可以喫得太多。

需要多少食物？這是由各方面的環境——肌肉的工作而定。每個肌肉工作發生養化滋養品的作用，工作得愈多，則在血裏旋轉的滋養品亦消耗得愈快。靠神經細胞的刺激，而傳達到延長髓裏的飢餓消息，亦因之早些，而且需索補充。不僅食物的數目，為血液對於神經細胞的影響所處分。人倘使對於一定的食物有口味，那末嗜好就完成了牠的工作。常喫幾樣東西的時候，會發生一種願望，想吃別種新鮮的食物，這種願望漸漸的增加，當吃厭了那幾種過多的食物而欲嘔吐的時候，就會擴大到慾食。關於這方面，那些南北極探險家亦有報告，生計困難的時候，飢餓剛巧又需要食物，但是只能獲得少量的食物，因為遠行只能帶極少的食物，或者，一部分還在半路上遺失了。植物食物缺少蘇打鹽，反之，倒含着相當多的加里鹽。食之會引起食鹽飢餓；喫過多的肉類食物，是不會發生這種食鹽飢餓的。這可以用觀察未開化的民族所得的去證明——一方面是農夫，另一方面是獵人，諸如此類，喫植物的動物有食鹽飢餓(山羊，羚羊，)肉食獸沒有。

我們既然可辨到，勸人犧牲自己的意見，脫離周圍的關係去行動，那末，我們也可以勸人適應天然，比較空談身體的康健來得有益些。

人類的振翼飛行是否可能？

原著：Zivil-Ing. Hans H. Schramm 吳之鳳譯

對於這個問題應當先問：「人類的振翅飛行是否需要？」因為一切事情都由需要而後有發展。所以妥貼些，還是從這個觀點出發去觀察振翅飛行的問題。那末，事實上是否值得在這一向輕視的問題中，從事研究，以希望得着些有把握的經濟的結果，便可以從此解決了。

現在既談到戰務空氣的話，而又以為現代飛機的能力，已經達到極頂，再沒有改進的可能，那末，這種主張是不絕對的，不過相對的罷了，因為無論新式飛機再怎樣的完備，無論那些勇猛的駕駛人，在這種飛機上所得效果再怎樣的可驚，但是事實上却不能否認：這種紙鳶式的飛行，自從發明到現在，原則上實不會有多大的更改，不過把關於這種飛行的方法改良一下；把發動機——飛機的靈魂——在行動時研究得更可靠一點，建築的材料也改換用別的質料罷了。現在以金屬代替那的木料和麻布。這種金屬的翅翼和軀殼是非但堅固，而且在氣力學上

有很好的效率。現代飛機的絕對體積 都逐漸增加，於是飛行時可以裝載很大的重量；空中的運輸，如裝載許多的乘客和大量貨物，都靠那穩妥的發動機，而獲得比較可靠的安全，不過現代的紙鳶式的飛機，雖然是這樣完備，但是要提起管轄空中的話，那却還談不到，必使人類飛行的能力足夠和禽類，並駕齊驅，那才算得到管轄空中。因為只有飛禽能應有儘有的利用空氣；他們才是真正的飛行者，而現代的人類，却好像已經退化為空中的「航行者」哩！

循大交通的立點看去，非有幾千馬力的大飛機，不能飛越大洋，暢行國際。這個可以把鐵道來作個比較，鐵道這個東西，只有資本雄厚的團體能創辦，但是每人只需出相當的代價。也可享受牠的優點，雖然如此，鐵道却也不能以其大力量的機器獨攬地面上的交通。而地面上的交通勢力還在那小力量的汽車和自由車的掌握之中；所以倘使要講到掌握空中，便必須先製造一種空中自由車，不需要特別的升降場所，在一個小小的地方，便可自由升降的。

我們當然應當承認，現代的工業，離開這種理想的飛行狀態，遠遠遠得很，倘要把紙鳶式的飛機來達到目的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滑飛狀態，必需要有一段開始的滑程，如若開始的滑程短些，那末，發動機即需增加馬力，於是機身的價值既貴，工作效率又太不經濟。（例如：獵飛機），倘使發動機力量減小，那末，開始的滑程，就要比較的長。那二十四馬力以下的小飛機，本來可以供大眾使用的，因為牠總要一個較大的升降場所，故這種飛機的推廣途徑，便也因此而被塞斷了。氣力學上的巧妙方法，差不多用盡了，而這種事上的困難 還要等待牠來徐圖改造哩！不過因為地球上最理想的交通途徑；唯一的就是在空中，所以民衆通用的飛機，也必有一天會實現的，這種飛機恐怕就是振翅飛機了。

因此我們想應用清晰易解的方法來說明，那造振翅飛機的基礎。對於這個問題，却不得不把行動物的飛行技術，來簡單地觀察一下，在我們地球上繁殖的生物，要算有翅動物類的種數最富，而數量亦最繁了，當然在數量上尤其是小些的昆蟲佔重要的地位，而有羽的鳥類到底要退後一步，但是只要把這各種各類的飛行技術稍稍觀察一下，便有種種不同的飛行器官和全體組織，擁現在我們的面前。形狀之各別，種類之繁複，真可使人頭暈，而實際上，只要是你想像得到的翅形和飛行狀態，在這個有翅動物的世界中，便再沒有碰不着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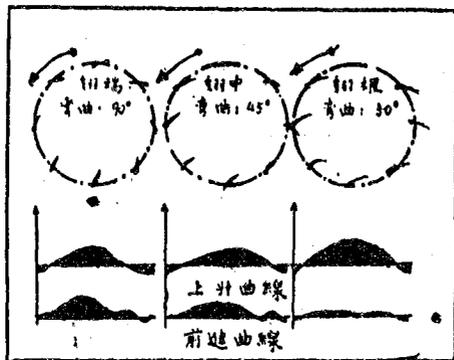
雖然是如此的複雜，却可分為兩大部份：「硬翅類」和「軟摺翅類」硬翅類是多半是昆蟲，如：蒼蠅，蜻蜓，蝗蟲和蝴蝶等。軟摺翅類，例如：飛行的甲蟲，鳥類和蝙蝠之類；而對於研究振翅飛行最好的模範就是「硬翅類」，尤其是蜻蜓，而在軟摺翅類中，便要數到蝙蝠。

這點初看時，總覺得不十分明瞭；但是應該注意這種動物的飛行器械，確是不難詳細考察其微細的組織的，所以不如組織艱難的鳥翼那樣容易引起誤斷，蜻蜓和蝙蝠的翅翼的性質所以值得給我們注意，因為牠非常簡單，蜻蜓的翼翅是火

而無關節的葉片，又無穹隆，關節和羽毛。而蝙蝠的翅翼更簡單了，不過是一張完全不通空氣的皮布罷了！工藝上的做製是很有困難的，並且這種動物，能夠用這種簡單的飛器具，在空中很伶俐的疾馳幾小時之久，就在那大些的種類，像非洲大蝙蝠。也是一樣，當然我們必須知道牠有牠的專門本領，所以假使我們能照樣振動兩張相當類似的翅翼，我們當然也可以和他們一起飛行了。

但是動作的狀態，能夠使觀察者完全認的。再沒有像飛行動物的振翅動作那樣很的了，各個觀察自然家，都以爲飛鳥的翅翼是上下動作的。但是以最近很精密的考研，精照相的方法來確定，這都因爲光的差誤，所有一切的飛禽都俯一圓狀線而振動牠們的翅翼，並因在這種動作時候才能發生飛行的狀態，故所有的翅翼，都應該有大部分相同的構造，關於這一點可在下面說明。

凡一個翅翼，都有一堅硬的前稜——即進入稜，和一條凸銳而很有彈性的後稜，這種構造，在蟲翼是由翼形的一種定式的變化而形成的，這種變化在各種昆蟲，大都相類。在鳥類和蝙蝠，則翅骨和翅皮，構成上述兩部。其次，我們可識別每個翅翼的前進器和做身器。翼的前半部，用來前進。而近身的半段，即是做身的面積，所以翅翼的近身處總較低，並且不如翼端的富於彈性。在附加的圖表中，可以很清晰的看出，在翅翼振動時空氣力的作用(圖一)。



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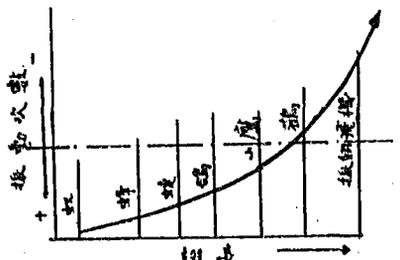
所以上升和前進的發生，都由於一個很簡單而機械式的翅動方式；不過這種動作，即使已經可以達到自由飛行的程度了，而此外還有空氣的一種特性，却也是非常重要，非常有關係，而又恰好是利於飛行的一個條件加入在裏面；什麼特性呢？即是空氣可以被引而生振動的這個特性。這種被翼引起的空氣波動，恰好像一個能力貯蓄器，他能把飛禽于

不知不覺中過分耗費的氣力貯蓄起來，而又能於急需時還給飛禽，這種現象。就是由於每個波動運動，都能保持他準確的周長，直到波動消滅時爲止的那個特性而生的效果。所以疲乏了的禽類，只能在一種和他原來所激起的氣波，完全相合的節拍中，鼓動他的雙翼，而每個擾亂的動作，却消耗費多量的力氣，因爲其振被中斷了。

空氣的振動，却又是是在飛禽界中，各種翼動次數不同的根本原因，動物的絕

對體積越小，則翅翼振動的次數越增，例如：蚊蟲每秒鐘振翅將近四百次，而較大的蜜蜂却大約二百次，麻雀鼓翅約十次，鴿子只有二次半，小鷹只搖一次，然鴿為於一分鐘內，振翅僅五十次，却能安安穩穩地飛過大陸和海洋，故禽愈大，翅的振動數則少，但是飛得愈快。這不是分明因為翅翼所生的氣波的長短的緣故嗎？例如：鴿為在風靜之時，所生一氣浪之長。擴張到三十八公尺，而蚊蟲所生的氣波，僅僅幾個公厘。

第二圖



要把這種關係，總括地用一種曲線表示出來，那末，我們所得到的很為準確的結果，便是一條拋物線狀曲線(圖二)，因為這曲線的規則性一定，還可以引伸到飛行動物的體段所及的範圍以外。這是無理由可以懷疑的，由此我們可以得一個工業上緊要的事實——藉翼之放大，可以減少振動的次數和增加飛行的速率，那末，這種原理都解決了，其餘不過是設計的事情了。

不過振翅飛行的主要障礙，始終不曾脫離這一點。在已知的構造裏面：或是翅翼的行動不對。或則是牠不充分地調節如意，或者翅翼的形式，本來就不妥貼。當然，想用人氣力來飛行，便在振翅飛行這方面，一定是沒有效果的。

的確不能否認，一個振翅飛機的設計，在牠那駕駛器具的構造上，是有相當的複雜性的，因為牠需要彈性的葉片，而這葉片又要作一種特異的旋轉運動，專因資料問題 振翅飛行也只好造單乘機，最多造成雙乘機，過此，便在機翼的韌性上，發生困難了。而單乘機却沒有工藝上和設計上的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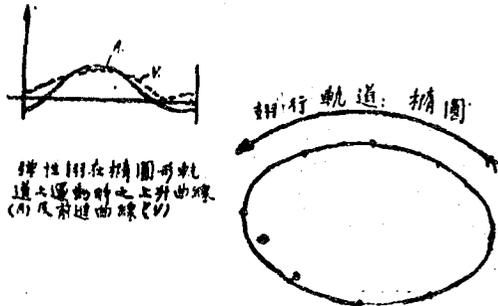


第三圖

對於這種振翅飛機的機翼，還有幾句話說；按照許多模型的試驗，直試到六公尺的展開度的，已經確定：性質最好的就是第三圖中繪的翅翼，剛性較遲而較低，較厚的機身面，約及全長的三分之一。然後便是富於彈性的推進部份，漸薄而漸韌，漸和的接上去。所以全翅之上無一關節，也無彈簧式的閘類，翅面普通均用麻布蒙上，而塗

以油漆。這種翅翼的上升曲線，和前進曲線，都表明於第四圖。把牠裝置在飛機的身旁，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艱難，一個完全橡皮製的關鍵，即可使各種動作有寬餘的地位。並且行動非常穩妥，比較難構造的，就是要把發動機的純粹圓形的迴轉，變到橢圓路線或圓周路線上去。但這個也不能算是很繁雜。

第四圖



振翅飛機比那紙鳶式的飛機有幾種重要的優點，與較小的飛機較更易顯出，雖是兩種飛機的飛行狀態，都應用同一的原則，即以前進而助上升，但是振翅飛機的優勝，即是在很小速率時，能以其自動的翅翼生出很大的上浮力，故離地前的滑程，

只需幾公尺，而紙鳶式的飛機的螺旋推進運動，只有唯一的一個最適宜狀態，這是靠着飛機的固有速率和發動機的轉數而定的。這種最高效率，只能在通常飛行時達到。而在上升的時候，推進器的效率却很差，即在超過或不及，那最適宜的轉數的時候，也是一樣。況且小而速轉的螺旋推進器，根本就不經濟，因為牠能引起旋渦和回退的現象。

振翅飛機的翅翼，則運動得比較慢，但是以牠的大面積，依傍着空氣的振動而振動，翅的外端即是前進機，內端即做身面，翅翼或在純圓的路線上，或在微扁或更扁的橢圓路線上轉運，而前進力或上升力，便可隨着增減。又因為機身和前進的器械，都在一個面上，所以總共的阻力比較紙鳶式的飛機，也少得可觀。

末了，對於振翅飛機能力的需要尚有些話說：根據其振翅翼的效率，而去精密地計算出來。那末每具單產飛機，只要用五匹馬力的發動機，以這種能力却可達到每小時八十五至九十公里的速率和每小時六百公尺的升高度。這種力量，對於一個飛機，完全敷足。超過一切機器自由車，並且雙倍的有價值，因為牠能於空中沿直線飛走。

振翅飛機在現代不是不可能的構想了。照如是有希望的事業，而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却比較如鳥少，根本太可惜了。工業主要問題，並不是專改良已有的機械，却還有構想方面的新建設。凡人免不了常時研究幻想的難題，但是常常也能由此找到一個異常簡單的解答。大部份的科學，現在仍以振翅飛機為許多不可能的問題中的一個，所以這種理想中的振翅飛行，在工業上究竟應該怎樣發展起來，才能符合全人類之期望，而成為大眾可用的空中交通工具，這方面若能有點線索可結。那自然更是可喜可賀的事情了。

一個人的胚胎多少大？ W. Graber 著 徐積宇譯

凡有性生殖的動物發育的出發點是卵，就是具有外膜的胚胎細胞。這胚胎在低等進化階級的脊椎動物中是有很多的貯藏素圍繞着，有許多也有硬殼同爬行動物的，鳥類的和其他的一樣。在普通言語中說的那是一種特別形式的動物卵，這卵是由貯藏素構成牠特別的容積。高等動物種族的缺乏貯藏素的卵——哺乳動物的和人的——是極小的。

牠的大小的次序是在無窮小的電子和無限的廣大的宇宙間，我們既不能設想一個電子又不能想像一個照着愛因斯坦不拘無窮大規定的宇宙，那麼我們就擇一個較近的比較。我們把一把沙放在黑色紙上展開，去找最小的沙拉，那麼人卵就差不多一樣了。所以人卵比大多多的哺乳動物的大，比鼠和鼯鼠的大兩倍，也比馬的牛的大。

這微小的哺乳動物的卵是很久沒有被發現，這本來是不足奇的。一百年前在德國研究的生物學家貝爾——俄人——發現了，他是第一個能報告關於哺乳動物卵的大小和卵的所在地——卵巢；他也就在哺乳動物和人類的進化學中造了一個新紀元。

這百年以來哺乳動物的問題，尤其是家兔的問題是正在熱心的研究，很多的研究者把鼠，猴，狗貓和其他的動物當着生物學的材料。現在照研究的結果我們可以知道六種動物在卵受精後的幾天中的生長。在教育影片中也有，如家兔的卵在最初五天生長期中的演進，關於人類胚胎的生長我們是連一點也不知道，但是希望在明年可以填滿這缺點。

照上面說的，雖然哺乳動物算是現在所有最大的動物，可是哺乳動物的卵是脊椎動物中最小的。卵的大小是有關於貯藏素的量，這是母獸給她後裔的。現在最大的鳥卵——鸵鳥的，在牠大的那殼裏含着給她幼獸大約一磅的食料。有一種沙魚的卵，牠的直徑是二百公厘多些，貯藏素是恰恰充滿了。蛇類，蟻類和蛙等的卵含有蛋黃和蛋白，為着要把他們的胎兒養活，預備胎兒在新環境中生存競爭的。

哺乳動物的胎兒就是卵，在未變成胎兒以前是沒有食料的貯蓄。他們應該另外設法，變成了真正的寄生者。當卵經了受精變成了胎兒，牠就潛伏在母獸的體內，靠着母獸的體液生活，牠得到血管系，這也是靠着母獸的血管而生長的。營養素和排洩物是不絕的交換，胎兒在母體內生長着——直至分娩的那利時。

在這普通的規律中還有幾個例外。最初用貯蓄素生活的胎兒生長成一個寄生的胎兒是進化階段的過渡和說明進化階段是連接的。例如澳大利亞洲罕奇的那種動物——鴨嘴獸，食蟻刺蝟——澳大利亞洲的食蟻獸。這些哺乳動物給他們的胎兒很足夠的食料貯蓄，他們也生卵和鳥類鱉類及別的脊椎動物一樣。鴨嘴獸在巢內孵卵，但澳大利亞洲的食蟻獸是先生卵在下半身的腹囊內。當幼獸離了卵，就在母獸身上尋找乳腺，乳腺受了很靈敏的動作發生了刺戟，他就吮盡了滴下的乳

汁。吸乳這動物是不能的；這動物並沒有乳房，可是仍算是哺乳動物，這是哺乳動物進化階段最低的。

較高一級的動物是有袋獸，有袋獸是澳大利亞洲特有的動物。例外的是美洲本地的有袋鼠——Opossum。有袋獸是沒有產卵期，他們的卵是同哺乳動物一樣大小，尚有少量的蛋白和皮樣的外殼，這卵漸漸的大起來，一萬五千個有袋鼠的卵才能充滿一個指套。牠的卵是透視的，在顯微鏡下像肥皂泡或玻璃珠一樣。

有袋鼠的胎兒在母體內是不久的，他是沒有學會寄生。十二或十三日後幼獸就出世。他們是很小的，二十個才能裝滿一茶匙。爲着他們的生存，母獸天然有一個孵囊，裏面有乳頭。幼獸在此可以找到食料保護和溫暖，一直到他們睜開眼睛爲止。等他們自己能獨立生存競爭時，這生長也停止了。再高一等的是家兔，他的卵是沒有皮殼，但有較多的貯蓄物——蛋白。在進化歷史上他同有袋獸是同時代的。

其餘哺乳動物的卵——人類的也算入——失去食料的貯蓄，並且是獨一的小的球形原形質，外部是和獸類的卵很少分別。例如有袋獸的卵含有脂肪，狗的卵是不透視的，鼠和鼯鼠的卵是透視的。在各個種族間的基本分別是無疑了。這種分別還不能用在規定的方法去發現。可能的是鼯鼠卵和鯨卵的分別，原來鼯鼠卵和鯨卵的分別是同發育完全的鼯鼠和鯨一樣；這分別斷不是在大小中去找的，因爲鯨卵和鼯鼠卵是差不多大的。

卵雖很小，可是仍是他們雙親所有遺留的特性的所有者。假若拿黑色家兔的卵放在一個白色的母體中，他的後裔也是黑色的。要長成一個發育完全的動物的複雜機關，且具有特別徵象，那麼這特性是有關於卵的。含有可能的自動的分子，這是具有能把所有的特性的徵象無窮的蕃殖下去；這些是從雙親祖父母及祖宗遺傳下來的：種族的特標，皮膚的顏色，頭髮和眼睛的顏色，形態，身體的組織，天性，特性和精神的才能。這許多徵象不是在卵中就有了，却在自已重復的自動的分子的核中，這含有血統的，這是在受精的片刻規定了將生長的動物具有的特性。

從卵而發育的個體在自然界中是最不可思議的現象，單細胞樣的高等動物進化歷史也是特殊的在這種變化中。

人身上的彭氏病

原著：Prof. Dr. Wilhelm Stepp.

印均田同譯
壽起恩

五十餘年以來，在馬爾太地方，發現了一種病症，很像寒熱，他們就把牠叫

做馬爾太寒熱。這病在前世紀末葉引起了英國軍醫們的注意，因為那時有一大部份英國兵受了這種病的影響，以致有數月之久不能工作。這病的原因，在一千八百八十七年被 Bruce 發現。病菌的形狀很像極小的棒子。因此他就叫牠做 (Bacterium melitensis)。如果我們吃了有病的馬爾太羊奶，就有發生這種病的可能。但是有這一種寄生動物的羊，牠自己的身體反而康健。自從 Bauce 發明了之後九年繼有一個丹麥的細菌學者 B. Bang 確定了這一個細菌，這種細菌能夠造成未滿月的小牛傳染病。但是這個細菌，像 Evans 在二十二年以後所證明的——都是指示着前面所說的 (Bacterium melitensis) 一個極大的相似形。雖然對於這個寄生動物傳染人們的問題看起來，很像容易審查。但是直到一九二四年方才能把牠確定，這個病症是由 Bang 微生物傳染到人們身上來的。這種診斷在根本上對於 Bang 細菌的栽培是可以這樣證明的——就是在病人的白裏有一種絕大的粘性力。一種對於傳染病的較近研究法——如果我們同一個病獸接觸一下，就可以把這病傳染到身上來。例如擠奶者，醫生及小產病獸的看護者都可以傳染到這種病。甚至於吃病獸的生乳或乳脂也可以被這些細菌在腸胃管上咬開了一條路，鑽到全身去。

這種病狀是在種種情形之下可以看出。因為他是一種有延長性的寒熱——先輕而後重——這種寒熱有時對於病人的普通狀態是大有妨害的，而且體重亦因之而增加。如果同溫度比較，脈的跳動是絕對慢的。若把牠的白血球診察一下，那末就可以看出來，牠的白血球是減少了，而且結核的細胞也減少得很利害。一種很利害的脾腫脹和肝腫亦因此而發生。但是這事實也能這樣說「牠有發生肝臟病的可能性」。但是帶九種腫和含腫疹也能發生，而且這種病極為流行。如果有孕的婦女飲了這種乳，就會發生一病種，牠就是普通人所謂的「小產」決定的診斷牠一下，牠不過是一種黏性的反應作用罷了，這種作用在縮小的時候有1:9000的正比較，在呼吸器管，血液循環器管；骨髓和神經系內只能找出很少的變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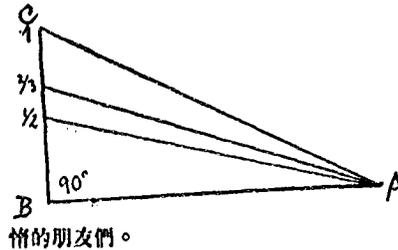
如果這種病能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延長下去，算起來，這種病勢還算輕的呢！有時候竟不能生存於世哩！

對於這裏病的治療法以種牛痘為最佳。這就是一種殺菌的注射，這種藥的服量是漸漸增加的，起初用10000000菌來注射。而藥的服量在數天之內漸漸的增至6000000式竟可超過之。

預防一道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為市上所售的乳中含有百分之五十 (Bang Bakterien) 彭氏細菌，所以生的牛乳我們應當少飲。依普通的衛生學講起來，這也是一件必須要做的事情。是否應把對於人們所規定的乳及乳製物品去注射預防藥水，這種問題是現在仍要重新討論，當時我們尚未論及，是否這病在充血的時候有一種細菌隨血隨之增加，然近幾年來確定了這種 (Bang-Infektion) 彭氏傳染病是能一天一天蔓延下去，而其病勢是日漸利害的。現在有一個疑問，

是否能這樣解釋，就是全世界有傳染病的人；他的身體是對於微菌。是一塊好地方。

貢獻給幾位懶惰的朋友們 陳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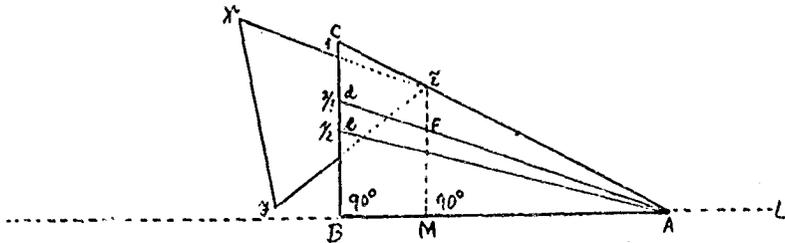
當我們讀到立體幾何時，必須時常畫圖。並且要縮小，如果勤些的人，祇要一隻圓規和兩塊三角板便可任意把牠分成幾段，

可是我太惰，所以分時常分得不準，現在我想出一個較為便妥的法子，寫在這裏；告訴一般和我一樣懶惰的朋友們。

製法：拿一張透明的紙，先畫一個直角三角形 (rechtwinkliges Dreieck)，然後將牠的一邊，分為三分之二和二分之一，再將分點和這對面的角連接起來

便行(如上圖)

用法：譬如現在要畫 ΔxyZ , $q = \frac{2}{3}$,



那麼我們可將這張透明的紙，疊到 $\Delta x'y'z$ 上面去，將 AB 疊到底線 L 上面。然後再將 A 和 B 在 L 線上面向左右兩方移動，使 Z 疊於 AC 線上。 ZM 和 Ad 相交在 F 處， MF 便是我們所要求的 $\frac{2}{3} ZM$ 。

證明： $CB \perp L$; $ZM \perp L$

$CB \parallel ZM$

$\therefore Cd:dB = ZF:FM = 1:2$

因此： $FM = \frac{2}{3} ZM$ 。
附註：製三角板時中心不要挖孔，依此法去分格，用處甚大。6. 2, 1931,

小 說

因此： $FM = \frac{2}{8} ZM$.

附註：製三角板時中心不要挖孔，依此法去分格，用處甚大。6. 2. 1931.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故我只是恨。真的！我十分恨。我恨造物，時代，環境和一切！

我恨造物之無緣無故把我和你製造出來！我恨時代之不明不白把我和你都成爲同時者！我恨環境之昏昏迷迷把我和你由不識而變爲相識，由相識而變爲朋友，要是三者缺其一，那我決不會和你相識，決不會和你成爲朋友，換言之，就是決不會有這一次的分別！即沒有這一次分別的痛苦！不，這恐怕就是快樂和幸福罷！

凡是明白你的生活的過程和遭遇的人，他總知道你是飽受了人生的苦悶和難聊的。是的，人生確是這樣子的！我們只要從吳淞乘火車到上海一行，就明白了這震動得使人頭暈眼花的，這在馬路上低着頭彷彿若有心事地，行色忽地許多人們，都是被黃金製造成的磁石所吸引，這就是人類的鄙賤！低劣和人生的無聊，苦悶的表現！唉！老友！這是在人生的過程所必須經歷的。可是，牠雖是苦味，猶如吸香煙一般，我們要從牠的苦味的當中，嘗出牠的美味和甜味！這就是人生的真意和真趣。老友，可是？

我記得去年春天，我們乘了春假之便，作杭州數日之遊。那天——大約是到了杭州的第二天——是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各處都好像蘊藏着一種詩意；尤其是百花競開，都欣欣向榮，不覺令人欣羨萬物之得時。並且光輝的白雲不住地舒捲，使我感覺到宇宙之變化無窮。我們那天的道程是：湖濱……寶叔塔……小孤山……岳王廟……黃龍洞……靈隱……精光……南高峯……北高峯……。一走就是數十里。當我們到了南高峯的時候，我們在那裏休息，因爲在那裏我們可以俯視一切。因爲這景象太溫柔，使我沈入了遐思。我忽然幻想：我覺得我現在所俯瞰的一切，也許是海市蜃樓的千變萬化中之一。故我在那一剎那間，覺得我的周圍，都變爲嚴厲的，肅殺的冬天，那凜冽的寒風正迎面吹來，我不覺打了一個寒噤。老友，你那時不是見我呆立癡想而問我「十三，你也想在這裏享受偉大的自然授給我們人類的幸福嗎？」嗎？我給你嚇了一跳，因爲我的遐思還不絕地，繼續地伸張。我定一定神之後！說道：「幸福麼？我發夢也發過幾次享這自然的幸福，我發過夢？我變爲青春之神，我使宇宙只享春天，燦爛的春天，我很舒服地看那亭前花落花開，並任那天外雲舒雲捲……」

可是，現在，一切都成爲過去的痕跡，也許牠會永遠地留在我腦底腦海裏！往事休提，不講回音，要是我再重提舊事，那就失了這臨別贈言的本意，因爲牠會使你悲哀！

贈你無物，只有我近來獲得的這幾句：

「人們的嫉妒心和獨佔心是很利害的。他們只想愛他的人，坦白地毫無私念地爲他而犧牲自己，要是那愛他的人越與世界，社會和一切隔開，那他就越喜歡，因爲他覺得這是很幸福。可是這是絕對不能和不對的。倘若愛他的人越是照他所希望的做法，越是违背了他自己的意志，因爲愛他的人的幸福，是不能爲他個人而犧牲，而牠是爲全世界所需要着，換句話說，就是愛他的人之生活是需要和整個世界溶合着。」

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故我願我的心，卽是海水，能伴你旋返梓里！只有「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担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這兩句話，能夠形容我們將來的再會。別矣，老友！

月 夜 的 珠 江

郭汝銘

——給T君的信——

T：

接到手書，知你想到蘇州——廣州去，作一長期旅行，還問及關於蘇州的情形，這于我是很樂意說的。但廣州地處南方，一切風俗，人情、物產都和內地不同，在這樣紛繁的形情中又怎能一時在紙上言盡呢？不過你不要心焦，到那裏一看自會明瞭的。在那裏住一天比我在這裏講十天還好得多，所以我也不來自費唇舌了。

現在且談談吧！但談的不是人情風俗，也不是社會政治，而是珠江底夜秋和你尚未聞的紫洞艇。

T，羊城八景首推「珠江夜月」，這你知道了吧？但你不要以爲只有一個珠江和一輪夜月，不呢！其中情景確非談述所能形容萬一。

應我道來！

當月色朦朧的月夜，從西堤向東方望去，在你眼簾閃着無數的燈光和江裏的長條的蛇影。抬頭便是灰藍而沒有半點雜雲的天空，在那裏掛着皎潔的明月。堤上盡是赤膊的和赤足的中下階級散步者。脫離了家裏的使人睡不着的炎熱，跑到這裏不費一文買陣清涼爽快，又無怪乎整夜聽見鼙聲得得了。

沿堤朝東走，經過了爲乘涼的人羣所佔領的海珠公園後，你可以聽聞一片刺耳的鼙聲，這聲是從靠堤的小艇中或在堤上碼頭上站着的置家婦口中發出來的。你若不懂時，不理會好了。

向東行半小時，你可看見一帶輝煌的燈光。但你不要誤會，這不是熱鬧底街道，也不是貿易底市場，而是江水浮着的艇，就是我所說的紫洞艇。

牠們的名字爲什麼叫這樣呢，我也不大知道。不過牠們普通很大，長約四五丈，闊丈半至二丈。較大的還有兩層樓。牠們多是泊定的，一行行像赤旗之戰的

連環船般排着。艇的中段是大客廳，兩壁懸着詩畫，陳設富麗，宛如酒樓無異。後首就是是廚房和船夫睡覺的地方，艇頭是一方丈大小的空地，放着藤椅專備客人乘涼又麻雀之用，而也就是所謂連環船的街道了。

這一帶地方就是廣州有名的東堤，岸上盡是酒樓妓院——艇上也有娼妓的。從前沒有禁酒艇的時候，酒家的生意還不錯，但後敵不過牠們，就漸漸衰敗下來，這你也明白了吧！在炎熱的酒樓裏終不若在河心吃酒的開心啊！

T，倘若你到那裏，你一定憶起從前的秦淮河底景色。小艇像梭子般在紫洞艇縫穿來穿去，也有遊河的，也有賣東西的。這種小艇長約一丈，闊三尺餘，專販賣粥品。甜品，汽水之類，而尤以魚生粥，牛肉粥為多。其叫賣聲與長而低沈 公式如下：

魚生~~~~~粥~~~~~

牛肉~~~~~粥~~~~~

間中也有賣別種東西及租留聲機的，但比較少。

T，你想想，在醉意闌珊的夜宴後，橫躺在艇頭的竹榻上，你可看見月亮正照着微動的珠江，影起了無數鱗片似的銀光，一起一伏的閃耀着。對岸一帶灰暗的鄉村中，還隱約着數點半明底漁燈。回轉頭却是都市底夜色，又可看見千萬的排列着的燈光和場上蠕動的生物。你可聽聞歌女如泣如訴底歌聲，忽遠忽近的小艇上的留聲片聲和與長而低沈的呼賣聲。此外還有清脆的麻雀聲和艇底浮花聲互相拍和。你底身體是被涼風吹透，不復感到炎熱，你底精神是被一切沈醉着，苦悶再不會來了。倘若你還感覺苦悶，自有美麗的姑娘伴你；還感覺寂寞，你可和三數知友啜着清茶，暢談遠日；還感覺炎熱，你可解襟袒胸，任涼風吹拂，或者爽快地跳入江中洗一個痛快……這不是人生樂事嗎？

再不然，倘若你心愛清靜，可以坐在一葉扁舟般的「大廳」——雖說大廳其實是小艇——向那鱗片的銀光駛去，駛去，一直駛到含着鄉村夜景的幽靜沈寂的隔岸。你耳朵聽着嘩嘩的槳聲，船家招呼聲和江水擊在船身的沙沙聲，你自然會領略水國居民底生活了。隔岸高大而稠密的榕樹下的石欄正待着你，在那裏你可看見盡底景色。江面靜幽幽地沒有擺渡，岸上黑沈沈地寂寞無聲，月兒躲躲在漆黑的樹枝裏，不願擾你底清思，但是她含羞的倒照還在鏡般的江裏閃動着。對岸一帶迷離的燈光和條形底光影凝成一片，遠遠凸出個頭形的黑影，就是有名的觀音山吧，

微風過處，萬暑俱消，漆黑的樹影悠悠擺動，江水掀起了無數的微波，一切如醉似睡地任黑夜飛度，但有時

魚生~~~~~粥~~~~~

的與長而低沈的呼聲，喚醒了你的沈醉將睡的靈魂。在那裏，你忘却了苦惱；在那裏，你像做着甜蜜的夏夢。看着對岸迷離的燈光，聽着隱約一片的喧嘩

聲，「人皆醉，我獨清」的詩潮不禁湧上你底心頭！

T，往日的情景把我沈醉得太厲害了，但因此我便忘不了牠，更忘不了我底故鄉。隔別數年的故鄉和那時底情形于我不無遺忘，就記在腦裏的一部份，在我寫在紙上時，也只有回憶中所留下的千百分之一的殘影了。至于當時的情形，確非筆墨所能形容者。

總之珠江底秋色在詩人看來是一幅天然美畫，在浪漫者看來呢，却是一個紙醉金迷的所在了。T，你甯做詩人呢，或甯做浪漫者呢？到那裏一看自會明瞭。

至于敲竹槓一層，這是你的過慮，敲省人很正直。只要你不太吝吝，他們也不會貪求的。

動身何時祈早示知，不盡！

M 二月九日

歸 去 施復晉

光陰不絕地過去，是多麼的快呀！

牠像河中的流水，牠似戰時的鎗彈，霎時間便過去而不復返了。

一年一度的新年，又在冰霜交作的時候，來到人們的面前。一切的辦事機關，都照着舊例停止工作三天。李君所服務的機關，當然也不會例外。他因他的故鄉同他現在所居的S埠，相隔不滿兩點鐘火車的路遠。所以他假着新年休息的機會，一瞻他的久別的故鄉。

當火車將抵故鄉車站的時候，他向着車窗外面瞭望一切——故鄉的一切——只見所有的一切，都同幾年前沒有多大兩樣，並且最使他不會忘却而有深刻印象的一座古刹，依然出現於他的面前。十來棵數丈高的松柏，也仍矗立於寺院之中。

幾個天真且活潑的小孩——也許就是鴉鵲們的敵人吧——在寺旁的羊腸道上，正在施他們攻擊的能事。無數的鴉鵲，大概是被驚擾的緣故，紛紛從樹上的巢中亂撲出來，同時并發出一種仿若哀求的鳴聲。

他的視線突然被一所離他很近的茅屋遮住了，同時火車也漸漸地由快而慢，最後終於停止了。他好似夜夢初醒，方知他的目的地已經到了。

這是李君歸家後的第三天的晚上，一輪皎潔而晶瑩的皓月，斜依在茫茫蒼藍的天空；在他的平視的視線盡處，遠遠地閃着幾棵瑩瑩的明星。那時候，大地是全部都溶在銀灰色的月色中間。幾點閃閃的燈光，在很遠的林間耀着。這時候，他沿着一條小河旁的長堤緩緩地走去，盡量欣賞着大地的夜景。都市裏的器塵，同他是絕對隔離。他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神祕，倘非身處其境，決不會感着這種神祕的可愛。

長堤的盡境，是一座不到四五十戶的小村。靠這座小村的西首，有一所破頹不堪的古廟，這所破廟也就是他十年以前的求學之所。

不到一刻鐘的時光，他已走到這座破廟的門前來了。當年幼時的一切憶懷，好似演戲一般地一幕重又一幕地在他腦海中浮現出來。

廟前的河旁，幾棵只剩些枯黃的細枝的桃柳，依然排立於河旁。不過牠們大概因經了人們多次的灌溉，并日月的光華，還有像人吃人參一般的雨露的滋補，所以已由二三尺高而變為很高的樹了。

十年以前的那時候，桃柳樹下，小河之畔，是他們遊憩之所。有時他們的意見不合，那所謂遊憩之所，就立刻變成了他們的戰場。

他有很頑皮的天才，很暴躁的性情，所以沒有一個同學同他沒有相打過的。可是他同他的校中唯一的女，非但沒有相打過，而且連氣都沒有討過一次。因為即使他偶然的不小心，把她衝氣了，他總要賠千百聲不是，并還要發誓賭咒，以表明他的心跡。直至她向他微微的一笑之後，他才中止了他的發誓賭咒。

或有一天她忽然缺課而不來校，他一定是無心上課，先生所講的東西，也無心去聽了，只等一課一課的過去。課完了之後，他平常流連忘返的戰場與遊憩之所，是決不再盤桓。他立刻背了書包，一徑跑到她的家中，探詢她今天為什麼缺課。倘是知她爲了害病而缺課，他一定快快不樂，直等到她復原之後，他纔重復笑逐顏開。

這些都是他倆的已往事蹟。現在呢？他已是有了婦之夫，她已兒女繞膝了。今宵月夜的廟前，除了他的消瘦的形骸同了身影外，只剩了幾枝枯桃黃柳。那時候的紅桃綠葉，已不知隨着水流漂散到何處去了。她的芳踪，在樹下與河畔是再不會發現的了。

河水依然靜寂地流着，皓月依然晶瑩地耀着。立在河畔與月下的他，不覺喟然嘆曰：

韶光忽忽，去了焉得復返。

落英片片，散而怎能重聚。

聖誕節孩子

瑪利漢姆生作
崔進譯

一所卑小的屋子。在夏季的時候，若是外人經過這山谷，看見炊煙從煙囪中騰出，他們就要用手指着說：「想想罷，像這樣的一個小茅蓬裏面可以住人呵！」在這山川景色中牠祇可與一點棕色的小痣相比。在冬季呢，當白雪高高地堆着的時候，那麼這小小的一點，幾乎是完全消逝了的。所以常常還炊煙，看去就像是從雪堆裏升上似的。

但是人要走近一點詳細看看，就要看見兩扇小的窗子，這光耀確信這屋子的

前程。在他後面就有人了。小小的面孔緊貼地對玻璃上擠着，特別是在雪車鈴聲過去的當兒。

這兒住着安兜司同哦立乃帶着他們的孩子們，他們的同居也還不少。連山羊阿兒發，雞哦妹加同貓滿司一共有十口。阿兒發同哦妹加可說是單獨有一間小屋，但是這不過為的儀式上好看，免得人家要說：在安兜司的茅蓬中人同畜牲住在一起，如同在挪亞的方舟一樣。（註：宗教上有一種傳說：最古有一個時期，洪水氾濫滔天，全世界被水淹沒了上帝救起了些善人同畜牲在一隻船上，這船就叫挪亞的方舟。請看創世記第六章第十四節至第十六節挪亞造方舟事。）

但在嚴寒的冬天，人們皆溫暖的，總不能獨獨的讓這兩隻無辜的畜牲在外面通風的廢槽中站時受凍。況且那是太寂寞了，假若人把牠們關在黑暗的廢中。羊哀號着禱告上帝給牠以憐佑，雞無力地可憐地垂着頭，並且孩子們在室中為着貓子互相撕打得毛飛旋於空中，末了這可憐的畜牲，不得不跑到夫婦睡牀下去了。所以哦立乃也把阿兒發同哦妹加放了進來。

漸漸地，大概每隔兩年，這茅蓬一定要更形擁擠。那麼多出間把房子，也沒有什麼不好呵！孩子們也大起來了，這並沒有什麼希奇呵！最大的已經能夠懂得屋子裏一切的事體。每隔兩年，哦立乃是要添個孩子，是產期一到，也沒有什麼能夠守秘密。安兜司慢步踱來踱去，嘴裏吹着，好像沒有事體發生。哦立乃剛在牀上，裝着祇有一點牙痛，但是愛達媽來了，沉默也就被打破。

愛達媽，是孩子們當中一個用了他孩子的口氣給這位聰明婦人的名子。但是這名子很適當，涵着有些危險，神祕而生疏的意義。

她坐着車子來的，並且攜了一個棕色籃子。在這籃子裏——這就是孩子們能夠懂得的——她帶了一個孩子來。當愛達媽脫了圍巾，外衣及內衣，在那裏祇着一件紅邊灰色襯衫站着。那麼不管他們有事沒有是一定要出去的。最後他們看見的，就是愛達媽的闊背彎曲着伸進母親的牀內。

他們還能夠很清楚地記得，有一次在半夜裏愛達媽來了，給下了小孩，吃好了咖啡，穿好衣服要走時，孩子們穩醒過來。這是安置地很好，今年她居然在聖誕節晚上來了。

這如何是好呢？在鄰居家裏大概也正在裝飾着聖誕樹，他們有他們的事做。那是沒有指望的，有某人剛剛在這一晚上將這一羣孩子帶到他那裏去。

現在阿兒發同哦妹加的欄柵有用處了。裏面然而且冷。長媽抱着最小的一個。有個孩子把雞舉得高高地，放在自己的肩上，免得他們要踐到牠。當這神聖的晚上，小弟弟在房裏降世的時候，他們就是這樣擠着站在外面。

這是怎樣的緊張，他們從來沒有這樣許過。他們能夠聽到愛達媽粗糙的聲音，夾着母親的聲音。孩子們不許羊子作聲，牠嘯着嘴正在咀嚼，好像對於這房間的談話一點關係也沒有。他們又哄息了頂小的弟弟，他哭着要到聖誕節樹那

裏去。他們張耳竊聽——要從這神出鬼沒的愛達媽得到一點什麼消息，這真是一個好機會。

但是奇怪。愛達媽祇講述她爲自己手織的地氈，她是怎樣地愛惜了。關於孩子的事，她一點也不提。等了好久之後，她纔打開皮包。一會兒她仍是講述着，母親已不再回答了。

時時父親替她回答，但是他們在外面聽到一點特別聲音。愛德媽喊着：「哪！你難道一點聲息也沒有麼？」接着他們聽到一種很熟悉的聲音：就是像在頑皮孩子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即刻就有劇烈的孩子哭聲開始了。

外面的孩子們嚇了一驚——這巫婆，她不是在打寶寶麼！但是他們却不敢打開房門，哭聲雖然是仍舊不能夠停止。他們希望父親能與對付這巫婆。一時靜寂起來了。他們期望地抖着。——現在怎麼呢？有一次父親笑起來，愛達媽用她粗糙的聲音滿意地說：「您要照顧不要讓這小東西餓死了。」

末了母親說：「我怕他們在外面冷罷？」

房門開開，他們輕輕巧巧地走了進來，燈光眩目，在愛達媽身邊兜了個圈子走到母親的牀沿。

是的，那裏睡了一個新的弟弟，就如同上次愛達媽在這裏一樣。小小的面龐，緊緊地靠母親的胸膛。

他們張着嘴驚訝地站着。他們忘記了呵兒發同噴沫加自然也一同進來了。并且失去了養長，雖然是愛達媽穿着她的灰色裙子。像一個草堆界樸肥那樣靜地站在房子中間，他們喊叫，說這些畜牲也居然跟到房間來了。

那裏長姊想起一點東西，可是她不敢就正式地說出口來，但是她一息後低聲巧語地說：「這真有點像耶穌出世的景況。這裏有畜牲在旁邊，而且這剛剛是在聖誕節的晚上。」

「聽聽這位姑娘說的話！」愛達媽喊着：「她說的不對麼？讓這個羊同這個雞留在這裏。你們將要知道牠們是很吉兆的。」

這個聖誕節孩子起的胎名叫愛納。不久就表現出來，房子沒有大起來，當他生長的時候。這孩子要他的住處。

幾年以後，愛達媽又來了。她要下逐客令。別人皆出去了，獨愛納不受動，仍然坐着不動。「我不要出去——我剛剛是在那裏過的。」

他把一個腳凳翻過來，借了母親的襪帶。他騎在椅子上要到禮拜堂去。愛達媽無法，祇得讓步。

愛納不是真的到了教堂，那裏已經睡着一個小妹妹了，手爬腳蹬地在澡盆裏哭喊。愛納丟開他的襪帶。有意出勁在澡盆旁邊擠得一塊地方。跪下去，鼻子挨着盆沿，好奇地望着。他問：「這寶寶是我們的麼？」

「你真擋事。」愛達媽咆哮起來。

「我一點也沒有覺得。」愛納說

愛達媽細細地注視他。「你也得好好地洗洗，」她說，「你真髒得可怕！」愛納用手指在頰上爬了一下，仔細在指甲下看看。「却沒有呵！」他說……

很多的人起初以為這個常誕節的孩子總該是成一個特別和瀟灑可觀的孩子，因為他是在常誕節晚上產生的呀。這些盼望現在均成泡影……

此外愛納對於他的生日也很驕傲。有人問他名子，他說：「愛納——並且是常誕節晚上生的。——」

一天一天地安兜司的茅蓬裏真窮起來。不錯，老早就窮；但是安兜司同他立累結婚的時候，他們相信，他們將要與時俱進地好起來。

「明年我們一定有這許多食料可以養一頭小羊，」他倆互相這樣勉勵，「並且要是我們弄乾這溼地，開拓這石頭，也許能夠多養兩隻羊子。末了我們總該有建築一個欄柵的能力。若是我們先有了一個欄柵，那麼就有拿羊子換一條牛的可能。」

但是事實與預算適反。代替羊，欄柵及牛就是孩子一個一個地增加。安兜司每天做最多的工作所得來的薪俸，也不過剛剛糊口而已。但是青春同氣力一年一年地消失，茅蓬生活也就常常窮迫起來。

愛納，他曾經是最小的一個，現在已擲到一羣小孩子中間去了。他已經開始在家中帮忙。要是有人請他做點事體。他從沒有不答應的；若是他們叫他劈柴，他也做，不過祇限六尺；他就無影無踪地溜了，直到他知道木頭劈完了才回來。

可是他平常也很神氣。有一天他帶了差不多有半米突長的煙香腸回家，這是他在商人那裏賭紙牌贏來的。

他在黃昏的晚上回家，往往帶了滿背囊的鮎鱈。但是當這條河同這座湖常年被某位 Mr. Thomson from Manchester 租去，家裏就沒有人這樣不識趣去問愛納，這些魚他是從那裏得來的。

這位 Mr. Thomson 在每個暑假同他的夫人，女兒，幾位朋友來釣幾個星期的魚，這對於愛納是真不方便。他却要冒險，遇見這團集裏的一人，也許還要管一頓鞭子，因為這是另外一個青年曾經管過，Mr. Thomson 恰巧也手持魚桿在河的上流碰見他的。是的，還有幾條小鮎鱈在他的背囊裏。這個高大的英國人打他，真是一格難賤的事體。拉下了他的褲子，那裏半個村莊，皆可以一目了然。愛納簡直不把碰見 Mr. Thomson from Manchester 的事體放在心上坎裏。

但是一天晚上有這麼一次，愛納正在水的上首散步。這是一個夏晚，水百合花方含情欲睡，大地這般地靜寂，蹩極小的聲息，在遠處猶隱約可聽。所以當愛納聽見有人在小路上走來，他總是來得及，將魚竿同背囊丟開，自己躲到石頭後面去。很遠他就聽出了不是 Mr. Thomson 是他的小女孩——名叫安娜伯。愛納躲在他隱藏的地方觀察她。一個烤烤的娃娃。一叢金黃的髮，一襲盡用花邊與

活結織成的衣裳。

但她在做什麼？她在一塊石頭上坐下，脫下了白鞋及長統襪子，顛仆走過沼澤向湖那裏去。愛納坐着像熱鍋上的螞蟻。他應該叫喊起來嗎？她自己却應該有點傾軋，湖邊盡是爛泥。這小姑娘大概是想跑到水百合花那裏去。在他疑疑未決是否應該要干涉之先，她已掠在水裏用手亂打。

「我在這裏！」他叫着。他用盡平生之力在一棵被風吹拆的樹上撕拉。他不得不放棄了。從新找到一棵輕一點的松栢，與在後面，踉蹌而來。頻蹶頻起，努力前進。

當他將這樹幹擲到水坑裏去，幾乎打中這位姑娘的頭，猴子樣地敏捷四肢攸地攀過這根細的樹幹，拉起這女孩到自己身邊。她的雙面面孔已被泥土弄髒了，眼睛閉着，看去她已經是死了，但是一息後她就開始嘔吐起來。「病了！」她軟軟嘆息地說：「病了！、…背我吧！……」

不管潮濕與酸軟他就把她負在背上，送到 Mr. Thomson 家裏去。但是一來她是在路中真的漸漸地重起來。而且再者——他究竟在 Mr. Thomson 的湖畔幹些什麼？

思潮是這般起伏着，全篇的經過漸漸地使他不愜意起來。當他得到目的地，把姑娘放在石墩上時，就要溜開。但是那裏有一個英國姑娘走了出來。她不說什麼，只是傍徨地向他同安娜伯瞻視。他等了一息，這婢女仍是緘口無言，他就不得不破壞這沉默。

「今晚的天氣很好，」他說，「她大概吞了一點穢物……」

以後他就跑走了。這是無可置疑地他是跑向湖邊去，要藏好他的捕魚傢伙同沉重的背囊。

翌晨 Mr. Thomson 親自跑到安兒司的住所，他要見見救了安娜伯性命的青年。很不願意地愛納跑了出來。他就是不願意接近 Mr. Thomson 他應該怎樣說法，他是在湖邊做了些什麼事？這是可能的麼，Mr. Thomson 能够相信他也是去採水百合花？

這個問題給他省掉。Mr. Thomson 要謝謝他——握手——「用不着謝謝」愛納輕鬆的呼了一口氣，盡他小拳頭的力氣握着 Mr. Thomson 的手。

Mr. Thomson 並沒有同他說妥。安娜伯的性命，確是值得謝謝人家的援救。「你是一個勇敢而機警的男子，」他說，並且全家寂然無聲圍着 Mr. Thomson 站着聽他講述。他應當替愛納做點事體，他不久將要告知他們。

這位英國人就跑到教員同牧師那裏去，同他們商議。他說，他要照應愛納的教育。不過總要慎重選擇一次，他要聽聽這個少年是不是有這個天分。

但是牧師同教員都站着沒有辦法。愛納捕 Mr. Thomson 的魚，那他有什麼樣的天才，他們不能夠想像得到嗎？他們以為他不過是一個普通尋常的孩子。大

家決定了，叫愛納自己也來參加討論。

愛納十一歲，當他們談到他的教育問題，他心中即刻就有分寸。「我要一套全付黃的，綠的同紅的魚釣，」他狂呼說：「并且一根有轆轤的魚竿同一個魚袋，免得我每次失掉那最大的魚……」他驀然停住不記，并且嚇怕地給 Mr. Thomson 瞥見。

這位英國人嫣然一笑。「你要做魚溜麼？」他問，「All right 你就是這樣罷！」此外愛納還應當預備一下，他是否還有別的願望。

愛納就開始將他願望東西寫在一張單子上：一柄小刀，一頂純白的鴨嘴帽——一枝弓，一枝箭，或許一根甘草竿子。「或者不是這樣，」他忽然地說：「我不要再捕魚的傢伙，我什麼也不要，我祇要為父母親要一條牛——假使牠不是十分貴的話。」

錢是儘夠要不了。安兜司得了一座新的小屋子，那裏有地可以安置一切。欄柵也建築起來，裏面來了兩條牛。一塊完全荒蕪的地頓變成牧場。

愛納有最好的捕魚傢伙，這是人所能想像的那樣好。并且在湖裏他可以隨意捕魚，因為他同 Mr. Thomson from Manchester 佔有同樣的漁權。

恐怖的一夜 原著 S. Aumonier 蔣起鵬譯

「夫人，此地是您的房間。您也許想要別的東西嗎？」

「是的，假使現在時間不晚的話，那末我很願意要一個浴。」

「很好，夫人，浴室即在走廊左手末間，我現在馬上就替夫人預備去。」

「很好，但是我還有一點事情，就是明天早晨，在我未鳴鐘叫您以前，請你不要來吵擾我，因為這次很長的旅行，使得我極其疲倦。」

「夫人，那是當然的！」

愛李拿爾勃蘭華德 (Elinor Brainwate) 的確是疲乏得很了。——現在差不多已經將近半夜，在她故鄉毫無感覺的小城裏，大家都是老早就入睡了，那裏的人們俱是康健和儉樸，他們有一種勞役而德化的生活。我們現在對於愛李拿爾勃蘭華德也祇消望她一眼，就可以知道她在德行中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她現在是負有這種責任，明天去迎接她那由南美洲輪船回來的嫂子。她因此在這夏天夜裏在波爾多 (Bordeaux) 地方去住在這奧斯德旅館內，本來她親愛的哥哥——牧師——要想自己親自出馬，但是後來他是被那教區民衆阻止住了。現在我們年青的姑娘不得不第一次遠離英國。她對於此次的旅行，是根本不願意，因為她對於各種異鄉的東西，都存着一種很堅決的不信任心，並且她對於法國語，也祇懂得這麼一點，她剛剛可以在患難中使得自己明白。

這微小的旅館房子。是多麼的生疏和不快樂呀！現在她想着在牧師監管區內

她那座美觀的小房子——在那裏是有雜色的印花布，白色的牀帳，和掛在牆上很多很多的索屬照片，深愁的鄉思，不禁都湧到她的心上來了。

她很快的把她的東西從包內取出；她披了一件絨衣，帶了手巾及海綿缸，她養的沿着走廊澆行着到浴室裏去，在很熱的水裏；她快活地的拍着水，這是從很離家後稍感着一些興趣的第一次。但是實在說起來，這完全的事情，也不過是在她始終如一的生活，一種變化罷了。

那時半夜已經老早逝去了，當愛李拿爾勃蘭華德——她的皮肉因剛才極力的磨擦現在還紅着——四面偷看着由原路回來的時候。她進了房間就開着電燈，當她重新把門關上的時候，她手裏執着一個插銷。

「鬼迷的！」她口中嗚哩咕嚕的說着，她要想用一隻手——因為還有那隻手還拿着手巾和海綿缸——把這個插銷重新插入洞裏去，但是她心裏是紊亂了，她是這樣的不伶俐，以致把插銷上的釘子愈弄愈進。

「鬼迷的！」她再說一遍，她現在要想把侍婢喊來，但是當她轉身向着房間中央去的時候，她不禁嚇了一跳，她好像生了根一樣站着。

因為一個男人現在正睡在她牀上!!!

在雪白似的枕頭上，安置着一個深暗的面孔，他並且還配着那黑而粉亂的頭髮，和零散着掛下來的髭鬚；這種樣子的確使得她的血在血管裏都流成了冰，她的心也不禁有數秒之久停止了跳動。並且她的喉口也像較死似的緊緊着。

當她現在稍微醒過來的時候，她的第一個思想就是：「你切不可叫喊呀！裏面的男人是一定不能夠聽為你什麼的，你祇不過誤進了別人的房間罷了！」

這個房間完全同她的那一間一樣，祇不過在這裏各種東西都是無秩序的亂擺着，什麼乾淨衣服呀，解脫衣服呀，以及鞋子等等，都是混雜地擺着。

她現在想，無論怎樣她一定要出去的，她的臉也是因興奮而發熱了，她因此又重新着手於門上的工作，她現在用絕大的力量，要想把這個方才滑進去的釘子用她的指甲去拉出來，後來她又想用手指塞進這隙縫裏的方法，去把這門開開來——但是不幸，一切都是徒然的！她是被關了，被關在一個外國的旅館裏，在一個不認識人的房間裏，並且在這個房間裏呢，還有一個男人住在裏面！

「假使我祇能考慮，那末我就好生考慮罷！」她這樣輕輕的說着，她同時也就關上了電燈，她想：「這是很詫異的，就是這樣的聲音並沒有把這人吵醒；但是假使他現在醒來了，那末我將怎樣對付呢？他決計不會相信我的——這種情形在英國的旅館裏，那是很討厭的，恐怕在這個外國而仇視的城裏，也是一樣！」

「啊，仁慈的天呀！你也應當給我一個方法呀！我要不要喊醒這個人呢？不，他是很容易能夠殺我的！那末我可以大聲的叫喊嗎？可以鳴鐘將這侍婢叫來嗎？當然的——假使這樣做，那末全旅館的人，都會跑到這裏來，他們可以尋出愛李拿爾勃蘭華德——愛新託克 (Essingtoke) 地方牧師的妹妹——在一個不認

識男人的臥室內！那末愛新託克地方的人將作何感想呢？」她現在已經能夠看見她依鄰的饒舌者都圍在一起，去談論她的壞處。她想，誰能夠相信呢？啊，這樣可恥的事情！她可憐的兄弟也恐怕將要因此而卸職呢！

假使人把她關到監牢裏去，那末應當怎樣辦呢？人家大概是以爲她因爲要偷東西而走過房間裏去的。啊，那是何等的可恥呀！如其她現在不能開這門的話，那末她一切都完結了。他或能也可以從壁火爐裏出去嗎？——是的，如果這樣，那末那個人就可以拿住她的腳，把她在烟裏悶得半死，因爲無論何時，他都可以醒來的。

她的思想都混亂着盤旋在她火也似的興奮的腦筋裏，後來她好像明白了，她以爲在牀上的那個男子。大概是一位很和善的商人，早晨八點鐘他就要去上工的，她現在是可以隱藏在牀底下，一直到那個時候不出來，男人們平常總大概不會向牀底下看的；（但是她自己從來沒有一次不看的。）是的！這個插銷也就可以放在地下，好像他自己掉下來的一樣，明天這男子大概會叫侍婢來幫助，或者他自己用刀子把這插銷重翻去弄好，等到他現在出去的時候，她也可以潛行着回到她自己的房間裏去，她以後也無須把這事情去講給人家聽。

她因此就很謹慎的，並且像貓一樣快的用着四肢爬到那白而且寬的牀帳下去了，天照應的，地上各處都是鋪着地毯，祇是牀下微息的氣味，實在使得鼻子難過。「啊，天呀！但願你不要打噴嚏呀！」她每次都是很憂急地的這樣想着；但是她在牀底下的難過，比這個還要利害萬分，因爲她一定要很用心的停止她的呼吸，一點聲音都不准有——各種東西都像睡着一般。

她所做的事情現在使得她突然的明白起來了，她好像一個凶暴的野獸一樣，暫時忍耐着隱藏在這裏，她的腦筋裏祇存着一個要脫險的思想！

她是否能夠在這失望的情形之下，忍耐着一夜之久呢？況且她現在尚須還要七八小時的苦等，到那時候或許遇有被人發見的可能。啊！假使當她進來的時候，就馬上大聲喊起來，並且把那個人叫醒來，那是多麼的好呀！但是現在躊躇了一點多鐘，已經來不及了，這個侍婢是一定能夠記得，她是什麼時候離開浴室的；那末對於在這房間裏的時候，她應當怎樣去解釋給她聽呢？

她現在很謹慎的起了牀帳，她並且伸出半個頭來向外望着，一切都沒有變更，新鮮的空氣吹得她極其適意「你一定要盡力把自己從困難中救出呀！」她這樣的自己鼓勵自己說。她是咬緊了牙齒極力等候着——現在她忽然又想到她親愛的哥哥——牧師——身上去了：在十點一刻以後他總是要去轉夢中生活的，現在他當然是已經很安穩的睡在牀上了，他正呼吸着清香的空氣，但是她呢，現在只得蹲在這窒息的和困苦的地方。啊，假使她能夠在室裏——在她充滿愉快而有白色牀帳的房間裏居住着，那是多麼的幸福呀！在那裏她是每夜在睡覺以前，總要跪着禱告的。

是的，那是禱告！她祇有今天第一夜沒有做這功課，但是現在的情形自然又當別論了，上帝也一定會饒赦她的。然而真實的講起來，現在也並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止她的祈禱，難道上帝對於她熱烈的哀求，祇因她不能跪着就少聽了她一句話不成嗎？

因此愛李拿爾勃蘭華德她現在就彎着身，合着手，在別人的牀底下。很誠懇的向上天禱告，「親愛的上帝呀！」她說，「請你保佑我脫離今夜的危險！」

支撐在地毯上的雙手，現在開始着不能忍受這種重大的壓力，她的膝蓋是痛了，她的頸骨也僵了，但是最使她難過的東西，就是那連綿不絕的要想打噴嚏。她現在極力的要想把在這恐怖的夜裏所發生的幾種事情集合在她疲乏的腦筋裏，但是她這種努力可惜又是徒然的。

現在突在的發生了一樁事情。——這是什麼聲音？這不是她大聲的打噴嚏嗎？

現在什麼都完結了，當她在這夜裏第二次打噴嚏的時候，她的心也就因受着重大的恐嚇而停止跳動了，她想：當然的，那牀上的人就會馬上起來，走到門口去，開着電燈，然後把她從這隱避的地方拖出來。啊，上帝呀！現在將要怎樣呢？——大概他要扼我的嘴巴，把我去捺問藥呢！（Chloroformieren）

「在他未近我以前，我應當就叫起來，呀，叫呀，我要盡着我的力量去喚醒全旅館的人來啊！」

但是她的舌頭麻木了，她的話說不出了，這偉大的壓力使她再也不能夠忍下去了；現在她好像決計不能夠在這種情形之下，把這一夜很耐心的度過去；「死是比什麼都好！」這幾個字閃閃爍爍的映在她眼前了。

「我決計要爬出來，去開電燈，並且還要大聲的叫着：先生，先生！那末他一定可以從夢中醒來，然後我就可對他說……，但是……但是我應當對他說什麼呢？」

「Pardon Monsieur mais je —— 啊，請！法文的‘快’字應當怎樣呢？呀！我完全迷誤了。」

「Jai tort, Cest al chambro —— 呵，但願得我現在能夠曉得，「插銷」法文叫作什麼呀！」

這個字她竟想不起來了。但是雖然如此，這失望的危險畢竟強迫她做這可的事情。

她于是很小心的爬出來，用着四肢慢慢的向着門口移動着；在數秒鐘以內，這室內就滿照着光耀，她于是就大聲的喊着：「先生，先生！」

她的心現在忽然又停止了跳動，這已經是在這夜裏的第三次了，她的膝蓋是軟斜着，她的頭髮也是因為這說不出的恐怖而豎起來了。

在牀上的那個男人現在是已經死着！

她現在是昏了，她總是機械似的輕輕地「先生，先生」的叫着，以後她就慢慢的用着脚尖走近他的牀舖去，她失神似的凝視着他蒼白的面孔，和那很容易張開的嘴巴；但是那死人呢，現在是已經很安甯的離開了人世，到那虛無渺茫的地方去尋快樂了。

她很怕的用手遮蓋着她的頭，並且輕輕地說道：「啊，可憐的人呀！她現在在這刺刀之前祇覺得自己的遭遇，簡直是微小得極了，這真真是好像一種毫不重要的插說，人們隨便都可以很容易把他解釋明白的。」

那個人現在究竟是站在上帝的面前了，她受了天性的感動，就跪下去代他轉告了。

門外忽然的起了幾步沉重的腳聲，她的轉告就因此而停止了，他想，或者要有人撞進來罷！噯，不是，這聲音重翻又從她的耳朵裏消失了。

但是這個腳聲，却使得她明白了自己的地位，她是不可以再延遲了；假使人家把她在死人的房間裏轉出來，這是比在無論什麼地方都危險。人家或者甚至于還猜疑她是殺人的兇手；啊，天呀！她怎樣能夠使得別人都明白這事呢！人家或者還要把她吊起來，不，要把她送到斷頭台去；——她現且現在是在法國呢！在她興舛的幻想中，她已經可以看到，她縲着眼睛站在神父及戴着紅帽子的劊子手旁邊了，這種情形，完全是同那狄更斯（Dickens）的故事一樣。那末她應當怎樣去對她親愛的哥哥及在愛新託克地方的朋友說呢？並且還有那明天要等候的娘子呢？逃避危險，這不是她的責任嗎？現在她總不能夠把死者重翻喚活來，並且無論什麼時候人都可以進來，譬如！侍婢，經理以及憲兵等等。——現在她衰弱的頭腦確實是昏迷得很了。

但是後來她到底用着失望的勇氣，重翻進行于門上的工作，她想用力的把這門去硬弄開來，但是她畢竟因為力量不足而停止了；不，這種方法是不可以用的，她就這樣的考慮着；她後來又很仔細的想把鎖去轉出來，但是門上是沒有鎖洞，那裏祇有一根可推動的門閂，這門所以祇可以在裏面上門，而不可以在外面把牠關上。照此看來，那末這可憐的人昨天夜裏為什麼不把門閂上呢？假使這樣，她也可以免受這種冤枉的痛苦了。現在這個釘子已經有半吋多深的在洞裏，她想用一個針去把牠挑出來，但是這釘子是愈弄愈深，她于是又枉費心血了。她後來弄得滿身大汗，活像一隻野獸在池中方才泡過浴一樣，她在這房內跑來跑去的思深着，她想要轉出一條出路來，她或者應當由窗外跳下去嗎？但是從五層樓的房子掉下去，祇不過是自殺罷了！

曙光現在也慢慢的射進室內來了。牠正用着戰慄的雙手去探索死人的東西——剃刀，刷子，筆紙用具，火漆——啊，火漆！她似乎有方法了；她雖然在這恐怖的境地之下，畢竟還想出一個伶俐的方法來；她點了一枝蠟燭，把火漆燒着，並且還拿一隻針刺入牠裏面，然後把這一塊圓形的火漆塞進洞裏去，同時慢

慢的把軸向着那釘子攢近去；在一個鐘點以後，等到火漆足足的濕緊了，她終於把這個釘子抽出來了。當她現在看見這手柄正適合于門洞的時候，她不禁眼淚都哭出來了。

她于是就把手柄揪了一下——啊，好運氣呀！——這門自己開了！

她現在就很用心的傾聽着！沒有人在外面，她於是怦心跳着，像小老鼠一樣快的，跑到隔壁房間裏去，她就倒在自己的牀上睡了；但是在數秒鐘以後，她的心又忐忑的跳起來了，她不是把她綉了她底名字的手帕和海綿缸，忘記在這死人的房間裏嗎？假使明天別人把她轉出來，那便怎樣辦呢？

她于是不得不再來一次，重走着這恐怖的道路——她後來回想起來，這一回確實是最恐怖的一次了——等到她後來重翻回到房間裏的時候，她是完全疲勞而倒在牀上了。

當她次日——像發過了一個厲害的寒熱——醒來的時候，已經打過十一點鐘了，從昨夜到現在還沒有人吵醒過她；現在太陽已經是活潑的，從掛下的窗簾裏射進來了，在白晝裏他還是總覺着各種東西都像夢中恐怖一樣，或者還完全的故事，也恐怕祇是一個惡夢罷了！

現在當她掀鈴的時候，她還覺着有點恐怖。但是不久那個侍婢就站在她的面前了。

「請你替我拿碗茶來！」

「夫人，馬上就來！」

這侍婢現在就把窗簾拉起，慢慢的向着她的牀走來，然而愛李拿爾勃爾華德的身體已經差不多不受她的支配了。

「夫人，昨天夜裏……啊，我已經允許人家代守秘密。」她不自主的從她口中說出來了，「但是我不能夠把牠長久保住不說，昨天夜裏有一樁很怕的事情發生，在你那隔壁房間裏，我們發見了一個自殺的客人，現在暗殺調查員，醫生及警察等人都在那裏了。啊，天呀！那是多麼的可怕呀！」

我們那在牀上的小姑娘聽了以後，却默然無言，因為她應當怎樣去回答她呢？

但是那討厭的侍婢現在又繼續下去說道：「夫人！你也知道那個死人是誰呢？他恐怕就是那個久捕未獲的老竊賊薄杜(Bodhu)，他是曾經把Jeanne Carr-eton(女人)在 Vincennes 地方的草場裏殺害的，他先把她絞死，然後把牠切成數塊，裝在兩個桶內，拋擲到河裏去。他們說(指醫生、警察等人)，他現在是恐怕因為懺悔而自殺的！——夫人，你要喝咖啡嗎？」

「不，別樣我都不要，我現在祇要一杯濃茶！」

等到那杯茶把牠四肢暖透了以後，她就慢慢的穿起衣服來了，因為她在兩點鐘以內，就可趕到她的兩個嫂子了。

「啊，他原來自己是個刺客！」她現在這樣的想着，「他是把他的犧牲品連肚子都破開了的……啊，好險呀！我也曾經在他的寢室裏度過一夜呀！——誰知道，他的妻子是不是也被他殺死的——人們總是這樣歸罪別人的，譬如假使今天早晨三點鐘警察就到那死人的房間裏去，那末我一定會被他們捉去了！」

當她現在妝飾完了以後，她就走到下底寫字間裏去。她並沒有什麼驚惶樣子，可以引起別的客人注意。因為那時還沒有人知道，昨天晚上有這樣的慘案發生。

現在就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她哥哥，牠大概是寫着那無足輕重的白天底事情，但是對於這一夜恐怖的經過，她却隻字不提。她覺着，為這事守秘密，這是她應當所負的責任，因為不論那人是君子或犯人，他或是死或是活，但是她在他房裏曾經住過一夜，那當然是不可變更的事實，雖然她的哥哥一定能夠信任她，但是她總以為，好像有一個木棚在他們兩人中間一樣，她並且知道，在這個木棚上面決計不能夠築造一座橋，使得他們慢慢的和好起來，——在法國所當能碰到的事，但是在愛新克託克地方就不能把這情形想出來。

當她把這信寫完以後，她就深思着一步一步的向着輪埠走來，她軋過了城裏的人羣，經過了奇妙的花臺，喧噪的音樂隊，熱鬧的咖啡館(Cafés)街以及許多男女喋喋的談話聲，——他忽忽的走過了一切；到輪埠去迎接她那從南美洲回來的嫂子了！

同 濟 路 上 強

一抹斜陽已把各電線桿子的影條映着牠本來的距離一條條的在又寬又黑的煤層路上斜印着，魚肚白的天，兩邊的田園纔出一副鄉村本色來；新鮮的空氣，靜默的狀態與都會大城大有分別，至少非都會的秋溢騷塵可比。

「嗚……」五點鐘了，這是工廠的汽笛聲。

一切登時好像都在移動了。

「是呀！阿小的娘昨天發寒熱睡在牀上不能起來呢！」

「為什麼不請先生(即醫生)看呢？」

「可不是麼，但先生說昨天稍為退了些！」

「……………」

「這個衣料倒不差，恐怕要四角洋細一尺吧！」

「……………」

常常如此的，總有一隊隊的女工開過，如這類的話時有所聞，她們的事業，她們的生活，以及她們的觀念只能在她們小小的範圍內而且不能超出界外。

短短的上衣，大大的袴腳管，頭髮亂散着，那一點點的棉花絮撒佈在她們身

上；手裡呢，一個個的飯鏟與小飯鏟提著，腋下小小的包裹夾著，顯示她們的外表是勤儉的，勞碌的。

她們並且也有她們的偉大，同時她們也有她們的嚴格，校工們想調笑幾句，就要給她們大罵其三門。

她們絕不停留走着，談著；以便回去趕一餐夜飯。

三五成羣鄰人挑的挑，提的提；一頭走，一頭侃侃而談，他們的世界又是另一個。

這條路上本來是很靜寂的，只有那公共汽車一過時，沉靜之氣一躍而為唧唧的叫聲與迷霧的灰塵，黃包車夫見了就很熱，學生見了就罵「老爺車子」。可憐，公共汽車何辜呢？

當那炎熱天氣時，學生們是要把桌子從飯店裡搬出來吃的，如果給公共汽車的烟灰代上味精時，那汽車夫一頓大菜跑不掉，並且還要用極慢的速度駛著。

有時候，不是常常，也有幾位運動員居然出來在這條路上作長途的練習。

「這幾位先生連冷也不怕！」如果冷天時分那露在外面赤裸裸的手臂與腿每會給飯店裡的老板娘們不少的驚異。

這時各飯店已送出一陣陣的香味，葱味……與鐵燒同鍋子的磨擦聲，同時外面一個個的來吃飯了。

「飯後散步，甚合衛生」有鑒于此的，就買幾包花生，談談，走走，吃吃，倒也津津有味，但這大概都是些平時比較埋頭在案前的學生們，越是懶的人偏又會說這些時間一點沒有價值的消耗去了。

所以，在這條路上，並不是像上海的江灣路有一對對的情侶，不要說是情侶，單就女生也很少看見；就是在校裏她們還不一樣整天到夜臉在房間裏。

同濟在社會上的聲譽，這點校風也帶有點關係。

再過些時，天黑了。大部份的人們要同這路告別了，牠現在只把各電線桿上的燈照耀著那幾部黃包車與幾個閒人而已。

「那裏去？站住！對不起了，可借幾個錢用用！」

「哎呀！做什麼？」

「做什麼，要錢！快點自己拿出來，省得……」

「錢麼？一個也沒有！」

「那不行，不然咱們動手剝衣服！」

可憐！窮同濟——同濟裏大都是些寒家子弟們，就是學校本身也是經濟困難得很呢——偏還有這種事情發生，上海的剝豬鬃居然也傳到這裏來了。中國的教育真沒有牠普及得那麼快！

第二天早晨，天未亮。

「哦唷！」

「白菜恐怕要一百廿文一斤哩！」

「近來的豆芽還好！」

「鮫魚直賣到三百文一斤，咳！吃不起！」

從窗外隱隱在夢中還聽得到這些談話聲。

佔有些田地，種些菜，每日鋤之，灌之，用盡心血才得今天早晨的成效，屆時吳淞鎖上一筆生意賺下來又可以做幾件新布衫。較之那些官員們括來的勝十倍。

一個鐘點之後就不對了，一擔擔的無上香湯妙品來了。其實，我們討厭牠，那知道他們當牠是生活上最貴重的需要品呢！

接着，棉花扣子，小車子，提籃……陸陸續續跟着鄉人開往吳淞。女工們打扮得比昨晚整齊得多了。她們上工去。

慢慢的就看見學生也跑了出，來裝一個飽也去上課。

啊！一大隊中西人馬到了長長短短，肥肥腴腴的各提皮包一個。顯示他們是威嚴的，使學生畏懼的，並且也是貧寒的吧！因為他們非火車駛了班才坐坐黃包車，不然總是走着。

這隊人馬中有博士，有大學教授，至少是個中學教授。

八點半一過，好了，這條路與我們無關了。

街

仲

太陽西下了，一切的影子都傾斜起來。電車路上一間大建築物的門前，擁擠着一羣人，在這人羣中，大半都是穿着漂亮整齊的衣服的青年男女，從他們的面色看來，都帶着幾分等待的焦急和擁擠的苦悶。但是當他們抬頭看看那壁上的彩畫時，苦悶和焦急立時消滅，而留在腦海中的只有希望和欣悅將享的眼福。

人羣越多了，擁擠也跟着利害。從渦旋中發出來的喊苦聲，也驟約聽得出來。但是守門的黃種人還把大門關着，不讓這些可憐的等待者進去。直至後來連街道塞了一半的時候，鐘樓上的鐘針才踏着四時三刻。

這是星期六的下午——學生們的喜慶日，怪不得影戲院門前擁擠着這樣多的青年男女。在學校裏拘禁于功課的學子們，那個不想趁這大好時光來行樂一下呢？

他的行樂心也不異別人，他在學校裏的功課很忙，甚麼化學呀，物理呀，數學呀……呀，都是討人厭的東西，簡直把他的頭腦弄昏了。但是越是這樣，他越想跑到游藝場和劇場裏去洗清他昏亂的頭腦。

今天他老早起來了，他忙着打扮自己，這是他的老例，星期六總是如此的，捱過了比坐獄還難過的課後，就像小鳥一般飛到這繁盛的都市來。他受這响名劇

所引誘，在買了一點東西後，馬上趕到這所大戲院來。

在重重的人叢中，他被逼得幾乎透不過氣。鐘樓上噹噹地响了五下，但是離開場還有半點鐘。他閉上了雙目，希望大門快點開，救救他們的苦悶。

陡然間一陣脂粉的芬芳向他的鼻上撲來，他無意識地把目光轉過左面去，那裏是一個學生裝的少女。他發覺這香氣是從她身上發散出來的，同時，她底消魂，苗條的身材，使他不能不凝神注視。她穿着玄裳，更顯得皮膚潔白。短髮兩邊垂着，臉兒略帶些圓形，輪廓之美不亞西方，而最動人的是她的靈動的眼睛和面上露着的可愛的笑容。她確是醉人的少女，說得上「嬌小玲瓏」四字。在他眼中看來，瑤宮仙子也不外如是哩！

他呆望出神，心裏驚奇他底醜遇：

「美麗的姑娘呀，假使你是我的侶伴，你是我的愛人呀！……」

一腔熱情從心裏湧上來，他恨不得把她抱在懷裏。

嘩的一聲，大門開了。繼續着就有那些久候者街上前去，同時喊苦聲，人聲，笑聲和影戲院內的音樂聲鬧成一片。

他不由自主地被逼着，推着。人們是這樣地爭先，擁擠，使他和她緊緊壓着。同時他的心撲撲地加速了動作，呼吸也緊促起來，而且還感覺着一種肉體摩擦的滋味。這使他十二分的感謝上天賜給他這樣的幸福。但不久他被猛力一推，身體已到了買票處。

當他買了票找到了適當的坐位後，她也珊珊地來了。而且還同一個青年坐在一塊——他的前面。他立時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妬意。誠然，他每逢遇着有男伴的，美麗的少女總是如此的。

「他是她的什麼人呢？兄弟吧？朋友吧？……？」他想，「可是情侶吧？……不！不會！他那小兒那有這樣的醜福！哼！……」

他雖是妬恨，但雙目却不知不覺地移到她身上。在明暗調和的燈光中，她的面貌更嬌艷動人了。那青年坐在旁邊不住地逗她說笑，而她却沉默着。

「不知羞的！」怒號的思潮重復湧上心來，「世界上有這樣不知羞恥的人嗎？！滾蛋罷！她歡喜你嗎？！……哼！」

但最後他軟化了。

「唉！可愛的美麗的姑娘啊！」他感嘆着，「所有的美麗的姑娘們啊！你們身邊總帶着假心的男子。你們知道嗎？他們那裏有真心待你們呢！他們不過像暴風雨雨摧殘鮮花一樣地摧殘你們呀！醒來罷！……」他滿腔忿恨，覺得全世界的女子都是有人追護着綰佔着的，像他這樣柔弱還能完成愛嗎？

悠折的音樂開始了，電燈也漸漸消滅。他抬起頭來，把怨恨和愛的眼光射在她臉上，同時，出乎他意料的，她有意識無意識地把頭轉過來，視線剛成直線，他全身像觸了電報的麻木了，呼吸也停頓了，心房撲撲地跳得更厲害，他確是不

知覺地昏迷了。

四五秒鐘後，他終於被「難為情」所驅使，趕快把眼光移轉了。但他的心還不住的跳，面上緊張得紅起來。他一墜在慶幸，一墜却在埋怨自己沒有勇氣，雖是這樣，他再不敢把頭轉過去，在電影未開幕之前。

電燈熄滅了，電影也開始了，接着音樂聲道白聲發散出來。但他的神經很糊亂，眼睛好像套上了一層黑紗，什麼也看不清楚；在他腦海中只有她的笑容和眼睛。

他不再看影戲了，閉着眼睛思想進行的方法：

「就和她打招呼罷！唔，但是用什麼方法呢？而且，而且我沒有這種勇氣啊！……」

「跟着她罷！跟到她家裏再慢慢打算罷！但是，也許她不回家去呢？……她不可以到親戚或朋友的家裏去嗎？……」

這兩種思維在他心中交鬥着，最後他決定跟她回去，而「家」是不是她的呢，那就要看他的命運。

一陣清脆的歌聲喚醒他的甜思，繼續着女主角在銀幕中出現了。她的美麗的身材，面孔和眼睛，沒有一樣不使人迷惑。但是他覺得她漸漸像起坐在前面的她來。他還覺得她的歌聲是為他而唱的，她的曲線的姿勢和靈活的眼睛是單獨獻給他的，在這一剎那間他是世界上最榮幸的人了。

樂聲停了，白幕上影着「暫停片刻」，接着全場光亮起來。人們把手揉揉那畏光的眼睛，面上都露出像睡醒的神情，他們的頭腦很像大哭過後的样子，莫名其妙地蓋着一重樟櫥的薄霧。但是不久他們回復原狀而互相談話了，院內頓時起了一種雜亂的喧嘩。

他趁着這難得的機會，盡量窺賞她的面容，那時他心目中只有她，除了她世上再沒有可愛的了。

電燈復燃了，電影繼續放出來。他無心觀看把頭低下來想：

「少女是多麼的令人迷戀呀！她和我沒有什麼關係，但我為什麼要這樣眷戀她？」

他閉了雙目，養了一會神。頭腦也漸漸清醒起來了。

「呀！負心漢子，貪新忘舊，真不錯！……」他幾乎叫出來。自古傳下來的這種話，他現在才有點相信，因為這是他所經歷的。

他一向戀着C小姐的，雖然雙方沒有正式表示出來，但在過去的歷史中，他除了C小姐外，那個也不覺得可愛。但是今天撞見了不相識的她後，却把C小姐拋在腦後，所以他發覺「貪新忘舊」是男子普遍的心性，同時他的心飛回C小姐那邊去了，他暗中懺悔他的罪過。

放音機發出來的洪厲的聲首，他覺得好像在責備他，教訓他：

「不經世故的青年呀！愛是可以濫用的嗎？告訴你吧！不要多心！愛你的所愛吧！……！」

他願意領受這責備，同時覺得很慚愧。

燈光大白了，人們哄然離開座位湧着出去，他毅然從座位站起來，頭也不顧地隨着人羣擁去大門去。

那時商店都掛着電燈了。在悽愴的含着都市夜愁的街道中，他弱小的身體山大而小而消滅了（完）

二十，二，四于同濟

薄 禮 華

一個冬天的下午，蔚藍色的天空漸漸地被灰白的雲霧遮住。北風不住地狂吼，他把那一塊葉兒都沒有了的楊柳吹得搖來擺去。被吹動的柳枝發出吱吱的音調，和那狂風底呼呼的聲響相應。風仍然怒吼着，雲霧已凝結了。片片的雪花生滿了污濁的大地。天氣是十分冷峭，田野間除了幾隻野狗外，再也看不見別的蓋物在那裏走動。

在T校的宿舍中，有一位青年靠着那已關閉了的窗口，兩手放在袖管裏，不住的對外面張望。忽然間，他好像想起了什麼，很快地走去開了他的抽屜，拿出幾張已有了摺紋的信紙，鋪在枱上。他用很輕微的聲音，把牠讀了出來。——

S我友：

在你最近的來信中，我可以知道，知道你的心情不甯，然而慚愧，慚愧我不能找着一句適當的話來安慰你，及我自己！

你回去了，回去也好。那裏你可以得着你應有的安慰！但是，我要請你提防：人心是這樣壞；社會是這樣壞！

朋友！這是六年前的事了。在我最初認識K姑娘的時候，我當她是小孩子看待，雖然我那時也不見得有多大。她過去的境遇是怪可憐的，而她又這樣天真爛漫。我不敢說我那時已對她發生了「愛」。不過，她的情形，已在我腦海中，佔有相當的地位了。前年，我南返，我見着她，她已亭亭玉立了，可是，我呢？仍是依然故我！她會對我微笑，但是我不知道；她的微笑是什麼意思？啊！神秘的微笑！倘若不是我自作聰明的話，我相信你曾經想過：「你自己放棄了她，將她介紹給我。」但是，朋友！「愛情」是抓不住的啊！……雖然未如尊意，我也十二分地感謝你的盛意！你肯為朋友犧牲，真使我萬分佩服！

朋友！我對她並不十分追求和熱望，所以在現今的情況，我也不覺得什麼難堪或不安。而且，我很欣喜，我誠心地恭祝你頓的成功，光輝！

我友！我們雖然不敢自命為什麼有為的青年。但是我們的確是中國的現代青年，祖國現在是這樣的衰落；為國家設想；為自己設想，我們都不應走

上悲觀底路途。朋友！前程渺渺；黑夜沈沈。巍巍的地獄壁壘，正有待你健壯的體力去打開，重見光明；慘慘的歧歧迷途，正有待你敏銳的思想去辨別分得零清。朋友！努力吧！

S！我不是對你說過的嗎？我許久以前就打算寫一篇小小的東西，用來獻給你，作為我們認識之後的一個紀念。可是，慚愧得很，每逢我執起筆，我為思潮就不住的在我弱小的腦海澎湃。牠是這樣的紛亂，使我不知從何寫起！然而，時候是一點不留情的很快過去，我不久也許就要離開此地，漂泊到異方去，那時要寫點東西，恐怕更不容易了。

朋友！那麼我這封凌亂無次的信，就請你收留下來，存放在，當作我獻給你的一個小小的紀念品吧！敬祝

你的愉快！ 二九，十二，十九。H上

他讀完了這封未寄出的信後，很小心的摺好把牠放回抽屜裏去。

狂風已漸漸地沒有這樣厲害了，紛飛的雪片仍然沒有停止的徵兆，潔白的燈光照在青年的臉上，他似乎是在微笑了。 五，三，二十。激演

遊 世 日 Y. T.

「啞！阿李！幾點鐘了？」睡在桌上的我，打起了上海廣東牀子間睡在對面的廣東同學李君。

「噯！九點四個字！哈！哈！起身嗎？」

「起身！」嘴裏不住地在說起身，身子依舊窩在被頭裏。我真奇怪，近來晚上總沒有好好的睡覺，常常驚醒過來，一醒她的玩皮的笑臉，形容不出來的笑聲，閃閃有光的眼睛，一剎那都呈現在我的枕頭旁邊。「啊！我愛她！阿李！」自己常常發出這種莫名其妙，人家不願意聽的聲音來。

「哈！起身！哈！」阿李又在發重複呼喚的聲音。可是兩個軀體，依舊窩在被窩裏。

好容易走進盥面室。

「噯！Morgen！」

「Morgen！」

「沒有上海去嗎？太奇怪哉！」我們同班綽號小老板開口就這樣驚奇的問我！

「難道我一定要去的嗎？」我反問他。

「當然啫！今天又是總理逝世放假！」

「唉！」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嘆這一口氣。心裏怪莫名其妙的。但是她的影子是始終脫離不了的。我近來真的自己不相信自己。不像哭泣不像笑。喜和愛不住地在心弦上爭鬪。有時候我見了什麼人都會喜起羞來，癡了不成？我有時候自己這樣反問！不！我想！每天我不是和一切同學一樣在上課嗎？我愛她！我愛她！是的！我承認！我真的愛她！那末你又不是自己在矛盾嗎？我從前不是很清楚的說，還要對人家說：世上一切的煩惱以致自殺，都是自作多情而來的！老實說，我常常像深經世故的老人狠決斷的說：戀愛！我簡直不懂戀愛！我想不過大家愚蠢自作多情吧了！啊！現在我自己想多麼矛盾的事呀！我愛她！我愛她愛到自己也形容不出來的程度。但是她並不愛我，我想。她或者愛我是為她現在自己的生活。我一想到這一點，就像稍微有點恨她，但是不到一刻我就自己和她解釋了。瘋狂愉快和愛悶的情緒重複澆入了我的腦海。

詩 歌

雜 詩

郭汝鑑譯

尋覓了(Wolfgang von goethe)

- (一)我往樹林，
自若而行，
什麼都不尋，
這是我的精神。
- (二)我看見一朵花兒站着，
在陰影中，
像星宿一般的光亮，
像眼兒一般的漂亮。
- (三)我想把牠摘下來，
可是牠柔聲地說：
「我應該爲被採，
而凋謝麼？」
- (四)我把牠掘起，
連枝帶根牠，
我把牠帶回花園裏去，
在美麗的屋子之處。
- (五)我把牠種好，
在安靜的土，
現在牠時常生枝，
及爲開花茂盛時。

歌者(Wolfgang von goethe)

- (一)「我在外邊聽見什麼，在門之前，
什麼在橋那一邊響？
讓那歌者在木廳裏唱，
在我們的耳之前！」
國王呼，衛侍竄，
男孺入，國王說：
「叫那老人進來！」
- (二)「我問候你們，高貴的神士，
我向你們請安，美麗的女士！」

多富有的天呀！羣星聚會！
誰人曉得他們的尊諱？
這大廳充滿了富麗堂皇，
閉能。眼睛，你？這裏尙非其時，
儘管尋快樂；爲了好奇。」

(三)這歌者合上了眼睛，
及彈着滿實的聲；
騎士們望入去，勇敢地，
而美人們垂視着膝。
這歌對於國王是合意，
爲了尊敬他的表演起見，
贈給他一金鍊。

(四)「這金鍊對於我是不合時，
不如賜之與騎士，
因爲他們的勇敢的容貌，
使敵人們的戈爲之而折斷；
不如賜之與你的首相，
及讓他在別種之外。
再加上這金的負擔罷！」

(五)我唱，像鳥兒們一般的唱，
牠們住在樹上；
這從喉嚨所出的詩，對於我是一種酬；
一種富有的酬；
要是許我要求，唯一的要求，
那我求一杯上等的美酒，
將這純粹的金對調。

(六)他舉高牠，將牠一飲而盡：
「啊，多甜美的滋養品呀！
啊，這對於一個有福的家庭，
不過是一種小小的致敬！
要是你們過得寫意的時候，
請你們想到我，
及請你們這樣熱心地感謝上蒼，
像我因爲這一杯酒而感謝你們一般。」

暮 春 的 夜

徐積宇

浴在春光中的太陽溫和地閃閃地照耀着，
啾啾的黃鶯翩翩地帶來了春之歌曲，
多情的柳兒婀娜地把弄着她的細腰。
碧綠的微波瀉瀉地瀉着，
岸傍茸茸的細草也搖擺了起來！

蔥翠的綠色在大地上環繞着，
空間佈滿了嘯嘯之聲。
啊！農夫們正在勤力的工作，
汗珠潑潑地流下，
成功！成功！他們抱着這樣的希望。

他倆偎倚地談着，甜蜜的談着和笑着，
剎那間的一切都靜寂了，
只有他倆的颯颯之聲！
不知不覺地向前進行，
要衝進那塊田樂園。

恐怖的黑色沉沉地籠罩着，
晚風徐徐地送來了——
嬌嫩的新月，
皓白的微光散播于全世界，
一切都變了清淨無限！

他倆仍是談着說着笑着，
竟不顧那陰險的寒冷，
羨慕地向那新月凝望，
但有時也怨她和恨她，
月姐！你可以回去避開他倆麼？

可厭的青蛙開闔地叫着，
水波澎湃地激動着，

微風漸漸地緊張了起來，
恐怖的黑色更是濃濃地罩着；
柳兒草兒也衝進那漩渦了！

渾沌！都在那黑暗裏陷着，
人們都忙着奔着喊着；
擾亂！充溢在碩大的宇宙中，
他倆慌忙地擁抱着，
躲避了那渾沌和擾亂。

一，一，二十。改作于上海

臨 別 贈 言 梁國任

時光荏苒，轉瞬同學五載，親愛正如兄弟，今一旦忽告別離；真可惜，真可惜！

然雖別離，但願同學數載之精神，別後猶垂諸永久，永久！

吾等同學，俱是青年，前程遠大，無可限量，惟望習工科者，則努力于工，學醫者，努力于醫，一俟大家學成，擇工攜手，為社會宜勞，為國家謀建設，為人民求幸福，是則吾校吾校之光榮歷史可發揚光大。全時亦能永垂不朽矣；努力，努力！

十九，十二，廿六。

送 別 諸 同 學 林有泉

學海茫茫。四無涯止。我輩青年。宜知砥礪。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奮志追求。備糟酸醜。毋迫白髮。悔而莫追。勿因聰明。因循不振。勿因魯鈍。逡巡不進。韶華箭疾。青春宜勤。焚膏繼晷。究心典墳。異日學成。為國効力。雄雞一鳴。天下皆白。猶歎盛歎。豈不偉哉。於戲。學問無止境。畢生求不完。但願我青年。前途共勉旃。

雪

林有泉

昨夜狂風起。今朝大雪飛。狂風吹不止。寒氣挺嚴威。滴水俱凝結。應添兩重衣。苟知冷若是。早隨燕南歸。

年年雪花飛。踏雪尋梅去。北風迎面來。吹盡萬愁慮。雪大興輟高。何曾知辛苦。雪溶天氣寒。醋蒜及傍午。

昨宵寒風至。令我動鄉思。家鄉歸不得。學業不可棄。被薄苦難睡。徒洒傷心淚。世間貧窮多。如此寒冷何。孫康且映雪，寸陰莫虛過。今朝儘努力。不必奏悲歌。他日學就時。應爲國奔馳。莫忘天下士。鶉衣冷不支。大廈建千百。俾避寒風吹。設食諸大道。孤寡免啼飢。清歌滿四海。歡樂庶無期。

贈 別 諸 同 學 陳統雄

燈下互切磋。五載倏忽過。同窗雖云樂。奈何奏騷歌。學問如淵深。終生求莫舉。韶華既易逝。青春宜奮疾。韓子焚膏油。朝夕以追求。中山督師暇。閱讀不肯休。古今成功者。奮勉世寡儔。威名與事業。千載俱悠悠。

懷大志兮莫遊移。暫相別兮免傷悲。普天下兮皆兄弟。況後會兮猶有期。他年君登青雲上。今朝余留故鄉馳。志向或歧異。情成莫相疑。願今分別後。寸簡時相遺。規過與勸勉。永遠如今茲。天涯與地角。奮鬥無已時。

世 途 發

灰色的雲掌，一片一片地聚厚；
纖微的星光，一閃一閃地耀芒；
但是美麗的月華，羞見世界陋俗的萬物，
不知躲向那裏去了！
沉沉的午夜，萬物都入了睡鄉！
四週情景和死的一般——靜寂——。
深秋淒涼的冷風吹來，驚醒在迷夢中的我。
祇有孤雁似的我，
才能領略深秋午夜的清幽和淒涼！

遠地的燐火，時燃時滅，隨着風力飄蕩；
在蒼灰色的大地上，增了不少美麗；
荒塚上也似裝飾了燈彩，
幽靈尙且如此——獻媚——趨奉——虛榮——！
何怪生人只有錦上添花的怪樣，
而無雪中送炭的同情呢？！

縱橫的阡陌，渺渺茫茫地佈滿我的眼簾；
荒謬的人生，殘酷的世途，也無非如此！

淪落失魂的不幸的人們！不要自怨！
在這冷酷和無情的世途中，
本沒有你們光明柔弱者的寄跡所在！
另闢世界，居駐你們高尚純潔的精神和靈魂！

行矣！行矣！
萬勿留戀這萬惡的可唾罵的舊地！
不用回顧，不必徘徊，也不要猶豫！
在那渺茫的沙洲上，
就是你們的安土，就是你們的樂園！
和愛的安琪兒，正在含笑地同你們招手呀！
前途是幸福，自由，光明！

遠地的犬吠，一聲一聲地送來；
打破深夜的淒涼，
衝散空際的清靜；
但那能驚醒一般睡熟昏迷的世人啊？！

一九二八，十，廿五。同濟

夜 遊 西 子 湖 我

遊客盡是多情郎。
西子姑娘，你豈知道？
試聽那舟上歌聲，婉啾悠揚；
莫不是盡爲你而興奏。

遊客盡是多情郎。
西子姑娘，你豈知道？
試看那些英俊少年，徘徊湖邊；
也祇爲你而留戀。

遊客盡是多情郎。
西子姑娘，你豈知道？
試看那紅男綠女，依依湖上；
情愛俱因你而增高。

遊客盡是多情郎。
西子姑娘，你豈知道？
試看他們每屆良辰佳節，攜帶妻兒。湖上賦詩；
歡歌酒後，無間四時。

西子姑娘，你豈知道？
我由你而興感，由你而生悲。
四年前。當我見你時，覺得你有無窮的醜姿。
今天我再來訪你，而你的嬌容和美麗，
依然未衰。
而我呢？四年來一切的願望，盡歸烟消霧散了。

西子姑娘！
我今夜特地來和你告別。
我見那楊柳依依，月光幽微。
我覺得一陣陣的寒風，吹動我的青衣。

西子姑娘！我感謝你的一片真情。
我感謝你賜我無窮的鼓勵與希望，指示我歡樂的途徑和愉快的前程。
知我者，除了你，還有誰？
啊！我何忍旋歸？

二十，四，六。

醒 來 懺 悔 白 土

昨夜底事情曇花般消逝了。
一個絕早的清晨，曉光從窗縫射入，催醒了罪人的迷夢：
走罷！走罷！此地不可以留戀！
我披好了大衣走出門外，
路燈帶倦地譏笑着，
冷風迎面地欺凌着，
蓋住一切露水，溼浸我底衣裳；
唉！流罪人間的人呀！
但是我覺悟了；忍受着我應有的一切——任那路燈的譏笑，任那冷風的欺凌
任那露水溼了我的身軀；

我反起了衣領，遮蔽了怕見人們的面孔，迅步的回去罷；
唉！流罪人間的人呀！

送 別 嚴 冬 希 卿

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原著

(一)嚴冬，再會！
離愁無限恨。
但你的辭別，
却令我心開意悅。
嚴冬，再會！
離愁無限恨。

(二)嚴冬，再會！
離愁無限恨。
我願將你忘懷，
希望你永遠別再來！
嚴冬，再會！
離愁無限恨。

(三)嚴冬，再會！
離愁無限恨。
要不快點家去，
將被杜鵑笑你。
嚴冬，再會！
離愁無限恨。

覺 悟 D

姑娘！
在我們見過面之後，
我的心便不住地；
徘徊於你的身旁。
可是，到如今，
我所得着的只有空虛和失望！

姑娘！

我應當慶幸的：
弱小的生命已有了你的點綴。
然而我深深地懺悔，
以前舉動的不當。
現在敬請你的原諒！

姑娘！
我已覺悟了：
水中撈明月，
遠永是碧波蕩漾；
空中的樓閣，
那當然是一剎那間的幻象！

姑娘！
我不敢再向你有所要求：
請你也緊閉你的心扉！
我已深深地覺悟了：
抓不住的愛情呀，
多謝M君的幫忙！

姑娘！
一切已成殘蹟了，
對現今的境遇，
我已不會感着特別的頹唐和悲傷。
我誠懇地，
恭祝你的幸福無疆！

十四；二，二十。雪後於淞濱

事 記

打 排 球

施復晉

「今天天氣很好，打排球，打排球。」那是本班前屆排球隊長梁君，在人聲鼎沸，笑語衝天的休息時候——他是伸長了頸子，皺着眉頭，兩手很慌張地，不絕地亂舞着，要想使這喧聲止住——的一個提議。

除非沒有人提議，一提議，那有不通過的道理。

鈴聲一陣一陣地響着，我們那裏還有心去聽講，心中只是祈祝這個最後一課的鈴聲惠臨。

噹噹噹……直刺入我們心房的鈴聲，我們幾乎要發狂了。先生剛走出門，一陣雜錯的喧聲，已把那四十五分鐘的靜寂空氣擊破了。那時候，只嫌這扇門太狹太小。

燦爛的紅霞，從樹梢頭上，映射到我們身上。微微的晚風，時撲到我們臉上。健兒們的精神，爲之一壯。

my ball, touch net, over net……這些不三不四的英文，時從我們口中放出。只要無論那一方勝了一球，慶祝勝利的笑聲，隨之而起。

「噯！這一下你不應這樣打的，應該那樣打法，那末球自然不會掉在地下，而且還能拋得很高很遠。」那是負球這邊的一位似乎老資格的某君，帶有埋怨的說着。

「不要多說閒話，ruhlg」隊長先生恐怕從那些無謂的閒話中，發生衝突，以致不歡而散，所以他是很着急地這樣喊着。

隊長歸隊長說。那裏有人服從他的話，笑語聲，辯論聲仍是不絕於耳。隊長弄得無可如何的時候，只有擗擗他的頭，皺着眉頭，很頹喪的嘆了一聲氣。有時候實在是氣不過了，也算這只球倒黠，給他很命地一脚，飛得老遠，

氣是只管氣，說笑話只管是說笑話，可是我們仍是很起勁的打着球。

興趣是越打越濃厚，精神是愈打愈振作。

「咖啡比賽，咖啡比賽。」某君提高着嗓子叫着。異口同聲，一唱百和。竟於沒有一個人反對。

從此以後，我們的精神，振作百倍。「大家努力，輸了要出兩毛錢請客的！」大家都是這樣地喊着。那時候，個個都是聚精會神，但期勝利屬諸自己。

「Three more game, two more game, one more game」將要勝利的那方，很得意地喊着。

「不要驕傲，驕則必敗。」勝利那邊的某君，很潑心地這樣喊着。

「大家拚命，大家努力，還有希望。」驚挽回狂瀾的那邊，高聲地叫着。

劈拍劈拍的鼓掌聲不絕地響着，他們終於勝利了。

「今天輸得太冤，下次再來，非贏他們不可。」「其實我們天然是不及他們，他們的二行，是多麼的好呀；既會扣球，又善救球。」「只要大家肯拚命，勝利可操左券。」在比賽終了之後，這些議論的聲浪，充滿了那靜寂的洗面間。

欲墜的金鳥，沉沉的暮色，大地上的一切景物，都漸漸地由模糊而不見了。那時候，同學們都出去吃飯了。

「今天我們飯須少吃些。」那是一位預備晚上大吃一頓的某君說的。

「吃咖啡，吃咖啡。」隊長先生在走廊裏喊着。

呀的幾聲，房間門都開了。十八個健兒都從室中跳出來。

窄狹的營業公司，驟增了十八位顧客，大有人滿之患。

長桌上，糖果啦！點心啦！一盆一盆很齊整地放着。「大家請坐，大家請坐！」隊長叫着。短小的長桌，已圍得水洩不通。

起初，大家你推我讓，相敬如賓。一邊慢慢地吃着，一邊慢慢地說着笑着。後來漸吃漸快，也沒有工夫再說笑話了。在將畢的時候，大家都是狼吞虎嚥。最後，終於實行打擦。

杯盤狼藉，大家一哄而散。

晚 飯 後

單基豐

我們同學平時事情忙忙，功課繁重，一天到晚，不是 $(a+b)^2$ 和 $2H+O=H_2O$ ，就是 lesen, las, gelesen 等等玩意兒。每天除睡覺吃飯以外，幾乎沒有一點兒休息時間所以我們不能不講時間的經濟，利用晚飯後的半小時工夫，行行樂，來補我們由早至晚，精神上的損失了。

在梅子流酸，芭蕉分綠，春天剛去，夏天才來的時候，若是天氣晴和，當那金鳥欲墜，野色蒼然的時光，我們晚飯已畢，如久處樊籠的小鳥，莫不想出籠飛翔，以打整日的積困，於是三五成羣，四出散步，他們的小組織，不是同房間，就是同班的居多，談笑是很自由的，所以興趣也就格外濃厚。他們沿着同濟路，一面走一面談；有的是辯論學理，有的是研討文學，有的閒話家常，有的任意談諧。一隊是一隊的樣子，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神氣，形形色色，煞是好看，若是興趣濃些，還要向黃浦之濱，砲台之旁，繼續走去。那時海暑全消，涼風一陣一陣地吹來，只覺得神清氣爽，幾乎把自修的時間，都忘懷了。

有些同學，就近在那綠樹蔥籠的樹林裏，坐在長椅上，談古說今，倍形熱鬧。有的坐了小艇，在樓河裏，划來划去，一葉扁舟，當這紅霞映着河水，照着兩旁的垂柳，成了一幅天然的圖畫。或者三五成羣，練習腳踏車，會的當然是轉動自如，大出風頭，但是幾位初學的仁兄們，就不免大受其累，方才上車，身子一側，又掉下來了。或是已經上車，走得很快，正在得意的時候，牠偏偏要對着

輪或樹上碰一碰，以致人車兩分，一起倒在地上，可是他們雖屢遭挫折，仍舊很高興，努力的學習，毫不灰心。

若是到了雨天，或者風神來臨的日子，我們當然不能再到砲台灣去散步，或是校園內遊玩，河中划艇，和在操場上騎腳踏車等等，室外的娛樂了。但是在室內，我們也有許多消遣的方法，我不妨一一的寫在下面。

一、拍乒乓球：這時候，體育室內，擠滿了人頭，於是乒乓之聲大作，藝高的人，左抽右殺，前擋後網，指揮裕如。可是一輩新資格的朋友們，好像兄弟一類的飯桶，那一上場，就窘態畢露，進不能攻，退不能守；結果一敗塗地，所以對之反而沒有十分興味，看了些時，也就走了。

二、劃蘭花？諸君可知道劃蘭花是一種什麼遊戲呢？我現在可將這方法說一說；這方法是，先由一人在紙上畫了許多曲線，（有幾人加入便畫幾條，）每條線的一端，暗記了許多數目，支配好了，把有數目的一端疊起，意在不使旁人知道。然後在場的人，每人皆認定一根，所餘的一根，就給那畫的人，認定以後，把紙放開，各人乃按數出錢，由出錢最少的人，當場將錢收齊，購買水果糖食等食品，大嚼一頓。

我們還有一部分又不拍乒乓，又不劃蘭花的同學們，但是他們也有許多有趣味的現象。有的把房門一關，手伏在桌上，靜悄悄的坐在那裏看書，有時低吟，有時朗誦，這就是所謂拼命先生們的神態，這一流人物，在我們學校裏，着實不少。其餘有的唱歌，有的吹笙，弄簫，拉胡琴，奏梵鈴鈴，高唱京調粵曲。總之中西樂器，雜然並作。有的聚衆談笑，種種樣子，實在是無奇不有，無妙不肖。真講不完他們的興趣，形容不了他們的狀態。所以到那時，要是你朝樓子上一坐，洗耳靜聽，立刻可以聽到，鏗鏘的琴聲，清朗的歌聲，嘹亮的笙聲，簫聲，哀感頑艷的梵鈴鈴聲，雜沓的笑聲，辯論聲，和窗子外面的風聲，雨聲。一聲一聲的和着映着。真是好比開了一個音樂大會，熱鬧非凡。不過片刻之後，這許多雜音，就立時消滅不可聞了。只聽那無情的雨點，浙浙瀝瀝的打着窗櫺兒，聲個不停。和呼呼的風聲，吹着電線，奏出悲哀之樂罷了。

我們學校裏的生活情形，是非常複雜，在我這篇草率的短文裏者當然不能說得週到，而且個人的觀察力有限。其中遺漏的地方，當然很多很多，不過我以為在這篇文裏，至少可以明白我們同學生活的一斑。

吳淞鎮給我的印像 楚卿

「吳淞到哉！吳淞鎮下車！」混在這嘈雜的人聲，還夾着嗚嗚的汽笛聲中。我也隨着我的朋友下車了。這是我五年前來考同濟的一天，也就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吳淞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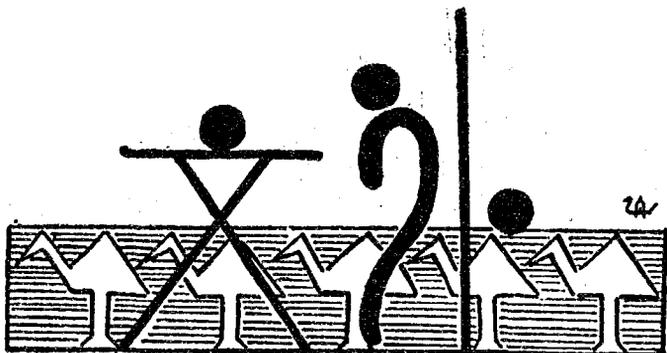
「先生！黃包車要吧？同濟大學！」先生！小車要吧？小車！」從車站走過鐵路一直到同濟路大路上，耳邊都是這種討厭的江北聲調環着我鬧。尤其是那軋軋的小車輪軸磨擦聲，更叫我不耐再聽下去。我那朋友似乎也不大願意聽這種聲調，於是拉了我急急的由小路走去。

下午五點鐘。考試是已完畢了，天氣悶得難過。我的朋友邀我一道到江邊乘涼；一半去領略我從沒到過的吳淞。

由校門向南一直走去，經過了鐵路，再前去不過五十步左右，橫着一條小河；河上架了一座用石條造成的小橋。河的兩沿……滿停着一艘艘的小船，却大都是破爛得幾乎是僅僅能夠浮在水面。幾隻船上，養了一羣小鴨，一兩隻上面載着滿裝了糞污的桶；河水濁得能夠照見人的影子，河兩岸的住民，就在這裏洗馬桶，可是一邊却又有人在那裏面淘米洗菜，聽說吳淞的飲料，多是由這小河供給哩！

過了小橋就到鐵上了。經過了全鐵纔到江邊。鐵上的馬路，却是用小圓的石子鋪成。却是高低不平。幾處低的地方，還積了一潭潭的汗水。果皮……拉圾更是堆滿一地；幾乎連下腳的地方都找不出。兩面店鋪的距離，最多不滿一丈，對面來的黃包車僅僅可以通過，往來的人們，大都赤着上身，摩肩擦背的走去。但他們身軀並不覺得什麼似的。本來，他們的確是認為鐵上最寬大最熱鬧，唯一的馬路了，兩邊堆上，滿擺着魚盆，魚籃。一陣陣魚腥氣，真令我幾乎要吐。只得拿手帕塞了鼻盡量快的走去，但那裏能走得快。街邊有時還點綴着一兩個全裸的小孩，蹲在地上撒尿。我再也忍不住而作嘔了。

五年來一直到今天，還不會有過這勇氣，從新的去察嘗這「名震遐邇」的吳淞。



INHALTSVERZEICHNIS

Wie mache ich es nur, damit ich mein Deutsch nicht verlerne?	
..... von dem Leiter der Mittelschule Prof. Dr. W.	
Othmer Bildungswerte des chemischen Unterrichts.	
..... von Mittelschullehrer Rehbein	
Die Gefährdung der Tierwelt durch den Menschen.	
..... von Mittelschullehrer Witz	
Ein mystischer Brief.	蔣 起 鵬
China und gute Wege für Automobile.	陳 維 新
Die Erfahrung meines Studiums.	D. D. W.
Our School.	陳 維 新
The Communication of China.	陳 維 新

WIE MACHE ICH ES NUR, DAMIT ICH MEIN DEUTSCH NICHT VERLERNE?

Von Prof. Dr. W. Othmer.

So hat sich in einer stillen Stunde schon mancher junge Student gefragt und ist im Zweifel gewesen, wie er sich diese Frage beantworten soll. Es geht ihm dabei so allerlei durch den Kopf: "So viele Jahre habe ich die Mittelschule besucht und ausser Mathematik, Physik, Chemie und mancher andern Wissenschaft Deutsch gelernt, eigentlich ziemlich viel Deutsch; ich habe es zuletzt sehr gut verstanden, ich konnte eigentlich auch ganz ordentlich sprechen, und jetzt fühle ich, wie ich doch hier und da Schwierigkeiten habe, mich auszudrücken, wie mir die deutschen Sätze nicht mehr so geläufig aus dem Munde wollen. Was soll ich da nur machen? Ich muss mein Fachstudium betreiben, und da bleibt nicht mehr viel Zeit übrig...."

Können wir ihm in seiner Verlegenheit einen guten Rat geben? Können wir ihm seine Frage beantworten?

Wenn jemand eine so schwere Sprache wie die deutsche jahrelang gelernt hat und sie dann allmählich wieder vergisst, so ist das aus verschiedenen Gründen sehr zu bedauern; man könnte ja mit Recht fragen, weshalb er dann überhaupt die grosse Mühe und Arbeit aufgewandt hat, um sich diese Kenntnisse zu erwerben. Trotzdem kommt es doch auch in Europa immer vor, dass die jungen Leute viele Kenntnisse, die sie in der Schule erworben haben, nicht bewahren können und mehr oder weniger vergessen, der eine braucht die Mathematik nicht mehr oder die Biologie, der andere das Französische, und nach 5-10 Jahren hat er kaum mehr eine leise Erinnerung daran. Ganz wird sich so etwas nicht vermeiden lassen, denn bei einem Kinde in den ersten Schuljahren kann man nicht vorher wissen, welchem Fache es sich einmal zuwenden wird, und eine möglichst vielseitige Ausbildung ist deshalb immer ratsam.

Aber für die Studenten, welche die Mittelschule der Tung-Chi-Universität absolviert haben, hat die deutsche Sprache doch eine grössere Bedeutung. Sie ist für sie nicht nur die Vermittlerin ihrer besonderen Fachwissenschaft, der Medizin, der Technik, der Chemie, oder welche sie immer wählen, sondern sie bringt sie unmittelbar mit all den Fragen in Berührung, welche den europäisch-amerikanischen Kulturkreis bewegen. Deshalb können wir ihre Bedeutung für das spätere Leben nicht wie den durchaus nicht abzuleugnenden Wert chemischer oder biologischer Kennt-

nisse einschätzen, sondern wir halten uns stets vor Augen, dass gerade die deutsche Sprache dem Studenten den Zugang zu einer unermesslichen wissenschaftlichen Literatur vermittelt, dass ihm die Tore einer neuen Welt geöffnet werden sind, die nicht wieder verschlossen werden sollen.

Eine gewisse Geläufigkeit im *Sprechen* der fremden Sprache haben schon alle angeeignet, aber nachdem sie die Schule verlassen haben, verlieren viele diese Fähigkeit in wenigen Jahren fast ganz. Dem sollte man vorbeugen. Diese Frage ist schon oft erörtert worden, aber anscheinend immer erfolglos. Wie gut wäre es, wenn es sich ermöglichen liesse, dass die Studenten — nur eine bestimmte Zeit am Tage, vielleicht nur kurze Zeit — wirklich versuchen, unter sich Deutsch zu sprechen! Sie können es ja alle mehr oder weniger, und die ständige Uebung und gegenseitige Korrektur würde allmählich ausgezeichnete Erfolge bringen. Dann sollte man auch keine Gelegenheit unbenutzt lassen, um mit Deutschen zu sprechen, wo man nur kann; die meisten scheuen sich davor und fürchten, sie könnten Fehler machen, über die der andere lächeln könnte; das ist aber ein ganz falscher Standpunkt; der deutsche Hörer achtet ja meist gar nicht auf den einzelnen Fehler, sondern auf den Zusammenhang des ganzen Satzes, ist vielleicht auch so freundlich, diese oder jene Kleinigkeit zu berichtigen, und selbst wenn er das nicht tun sollte, so hat man doch wieder seine Zunge geübt und trägt auf jeden Fall einen Gewinn aus der Unterredung mit heim.

Ein jeder ist schon meist durch sein Studium dazu gezwungen, wissenschaftliche Bücher in deutscher Sprache zu lesen. Aber von diesem *Lesen*, das nur mit Rücksicht auf den Stoff geschieht, wollen wir hier gar nicht reden, obwohl man auch hierbei seine Kenntnisse der deutschen Sprache bewusst erweitern kann. Vielfach glaubt der Absolvent, er brauche ja nun keine Grammatik mehr, und verkauft sie, nur das Wörterbuch behält er, um darin ab und zu etwas nachzuschlagen. Das ist aber doch eine ganz falsche Auffassung. Wörterbuch *und* Grammatik sollen ihm immer zur Hand sein, und er sollte sich vornehmen, jeden deutschen Satz ganz sorgfältig durchzuarbeiten und nicht zu ruhen, bis er ihn vollständig verstanden hat. Wenn er das immer tut, so wird er bald merken, wie grosse Fortschritte er macht. Es gibt keinen grösseren Verderb als ein halbes Verstehen, und das ist leider nur gar zu oft der Fall. Viele sind ganz befriedigt, wenn sie den Inhalt ungefähr aufgefasst haben, und kümmern sich nicht mehr im mindesten darum, wie die einzelnen Sätze gebaut sind, wie die grammatische Konstruktion ist, und ob sie auch wirklich jeden Satzteil richtig eingeordnet haben. Das führt zu Oberflächlichkeit und sehr oft zu groben Missverständnissen, und darum sage ich, man solle unter allen Umständen ein volles, auch grammatisch genaues Verständnis zu erringen versuchen. Arbeitet man in dieser Weise wirklich einige Jahre lang, so wird man finden, dass man auch schwierige Werke einwandfrei verstehen und übersetzen kann. Eine vorzügliche Hilfe ist dafür auch die

Lektüre solcher deutschen Werke, von denen gute chinesische Uebersetzungen erschienen sind (z. B. so sorgfältig verfertigte wie die Uebertragung von L. Renn, Krieg, von einigen Dramen Goethes in der Commercial Press; leider ist darunter keines seiner ganz grossen Werke). Man sollte nicht nur seine fachwissenschaftliche Literatur lesen, man hat nicht nur dafür jahrelang Deutsch gelernt, sondern man sollte auch versuchen, Werke der deutschen Dichtung kennen zu lernen, deren Kenntnis die Schule aus Mangel an Zeit nur flüchtig oder gar nicht vermitteln konnte. Wir erwarten heute ja auch von jedem gebildeten Europäer, der sich einige Zeit in China aufhält oder sich in Europa mit China zu beschäftigen beginnt, dass er sich so gut mit den Lehren des 孔子 Kungdsi wie mit den Gedichten des 李太白 Li Tai-po und 杜甫 Du Fu vertraut macht, soweit es ihm möglich ist. Jeder Student sollte es daher als eine Ehrenpflicht empfinden, dass solche Namen wie Goethe und Schiller für ihn nicht leere Namen bleiben, sondern mit einem lebendigen Inhalt erfüllt werden. In Mussestunden sollte er zuerst die chinesischen Uebersetzungen ihrer Werke zur Hand nehmen und mit deren Hilfe den Urtext in Angriff nehmen; jeder, der sich nicht nur von reinen Nützlichkeitsbetrachtungen leiten lässt, wird in solcher Ausspannung reine Freude finden.

Nicht wenige der Absolventen haben eine ganz hübsche Fähigkeit erworben, Deutsch zu *schreiben*. Wenn das auch für später nicht so wichtig sein mag als ein verständnisvolles Lesen, so möchte ich ihnen doch raten, in all ihren deutschen Aufzeichnungen peinlich genau zu sein und sich nie mit einem Ungefähr zu begnügen. Eines greift da ins andere, jeder eigne schriftliche Entwurf in der fremden Sprache stützt wiederum die Fähigkeit des Lesens, und deshalb sollte man durch Briefe, kleine Aufsätze oder Uebersetzungen immer wieder die einmal erlangte Geschmeidigkeit des Ausdrucks zu erhalten trachten.

Das ist nach meiner Ansicht der richtige Weg, um die deutsche Sprache nicht zu verlernen. Sprechen, Lesen und Schreiben, alles gehört da zusammen. Unsere Studenten beschränken sich meist auf das Lesen, und zwar auf das Lesen ihrer fachlichen Werke und Zeitschriften, das ist eine viel zu enge Auffassung, von der sie sich unbedingt losmachen sollten. Nur ein Arbeiten in der Art, die ich oben in wenigen Strichen angedeutet habe, dürfte zu dem erwünschten Ziele führen.

BILDUNGSWERTE DES CHEMISCHEN UNTERRICHTS

Von Mittelschullehrer Rehbein.

1. Der Unterricht in der Chemie war bis vor 70 Jahren systematisch und

rein beschreibend. Ein *Wissen* um die Dinge wurde damals für das Erstrebens werthe gehalten. Der Unterricht war leicht und wurde missachtet. Mit rastlosem Eifer wurde dies alte Verfahren als unbrauchbar bekämpft und eine Methode entwickelt, die besonderen Nachdruck auf den geistigen Bildungsgehalt des chemischen Unterrichts legte; das blosses Wissen trat zurück gegenüber dem *Verstehen*. Man betonte immermehr, dass die Chemie eine ausgezeichnete Schule der induktiven Logik ist. Zwar ist die Stufe der Induktion auch die erste Stufe der physikalischen Forschung, denn weitere Schlussfolgerungen aus den induktiv gewonnenen Tatsachen und Gesetzen ergeben sich auf dem Wege der mathematischen Deduktion und zwar im wesentlichen auf theoretischem Wege. Es liegt bestimmt darin ein besonderer Vorzug der Physik; sie ist eine exakte Wissenschaft im strengsten Sinne. Und dennoch möchte ich das unterstreichen, was der Philosoph Wundt in seinen "Philosophischen Studien" behauptet, dass "nicht die Physik, sondern die Chemie diejenige Wissenschaft ist, in welcher die Methode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Induktion ihre schärfste Ausbildung erfahren haben."

Welche Denkvorgänge übe ich denn in jedem einzelnen Falle im chemischen Unterricht?

1. Das Beobachten von Tatsachen, wobei dem Beobachter Schwierigkeiten und Fragen entgegentreten.

2. Das Vermuten, wie diese Fragen und Schwierigkeiten gelöst werden können.

3. Das Prüfen und Ordnen der verschiedenen Vermutungen durch Vergleich der vorliegenden Tatsachen mit anderen bekannten Tatsachen, Regeln und Gesetzen.

4. Die Probe, ob die gefundene Lösung mit ihren Folgerungen nicht auf Widersprüche stösst.

In den meisten Fällen verfährt man dann so, dass aus der Summe der Antworten das Strukturgesetz gebildet wird oder anders ausgedrückt: ich fasse die zusammen beobachteten Eigenschaften zu einer Begriffseinheit zusammen.—Ist es jedoch immer so?

Sehr oft wird die Summe der Einzelheiten, die zu dem Induktionschluss führen; auch mit einem einzigen Blick gewonnen. So führt z. B. ein Blick auf den Kaliumpermanganatkristall zu dem sofortigen Urteil: "Das ist $KMnO_4$." Ebenso sagt ein Blick auf einen Kupfervitriol-Kristall dem Kundigen genug. Obwohl diese Urteile ein analytisches Denken voraussetzen, ist es ausgeschlossen, dass in einem einzigen Augenblick so viele Worte gedacht werden können, wie nötig sind, um die Eigenschaften anzugeben; die das Urteil begründen. Dauernd wird man erkennen, dass das Auge entscheiden soll. Aus der Farbe eines Niederschlages, seiner Veränderlichkeit und dergleichen werden weitgehende Schlüsse gezogen. Nicht ein jeder Schüler denkt so rein anschaulich, doch soll man versuchen einen jeden dazu zu bringen.

Das formale Ziel des chemischen Unterrichtes liegt in dem Gewöhnen an scharfes Beobachten und funktionales Denken.

II. Zu solchem anschaulichen Denken und zu richtigen Objektsschlüssen gehören Kenntnisse. Fehlen solche in einem gegebenen Falle, so muss man auf das Urteil verzichten oder sich die notwendigen Kenntnisse vorher erworben. Wollen wir uns in der heutigen Welt zurechtfinden, wollen wir unsern Platz auf der Erde behaupten, so geht das nicht ohne gewisse naturwissenschaftliche Erfahrungen; chemische und physikalische Kenntnisse, die einander ergänzen, sind in gleicher Weise für die Praxis nötig. Nur die genaueste Kenntnis der einschlägigen Gegenstände, Vorgänge, Naturgesetze bei irgend einem Unternehmen verbürgt einen Erfolg. Darin liegen die hohen *realen Bildungswerte* dieses Faches. Ich brauche nur an Bronnstoffe, Düngemittel, Farben und Heilmittel zu erinnern, um das zu erkennen. Wenn die fossilen Kohlen behandelt werden, kann man nicht verschweigen, dass ihr wirtschaftlicher Hauptwert in der gespeicherten Energie liegt, die beim Verbrennen als Wärme frei wird. Von diesem Umtrieb der Energie im Weltall muss das heranwachsende Geschlecht mehr vernommen haben als bloss e Schlagworte. Um die Energie und ihre Wandlungen bekümmert sich nicht nur die Physik, sondern in gleicher Weise die Chemie, denn von dem ungeheuren Betrag an Energie, den uns die Sonne verschwenderisch zustrahlt, wird nur ein Bruchteil zum Verdunsten des Wassers, letzten Endes also zur Erzeugung der nutzbaren Gefälle in Wasserläufen verbraucht. Ein 2. Hauptteil dient zur dauernden, nicht wie bei den Wasserfällen nur vorübergehenden Speicherung durch die chemisch arbeitende Assimilation der Pflanzen. Man muss wissen, dass "der Kampf ums Dasein ein Kampf um die freie, zur Arbeitsleistung verfügbare Energie ist, wie W. Nernst sagt, "die in den Produkten der Pflanzenwelt, ähnlich wie die elektrische Energie in einem Akkumulator, von dem Sonnenlicht angesammelt wird." Es ist nicht nötig, dass jemand die verschiedenen Phosphorsäuren kennt oder die Formeln eines Anthrazenfarbstoffes, es ist aber nicht gleichgültig zu wissen, dass praktische Fragen sich nur mit Kenntnissen erledigen lassen, die auf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und technischen Gebieten erworben worden. Naturwissenschaftlicher Kenntnisse bedarf man auch, um die Zusammenhänge der Kultur zu verstehen und um eine Grundlage für eine Weltanschauung zu gewinnen. Der Tiefstand der philosophischen Bildung irgend eines Volkes geht in der Hauptsache zurück auf eine Unkenntnis in der Naturwissenschaft, die nur durch eine Vertiefung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Bildung überwunden werden kann.

III. Die chemischen Kenntnisse werden nun im Unterricht nicht einfach gelehrt, sondern grossenteils in praktischen Übungen erworben. Die Schüler üben dabei Auge und Hand; das Wertvollste ist jedoch die Gewöhnung an Genauigkeit, Gewissenhaftigkeit, Sauberkeit und Ordnung. Ein guter chemischer Unterricht wirkt also erziehend und schafft damit gute Staatsbürger. Man glaubt immer, dass dieses nur die ethischen Schulfächer für sich

In Anspruch nehmen, da ja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mit der Ethik wirklich nichts zu tun haben. Doch ist das zu berücksichtigen, dass man an der Wissenschaft all das weitere Einwirken auf die weitesten Gebiete des menschlichen Lebens lernt. Nicht zu Forschern sollen die Schüler herangebildet werden, sondern sie sollen die Hilfe der Wissenschaft für das Leben im Staate vorbereitet werden. In dieser Hinsicht ist gerade die Chemie eine unerschöpfliche Quelle für staatsbürgerliche Belehrung. Auf die Bedeutung chemischer Forschung und chemischer Technik hat wohl nichts eindringlicher hingewiesen als der Weltkrieg. Und denken wir an die wichtigsten Fragen der Gegenwart, wo das Wirtschaftsleben gelockert und zerrissen ist, so kann man keine andere Antwort geben als die: "Nur mit Bodenschätzen und Arbeit können wir in der Weltwirtschaft unseren Lebensunterhalt bezahlen."

Mit Bodenschätzen! Hier greift nun sofort die Chemie in sowohl bei den Erzeugnissen, die uns der Acker liefert als auch bei den Produkten des Bergbaus. Ebenso muss das Wort Kunstdünger einem jeden geläufig sein. Ein Staatsbürger muss wissen, dass man ohne Kunstdünger dem Boden nicht soviel abringen kann, wie man braucht, um notdürftig den ärgsten Hunger eines Volkes zu stillen; er muss wissen, dass es der genauesten Zusammenarbeit von Wissenschaft, Gewerbe und Landwirtschaft, von Handel und Verkehr bedarf, um Missernten nach Möglichkeit vorzubeugen. Es bietet sich dazu im chemischen Unterricht recht viel Gelegenheit, solche Gedanken zwanglos einzuflechten; sei es bei der Durchnahme des Stickstoffs, des Phosphors, des Kaliums oder des Kalks. In ähnlicher Weise bietet sich die Gelegenheit darauf hinzuweisen bei Kohle und Eisen, überhaupt bei fast allen Stoffen.

Kann nicht auch bei der Durchnahme der Edelmetalle die Frage auftauchen: Was ist Geld? Was bedeutet es? Gold und Silber sind Waren und eigentlich kein Geld. Im weitesten Sinne ist Geld nur Rechenmittel, vom Staate beglaubigter Ausweis über geleistete Arbeit oder gelieferte Ware. Darin liegt die Erkenntnis eingeschlossen, wie innig jeder Bürger mit dem Staate zusammenhängt, wie das Wohl und Weh jedes Einzelnen eng verbunden ist mit dem Blühen und Gedeihen des Gemeinwesens. Geht der Staat zugrunde, dann verliert auch das Gold seine Kaufkraft.

Zum Schluss meiner Ausführungen möchte ich noch betonen, dass es natürlich nicht allein der Chemieunterricht ist, der auf das letztere, die staatsbürgerliche Erziehung, abgestimmt ist, sondern dass dieses der gesamte Unterricht, wobei sich kein Fach ausschliesst, für sich in Anspruch nimmt. Doch das tritt nirgends deutlicher als in der Chemie hervor: Die Schüler erkennen, dass umfangreiches Wissen und ausgezeichnetes Können für sich allein noch keine wahrhaft wertvolle Bildung bedeuten, sondern dass erst die Verwendung aus innewohrendem Bedürfnis heraus darüber entscheidet.

DIE GEFÄHRDUNG DER TIERWELT DURCH DEN MENSCHEN

Im 6. Jahrgang der Zeitschrift "Der Naturforscher" findet sich auf Seite 180 folgende Notiz:

Der Letzte seines Stammes?

"Der Zoologische Garten in Frankfurt am Main besitzt ein Exemplar des China-Alligators (*Alligator sinensis* Fauv.), das wahrscheinlich ein Naturdenkmal ganz ausserordentlicher Art darstellt. Es scheint dieser Alligator nämlich das letzte Stück seiner Art zu sein. Das etwa 2 m lange Tier stammt vom Unterlauf des Yangtsekiang und gelangte bereits im Jahre 1880 in den Besitz des Gartens, gehört also mit zu seinen ältesten Bewohnern. Ein zweites Stück, das gleichzeitig mit diesem in den Garten gelangte, starb, wohl infolge einer Verletzung, ein Jahr nach der Ankunft, ohne jemals Nahrung zu sich genommen zu haben. Da die Gattung Alligator nur in zwei amerikanischen und einer asiatischen Art vertreten ist, so dürfte mit dem Eingehen des Frankfurter Stückes, das hoffentlich noch recht viele Jahre auf sich warten lässt, die asiatische Form für immer verschwinden . . ."

Soweit die Notiz. Also wieder einmal ein Tier, welches dem Aussterben nahe ist. Es teilt hiermit das Schicksal der vielen anderen, die in kurzer Zeit vom Erdboden verschwunden sein werden. Von vielen Beispielen will ich nur einige herausgreifen: Wo sind die riesigen Büffelherden Nordamerikas geblieben, die noch vor 100 Jahren die weiten Prärien belebten? Vordringender Kultur mussten sie weichen. Eisenbahnen wurden gebaut, Städte entstanden. Weiter und weiter wurden die Tiere zurückgedrängt. Und dann kam der Mensch mit seiner Ausrottungswut. Des schönen Geldes wegen mussten die Büffel ihr Leben lassen. Gegenwärtig sucht man durch strenge Jagdgesetze und Anlegen von Naturschutzparks ein völliges Aussterben zu verhindern.—Elfenbeinjäger vernichteten die Elefantenherden Indiens und Afrikas, und einiger schönen Federn wegen werden heutzutage noch ungezählte Paradiesvögel, Edelreiher und Kolibris geschossen. Wal-fische, Walrosse, Seekühe, Giraffen, Nilpferde etc. werden von Tag zu Tag in erschreckender Weise weniger. Adler und Bären in den Alpen, Uhus und Biber in Deutschland: bald kann man von ihnen sagen: "Sie waren einmal." Ist das nicht traurig? Das deutlichste Beispiel für das Verschwinden von Tieren bieten wohl die Riesenschildkröten. Diese leben auf den Schildkröten- oder Galapagosinseln, auf Aldabra, Reunion, Mauritius, Rodriguez und Madagaskar. Aus dem Jahre 1691 berichten Reisende, dass die Tiere auf der Insel Rodriguez in grossen Scharen zu finden waren; oft sah man 2000—3000 Stück beieinander. Um das Jahr 1740 legten die nach

Indien segelnden Schiffe bei Mauritius an, um sich mit Schildkröten zu versorgen, und noch 20 Jahre später waren mehrere kleine Fahrzeuge beschäftigt, Tausende von ihnen, hauptsächlich zur Verwendung in Krankenhäusern, nach Indien zu bringen. Von dieser Zeit an scheinen sie sich rasch vermindert zu haben, so dass sie bereits zu Anfang des 19. Jahrhunderts auf mehreren Inseln der Gruppe ausgerottet waren. Noch schlimmer sieht es auf den Galapagosinseln aus. Als die Spanier diese Inseln entdeckten, fanden sie so dicht bevölkert mit Schildkröten, dass sie die Inseln danach benannten. Gegen Ende des 18. Jahrhunderts besuchten Schiffer die Inselgruppe nur aus dem Grunde, um sich mit Wasser und Schildkröten zu versorgen, und bis zu den ersten Jahrzehnten des 19. Jahrhunderts war an eine Ausrottung der Tiere nicht zu denken. Als aber im Jahre 1846 das wissenschaftlichen Zwecken dienende Kriegsschiff "Herald" an Charles-Eiland anlegte, fand der mitreisende Naturforscher auf genannter Insel wohl zahlreiche Herden von Haustieren, verwilderte Hunde und Schweine, nicht aber Schildkröten: sie waren inzwischen ausgerottet worden.

Aber nicht nur die Gewinnsucht des Menschen gefährdet die Tiere in der Natur, auch der Unverstand. Schlangen, Molche, Eidechsen etc. werden getötet, weil man sie für giftig hält. Manche Menschen sind stolz, wenn sie einmal einen seltenen Vogel geschossen haben. Schämten sollten sie sich. Warum lässt man das Tierchen nicht leben? Mit zeretztem Federkleid liegt es vor den Füßen des Schützen, zum Ausstopfen vollkommen ungeeignet. Es wird also fortgeworfen. Und sollte es tatsächlich ausgestopft werden—nach einigen Jahren kommen die Motten hinein, es verstaubt, verdeckt—und dann findet man es auf dem Müllhaufen wieder.

Schmetterlinge, die sich im Sonnenschein ihres kurzen Lebens freuen, werden mit Netzen, Mützen und Zweigen erjagt, getötet und—in demselben Augenblick fortgeworfen. Die Flügel waren natürlich entzwei, also konnte man sie für eine Sammlung nicht gebrauchen.

Diese wenigen Beispiele mögen genügen. Muss ein solcher Vernichtungskrieg sein? Ich glaube kaum. Der Mensch ist die Krone der Schöpfung. Er ist das stärkste Wesen in der Natur. Das gibt ihm aber noch längst nicht das Recht zu schalten und zu walten wie er es sich denkt. Im Gegenteil. Er soll, weil er Verstand besitzt, die Natur schützen und pflegen; er soll sich der Tiere in liebevoller Weise annehmen und nicht mit Netzen, Schlingen und Gewehren in herzloser Weise unter ihnen aufräumen.

Meine lieben Schüler der ersten Klasse. Diese Zeilen schreibe ich Ihnen bei Ihrem Abschied aus der Mittelschule. Mögen sie in Ihnen Wiederhall finden. Hier in China gibt es keine Jagdgesetze und Naturschutzparke, und Tiere und Pflanzen sind schutzlos den Menschen preisgegeben. Wenn mein Biologieunterricht in Ihnen die Liebe zur Natur erweckte, dann hat er seinen Zweck mehr erfüllt, als wenn Sie nacktes Wissen davongetragen haben.

EIN MYSTISCHER BRIEF

釋 起 鷗

Ein abwaerts geneigter, schattiger Waldweg fuehrte aus der Stadt P. krummlinig nach einem weiten und sonnigen Platz, der sich bis ans Ufer eines blauen Sees hinabzog. Dicht neben dem See erhob sich ein hohes Haus, grau mit roten Ziegeln. Ein Zimmer oben, welches nach dem See lag, war das Schlafzimmer des Hausherrn. Es war maessig gross und sehr schoen geschmueckt. Alle Waende hingen voller Landschaften. Vier hohe Fenster waren weitgeoeffnet. Sie liessen die Zugluft hereinstroemen und gewahrten die Aussicht auf den ruhigen See. Den Fenstern gegenueber befand sich ein grosses Eisenbett mit weissen Vorhaengen.

Auf diesem Bett lag ein Alter schlafend, mit blassem, ernstem Antlitz. Das Grau des Alters zog sich schon ueber die hohe gerunzelte Stirn. Aus seinen beschatteten Augenhoehlen sprach ein ganz trauriger Ausdruck. Sein Hemd war auch zum Teil von Traenen durchnaesst. Das verriet uns, dass sich eine unaussprechliche Traurigkeit seines Herzens bemaechtigt hatte.

Denn vor einigen Tagen hatte er einen Verdruss gehabt. Ein Eilbrief aus seiner Heimat war fuer ihn eingetroffen. Es war die Hand seines Bruders. So brach er das Schreiben auf und las bald folgendes: "Unsere Heimat ist von mehreren tausend Steraeubern belagert. In den letzten Tagen gelang es ihnen, einen Zug Soldaten vollstaendig gefangen zu nehmen. Heute erklart unser Kommandant, dass er mit der geringen Mannschaft die Stadt nicht behaupten koennte, wenn die Verstaerkungen nicht gleich kaemen. Jetzt ist unsere Heimat also in eine sehr kritische Lago geraten. Deshalb bitte ich dich, meinen Sohn in deinem Haus zurueckzubalten und ihn diese Nachricht nicht hoeren zu lassen....."

Wie vom Blitz getroffen, blieb er einen Augenblick gelahmt. Er waere beinahe besinnungslos zu Boden gesunken. Denn er besass seinem Bruder gegenueber eine sehr echte Freundschaft. Jetzt war sein Bruder sogar in Todesnot. Wie konnte er sich denn zu ueckhalten, die Traenen nicht aus den Augen fallen zu lassen? Diese Nachricht schnuerte ihm wirklich die Kehle zu.

Drei Tage hatte er den Auftrag seines Bruders ueberlegt. Da boten sich ihm zwei Moeglichkeiten. Er konnte entweder seinem Neffen die Nachricht offen sagen oder den Wunsch seines Bruders ausuehren. Wenn er aber den ersten Punkt ausfuehrte, so fuerchtete er, dass sein Neffe sofort heimkehren wuerde. Waehlte er dagegen den zweiten Weg, so konnte er auf kein Mittel sinnen, seinen Neffen nicht nach Hause geben zu lassen. Die-er Brief hatte ihn wirklich in grosse Verlegenheit gebracht. Er wusste

gar nicht, wie er diese Schwierigkeit ueberwinden sollte.

So dachte er jeden Tag darueber nach. Manchmal ging er im Zimmer auf und ab. Manchmal legte er sich ins Bett. An diesem Tag pflegte er ebenso auf dem Bett zu liegen und diese Aufgabe zu erwaeagen. Als er vielfalts hin und her ueberlegt hatte, konnte er sich doch nicht denken, womit er sich behelfen sollte. Schliesslich jagten die Gedanken wirt durch seinen kranken Kopf. Er wusste nichts mehr. Da drueckte ihm der Schlaf gewaltig auf die Augen, so dass er bald einschlief. Kuehle Daemmerung umgab ihn. Hier war es sehr heimlich und still.

Da wurde ploetzlich die Tuer aufgetan. Ein Junge kam herein. Er war in einem gelblichen Seidenhemd, welches zum grossen Teile von Schweiss durchnaesst war. Sein braunes Gesicht war auch sehr heftig geroetet. Durch die freudestrahlenden Augen verriet er sein innerliches Vergnuegen. Er war naemlich der Nefte des Alten. Er hatte eben auf dem See gerudert. So sass er auf einem Lehnstuhl neben dem Schreibtisch, worauf einzelne aufgeschlagene Buecher umherlagen. Da ergriff er eine Zeitschrift und wandte ein Blatt nach dem andern um. Er schien nur die Bilder zu besehen.

Nach einer Zeitlang fuhr ploetzlich dem Schlaefer heraus: "Soll ich meinem Nefen diese Nachricht offen sagen? Aber ich habe gegen den Auftrag meines lieben Bruders verstossen. Wer koennte mir denn einen Rat geben? Ich habe wirklich kein Mittel, meinen Nefen nicht nach Hause gehen zu lassen. Ach, guetiger Himmel, gib mir doch einen Fingerzeig!" Als er so weit gesprochen hatte, entstand eine Pause. Der Junge im Stuhl lauschte aber sehr angespannt. Er wusste nicht, was sein Onkel meinte.

Nach einem Weilchen fuhr der Schlaefer wieder fort: "Oh! Mit Gottes Hilfe ist mein Bruder jetzt doch noch in Frieden! Der Himmel hilft gewiss den Guten. Ich hoffe, dass die Raeuber alle erschossen werden. Ach, mein Bruder, weisst du auch, dass ich dein so gedenke?" Die letzten Worte waren so leise, dass sie sich kaum hoeren liessen. Dann war er wieder still verschlossen.

Als der Junge dies vernommen hatte, ueberfiel ihn ein unerbittliches Heimweh. Sollte in seiner Heimat etwas Schreckliches geschehen sein, und befaendens sich seine Eltern in grosser Not? dachte er, aber warum haette er nichts davon in der Zeitung gelesen? Sollte ihm sein Onkel doch nicht etwa auch diese Nachricht vorenthalten? Das konnte er sich tatsaechlich nicht zusammenreimen. Vielleicht enthielten die Traumworte nicht die Wahrheit. Aber er hoffte doch, dass alles gluecklich verlaufe.

In seinem fieberhaft erregten Hirn kreisten wirt die Gedanken. Endlich kam es ueber ihn wie eine Erleuchtung. Er konnte doch seinen Onkel danach fragen. So stand er auf und wollte ihn wecken. Aber er besann sich und blieb wieder auf dem Lehnstuhl sitzen. Denn er scheute sich davor, seinen Onkel aus dem ruhigen Schlaf zu stoeren, wenn seine

Gedanken nicht recht haetten, welche ihm kurz vorher gekommen waren. So dachte er nach. Endlich hatte er einen Plan erzonnen. Er lief die Treppe mit katzenhafter Behendigkeit hinab und kam mit einem Feuer-
gewehr durch den geraeumigen Saal ans Ufer des Sees. Er schoss einfach gegen die Fensterscheibe, so dass ein scharfes Klirren erzeugt wurde, welches seinen Onkel aus dem Schlaf riss.

“Was ist denn los?” fuhr es seinem Onkel heraus, indem er aus dem Schlaf auffuhr. Ihm klang das feine Klirren noch im Ohr. Welch schrecklicher Ton spitz, messerscharf, wie ein Dolchstich! Er presste die Hand aufs Herz da hatte er ihn empfunden, fast koerperlich. Aufgerichtet starrte er ins Dunkel hinein. “Sind die Seeraeuber zu mir gekommen?” dachte er. Es schien ihm, als ob er naerrisch waere.

Bald kam er aber wieder zu sich. Und inzwischen war sein Neffe auch gekommen, der ihn zuerst um Entschuldigung bat. Als er aber dessen schlanke Gestalt vor sich stehen sah, fuehlte er einen feinen koerperlichen Schmerz am Herzen. Denn der Gesichtsausdruck seines Neffen war dem seines Bruders sehr aehnlich. So starrte er seinen Neffen eine Zeitlang an. Endlich brach der Junge das Schweigen. Er wagte sich zuerst nicht recht mit der Sprache heraus, aber dann fluesterte er halblaut: “Mein Onkel, hast du auch etwas davon gehoert, dass in meiner Heimat Unruhen herrschen?”

Wie erschrocken fuhr der Angeredete mit dem Kopf in die Hoehc. “Nein, nein und nein! Ich habe gar nichts davon gehoert.” Auf seinem Gesicht wechselte Roete mit Blaesse. Er sah aus, als ob er in Not waere. Nach einer kurzen Weile wurde aber seine unruhige Miene wieder in Ordnung gebracht. Dann fragte er seinen Neffen, woher er diese schreckliche Nachricht erfahren haette. So erzaehte ihm der Junge alles, was kurz vor einer Stunde vor sich gegangen war. Als sein Onkel das vernahm, sagte er nichts dazu. Er schlug die Augen nieder und schien nur auf seine Schuhe zu starren. Als er aber die Augen wieder auf seinen Neffen richtete, trug sein Gesicht den Ausdruck leidenschaftlichen Schmerzes. Denn diese Worte hatten ihn bis ins Herz verwundet.

Aber sein Neffe war schon hinter sein Geheimnis gekommen und sagte zu ihm: “Wenn deine Traumworte nicht recht haben und meine Heimat jetzt noch in Sicherheit ist, so moechte ich morgen heimkehren, um meine Eltern zu besuchen. Denn mich ergriff das Heimweh. Obwohl es hief viel tausendmal besser ist als zu Hause, so habe ich doch ein Verlangen dahin. Mein lieber Onkel, gewaehr' mir doch diese Bittel!”

Wie diese Worte den Alten in Verlegenheit brachten! Er konnte nicht darauf antworten. Er schaute ganz traurig gen Himmel und wusste nicht, wie er sich helfen sollte. Lange Zeit uoberlegte er es sich. Endlich beschloss er, seinem Neffen das Geheimnis zu verraten. Seine Stimme war sehr gefasst, aber doch ein wenig zitternd. Er sagte folgendes: “Mein lieber Neffe, du hast recht, diese Geschichte eine Beleidigung zu nennen.

Deshalb muss ich dir Abbiete leisten, bevor ich die Wahrheit sage. Aber eins moechte ich dir vorbringen, dass ich es nicht aus eigenem Wunsch tat, sondern im Auftrag deines Vaters handelte. Er hat mir geschrieben, ich sollte dich diese schreckliche Nachricht nicht hoeren lassen. Jetzt sehe ich mich gezwungen, dir das zu verraten. Unsere Heimat befindet sich jetzt wirklich in einer sehr gefaehrlichen Lage. Tausende von Seeraubern haben sie belagert, so dass der Kommandant mit der geringen Mannschaft nicht gegen sie kaempfen konnte. Ich hoffe, dass die Verstaerkungen sofort zu ihr kommen und die Raeyber zurueckschlagen werden. Meiner Ansicht nach darfst du nicht heimkehren. Denn einmal darfst du nicht in Gefahr geraten, und zum andern bringst du mich auch nicht in Verlegenheit. Mein liebes Kind, folge doch aufs Wort und tue, was ich dich geheissen habe! Du sollst ja daran denken, dass dein Vater nur einen einzigen Sohn hat. Wenn du verloren wuerdest, wie koennte er dann noch weiter leben?" Als er so weit geredet hatte, traten ihm schon die Traenen in die Augen. Er konnte vor Schluchzen kein Wort mehr ueber die Lippen bringen.

Der Junge nickte aber nur und stand in bittere Traenen zerfliessend vor ihm. Als er jedes der eindringlich gesprochenen Worte vernommen hatte, schien es, als haelte er gar keine Besinnung mehr. Nach einer kurzen Weile tastete er erst mit zitternden Haenden nach der nahen Mauer und lehnte sich unbeweglich daran. Er schwieg sein Mund schwieg, aber seine dunklen, mit Traenen gefuellten Augen sprachen. Sie starrten hilflos auf den Schreibtisch. Sie verieten, dass seine Gedanken jetzt schon weit in die Heimat schweiften. So standen sie sich beide geistesabwesend gegenueber. Totenstille herrschte zwischen ihnen. Die Zeit verrann, aber sie fuehlten es nicht.

Drauessen legte sich aber die Abendaemmerung mehr und mehr ueber den See. Ein roter Abendschein lag schon hinter den Waeldern jenseits des Sees. Er blitzte zwischen den Lupcken der Zweige hindurch und fiel mit schwachen Strahlen auf die Fensterscheiben, welche einen wunderbaren Glanz zurueckwarfen. Vom Wasser herauf kam das Geschrei der Froesche, und tief im Walde schlug ein Spaecht. Aber die beiden im Zimmer liessen diese Stimme nicht in ihr Ohr dringen. Sie hoerten nur den Schlag ihres eigenen Herzens. Unterdessou kehrten die spielenden Kinder auch heim. Der Klang der Lieder erhob sich ueberall und wurde von den nahen Huelgen heruebertragen. Da brauste dem Jungen ein Lied ins Ohr:

Ich hab's gehoert,
Meine Heimat sei in Gefahr.
Wie es mir das Herz zuschnuert!
Die ganze Zeit schweift mein Gedanko zu ihr.

Meine Eltern wohnen auch dort.
Welchen Schmerz muessen sie leiden?

Sie sind schon beide alt.
Wie koennen sie den meiden?

Unter allen Umstaenden
Muss ich zu ihnen gehn.
Auch wenn mich die Zaubergeister hinderten,
So will ich sie doch noch mal sehn.

Was fuer eine Zaubermacht die klare und feste Stimme auf den Verzagten ausuelitel! Mit einem jaehen Ruck sprang er von der Mauer weg und setzte sich auf dem Lehnstuhl hin, der ihm am naechsten war. Er war wieder zu sich gekommen. Da dachte er in der Stille: "Ich muss zu meinen Eltern kommen. Auch wenn mich mein Onkel an diesem Plan hindert, will ich doch mein Ziel erreichen. Nur darauf muss ich meine Aufmerksamkeit richten, dass ich diesen Plan nicht meinen Onkel hoeren lasse." So stand er auf und schoss zur Tuer hinaus.

Seinem Onkel aber fielen, als er die ploetzliche Veraenderung seiner Mienen sah, die Lippen auseinander. Er wusste nicht, was sein Neffe beabsichtigte. Er fuerchtete aber, dass es seinem Neffen sehr einsam zumute wurde. So schickte er seinen Sohn zu ihm, um am Tage mit ihm gemeinschaftliche Studien zu ueben.

Aber sooft sein Vetter so froehlich im Gange mit Sprechen war, dachte der Junge immer in der Stille an seine schoene Heimat und an seine lieben alten Eltern. Ab und zu setzte er sich hin und wollte arbeiten, aber er hatte keine Gedanken mehr. Es war ihm, als ob seine Eltern immer vor seinen Augen erschienen. Oefters dachte er so sehr daran, dass er vor Traurigkeit beinahe weinte. Er hatte auch alles getan, um seine Sehnsucht niederzukaempfen. Aber es gelang ihm nicht.

Zu seinem taeglichen Lebon gehoerte auch, seit er hier war, das Rudern. Nach dem Abendessen pflegte er haeufig eine Zeitlang auf dem See zu rudern, welcher dunkelblau und fast ringsum von gruenen Waeldern umgeben war. Auf einer Wiese, wor ueberall Himbeerbuesche und Huelsendorn durcheinander standen, ruhte er sich oft aus, nachdem er kraeftig gerudert hatte. Stroeme von suessem Duft trug ihm die Abendluft entgegen. Er legte sich manchmal auf den Ruecken ins Gras. Oh, wie gross war der blaue Himmel mit den weissen Wolken! Aber trotz so schoener Aussicht erfreute er sich doch nicht. Denn seiner Gedanken hatte sich schon die unerbittliche Heimsucht bemaechtigt.

Bei der Nacht voller Mondschein und Sternenhelle war die Landschaft noch schoener. Die Waelder warfen weit auf den See hinaus ihr Dunkel, das verschiedene wunderliche Gestalten bildete. Die Voegel im Baum hoben jetzt auch ihr leichtes Gefieder und sangen schoene Lieder dabei. Eine froehliche Stimme erfuellte die ganze Luft. Es schien, als ob sie auch den huedschen Mond willkommen hiessen. Aber eine solche schoene Land-

schaft konnte unsern Jungen doch nicht in Erregung bringen. Denn seine Gedanken schweiften immer in die Heimat. Er dachte gerade daran, ob sich seine Eltern jetzt vielleicht schon zur Ruhe begaeben.

Erst gegen 10 Uhr ging er zu Bett. Aber aus Sehnsucht konnte er oefters nicht ruhig schlafen. So hatte er ein paar Tage verbracht. Endlich kam fuer ihn eine Gelegenheit, sich von seinem Onkel zu entfernen. Er erhielt einen Brief von seinem Freund, der ihn zur Schule bat. So packte er seine Sachen zusammen und ging am selben Tag zu ihm. Dann war der erste Punkt seines Planes erfuehlt. Als er zur Schule kam, ueberlegte er, wie er sich an den zweiten Punkt machen sollte, d. h. wie er seinen Freund verlassen wollte. Endlich hatte er diesen Wunsch auch durchgesetzt.

Der feurige Sonnenball war eben aus dem Meere hervorgetaucht. Die Sperlinge im Baum priesterten erst von den Zweigen und sagten es allen, dass die Nacht schon vorbei sei. Ein schwueler Duft entstieg dem unmerklich fliessenden Wasser, das die grossen Blaetter des Lotus fast ganz bedeckte. Schnell und eifertig schob sich ein Boot durch die schmalen, schiffumsaemnten Fahrstrassen. Dieses kam in den Kurs des grossen Dampfers, welcher um 7 Uhr in See stechen sollte.

Ein Junge im Boot dehnte sich traege im Lackstuhl. Es schien, als ob er die ganze Nacht nicht einmal die Augen zugemacht haette. Aber dennoch waren seine Augen doch sehr geistig und ernst, mit denen er durch die geoeffneten Fenster gespannt in die Ferne sah. Nach einem Weichen warf er aber seinen Blick wieder auf das glitzernde Wasser und endlich auf einen Kuerbis am Ufer, und da kam es ihm vor, als waeren die beiden gelben Fruechte des Kuerbis die blassen Gesichter seiner lieben Eltern. Sie schauten ihn an mit dringend flehenden Augen. Sie schienen zu sprechen: "Mein liebes Kind, komm' schnell nach Hause und befrei' uns aus der Noth! Wir erwarten dich jetzt."

Wie entsetzt sprang der Junge vom Stuhl empor. Er murmelte vor sich hin: "Sind meine Eltern noch nicht der Gefahr entronnen? So muss ich schnell zu ihnen gehen. Ach, mein Gott, hilf mir doch!" Er war wieder in Nervenzerruetung geraten.

So dauerte es eine Stunde lang, bis das Schiff zu dem Dampfer kam. Dann stieg er um. Nach einer halben Stunde setzte das Schiff sich in Bewegung. Jetzt nahm die Entfernung von seiner Heimat von Sekunde zu Sekunde ab. Er wohnte in einem kleinen feinen Zimmer mit grauen Waenden, an denen viele Bilder von Landschaften hingen. Die Ausstattung in diesem Zimmer war sehr huedsch. Aber er fuehlte nur das Heimweh. Den ganzen Tag lag er auf dem Bett. Denn die Wogen waren zu der Zeit sehr gross, so dass das Schiff von ihnen geschaukelt wurde. Damals war der Himmel auch schon mit dichten schwarzen Wolken ueberzogen. Ein starker Regen schlug gegen die Fenster. Bis zum Abend klaerte es

sich erst wieder auf. Da ging er an Deck und wollte die Aussicht der Dämmerung geniessen. Die heftigen Wogen waren schon verschwunden. Da kam die Sonne zum Vorschein. Sie tauchte aber schon ihren halben Körper ins Wasser. In der Abendrothe leuchtete das Wasser im violetten Glanz. Meer und Himmel breiteten sich ins Unendliche aus. Das Schiff fuhr aber immer langsam und ruhig dahin. So stand der Junge lange Zeit da. Nach und nach sank die Dunkelheit herab und war nach allen Seiten der Anblick trüb. Dann kehrte er nach der Kabine zurück.

Eine Nacht war vergangen. Am Morgen landete das Schiff schon bei einer Stadt, welche nur 20 Li von seiner Heimat entfernt war. Dann ging er an Land. Er fuhr sofort mit einem Auto nach seiner Heimat hin. Trotzdem er mit grossem Mut vorwaerts ging, war er insgeheim doch ein wenig zaghalt. Denn was wuerde er tun, wenn die Rauber zu ihm kaemen und die Bajonette auf ihn richteten? Das wuerde vielleicht nur den Tod hedenen!

Aber das war wirklich sehr merkwuerdig, dass es gar keinen Kriegszustand gab, dachte er wieder an anderer Stelle. Denn alles blieb ja beim Alten. Vielleicht waren die Rauber schon zurueckgeschlagen Ja, richtig, die Rauber waren schon weg, dachte er, indem er seiner Heimat nahe kam und die Wetterfahne einer Zuckerfabrik erblickte. Unterwegs sah er sogar, dass die Bauern alle hintereinander mit gesundem und zufriedenen Aussehen zur Arbeit gingen. Es schien, als ob gar kein Krieg ausgebrochen waere. Diesen Zweifel konnte er tatsaechlich nicht beseitigen.

Schliesslich hielt das Auto vor seiner Haustuer. Da lief er schnell in sein Haus hinein. Als er in den Saal eintrat, sah er, dass sein Vater sehr ruhig ein vergoldetes Vogelbauer mit frischem Huehnerschwamm besteckte. Es schien, als ob er gar keine Not gelitten haette. Da war dem Jungen so seltsam zumute, dass er gar kein Wort ueber die Lippen bringen konnte. Seine damalige Ueberraschung spottete wirklich jeder Beschreibung. Nach einer guten Weile fiel es ihm ploetzlich heraus: "Wo sind denn die Rauber geblieben? Mein lieber Vater!" Seine Eltern, die mit laechelndem Antlitz zu ihrem Sohn kamen, hielten ploetzlich an, als sie seine Worte vernommen hatten. Sie wussten nicht, was er meinte. Sie dachten, dass er vielleicht nervoes waere. Als aber ihr Sohn ihnen die ganze Geschichte erzahlt hatte, so wunderten sie sich sehr. Denn sie hatten dem Onkel schon seit einem Monat nicht geschrieben. Woher kam denn dieser merkwuerdige Brief? Sie dachten alle darueber nach und konnten keine richtige Antwort finden. Sie meinten, dass vielleicht jemand ihnen einen Schabernack gespielt haette. Aber dazu gab es doch auch keinen Grund. Dieser Brief war wirklich geheim, mystisch und wunderlich.

CHINA UND GUTE WEGE FÜR DAS AUTOMOBIL

陳 維 新

Sind Sie in solchen Provinzen, wie Schansi, Szechuan oder Kansu, wo man keine Eisenbahn finden kann und es wenige gute Wege gibt, geboren, so werden Sie ohne Zweifel die Schwierigkeit des Reisens kennen. Wenn man auch eine lange Entfernung zu Fuss gehen kann, dauert es doch viel geringere Zeit, wenn man dieselbe Entfernung mit dem Zug oder dem Automobil faehrt. Der unbequeme Verkehr verhindert also den Menschen, weit zu reisen. Das ist doch einer der Hauptgründe fuer die Stockung der chinesischen Zivilisation. Denken wir einmal an den Verkehr zwischen Schanghai und Peping in fruereher Zeit, so werden wir bestimmt sagen, dass die ermuedende Reise eine Woche, manchmal einen Monat lang dauern musste, wenn man eine weite Entfernung reisen wollte, In diesen Jahren sind die Chinesen im Begriffe, mehr Eisenbahnen zu bauen, aber diese Plaene sind jetzt noch nicht zur Ausfuehrung gekommen. Es ist sicher, dass dies nur von der verdorbenen Regierung und den schlechten Militaers herkommt; man muss aber bestimmt mehr Eisenbahnen bauen, um den Handel zu befoerdern und die Kultur zu erhoehen.

Wenn man das System unseres Verkehrs in der Tat entwickeln und eine solche Arbeit machen will, die nicht allzu viel Geld verbraucht, so werde ich empfehlen, dass viele gute Wege in allen Teilen des Landes gebaut werden, damit Automobile darauf fahren koennen.

Es wird sich herausstellen, dass die Vorteile des Wegbaus fuer Automobile viel groesser als die des Eisenbahnbaus sind, weil die Eisenbahnen die kleinen Orte nicht erreichen koennen, da sie ja nicht wie die Automobilwege ueberall gebaut werden koennen, wo sich die Menschen sammeln. Die Eisenbahnen werden nur von den Zuegen benutzt, aber die Wege fuer Automobile sind gleich nutzlich fuer Raeder, Rikschas und andere Wagen. Landstrassen fuer Automobile kosten viel weniger als Eisenbahnen. Aus diesen Gruenden werde ich sagen, dass China in Zukunft viele Automobilwege bauen sollte. Ich moechte jetzt noch auf die anderen direkten Vorteile hinweisen, die sich aus den guten Wegen ergeben werden:—

1. Gute Wege fuer den Ackerbau. Verschiedene Gattungen von landwirtschaftlichen Produkten werden in allerlei Teilen des Landes gefunden. Sind der Verkehr und die Fortschaffung unbequem, so werden die Paechter Schwierigkeiten haben, ihre Produkte zu verkaufen. Zum Beispiel: die Paechter pflanzen hier viele Baumwolle, und wenn diese Ware auf dem oertlichen Markt verkauft wird, so ist der Preis sicher ganz niedrig, Wird dieselbe Ware auf einem solchen Markt verkauft, wo man Baumwolle not-

wendig gebraucht, so ist der Preis beträchtlich höher. Also der Wegebau fuer Automobile ist eine wichtige Sache, wenn man den Markt fuer die landwirtschaftlichen Produkte entwickeln will.

2. Gute Wege fuer den Handel. Der Fortschritt des Handels stuetzt sich auf die Leichtigkeit des Verkehrs und der Fortschaffung. Das, was nuetzlich fuer die landwirtschaftlichen Produkte ist, ist auch nuetzlich fuer die Waren.

3. Gute Wege fuer die Geschichte und Kunst. Es gibt im Norden Chinas viele geschichtliche Denkmaler, die Fortschritte unserer nationalen Zivilisation anzeigen. Mit der bequemen Eisenbahn koennen wir leicht solche beruehmten Plaetze besuchen, wie den Tai-Schan und die Grosse Mauer. Aber die anderen beruehmten Plaetze in den Provinzen Schansi und Schensi koennen nicht sehr leicht besucht werden, weil der Verkehr unbequem ist. Das wird aber anders werden, wenn die Automobilwege gut ausgebaut sind. Jeder Kuenstler kann sich also grosse Muehe geben, um die Landschaft zu verschoenern. Bisher hatte der Reisende Schwierigkeiten, wenn er durch solche Plaetze reisen wollte, wo es keine Eisenbahn und wenige gute Wege gibt. Aber diese Schwierigkeit wird leicht ueberwunden werden, wenn dort gute Wege fuer Automobile gebaut sind.

5. Gute Wege fuer die Hungersnot. China hat schon oft unter Hungersnoeten gelitten, und um die Leiden der Opfer zu beheben, muss man die Arbeit der Erleichterung so schnell machen, wie man nur kann. Viele tausend Menschen haben ihr Leben wegen der Schwierigkeit der Beschaffung von Nahrungsmitteln verloren. Hier werden gute Wege fuer Automobile das kraeftige Instrument werden, und dadurch kann man schnell Abhilfe schaffen.

Alles, was ich bisher erzaehlt habe, betrifft nur die Vorteile der guten Automobilwege, und jetzt werde ich weiter zeigen, wie der Plan zu solchem Wegebau fuer Automobile gemacht wird.

1. Baugewerkschule. Die Arbeit des Wegebaus ist leichter als die des Eisenbahnbaus, weil die technischen Kenntnisse dafuer verhaeltnismaessig bechraenkt sind. Es ist deshalb noetig, dass man mehr Schulen gruenden muss, damit die Arbeiter besser ausgebildet werden und ihrer Heimat gute Dienste leisten koennen.

2. Ingenieure. Im Namen der Gesellschaft zur Verbesserung der Wege im chinesischen Reiche koennen Studenten ins Ausland geschickt werden, um dort den Wegebau als Spezialfach zu treiben; dann fehlt es China nicht mehr an Ingenieuren, die solche gewaltigen Arbeiten unternehmen koennen.

3. Automobilfabriken. Die Entwicklung des Wegbaus muss proportional der Entwicklung der Automobilfabrikation sein. Man muss regelmaessig Automobile und Gueterwagen bauen, um die Nachfrage befriedigen zu koennen. Jetzt kommen diese Gefaehre alle aus dem Ausland. Aber die Zeit ist nicht mehr fern, dass wir Chinesen auch Automobile und andere

Lastwagen bauen koennen.

Zum Schluss moechte ich noch folgendes hinzusetzen: Wenn alle meine Vorschlaege adoptiert wuerden, so wuerde China in allen seinen Teilen wesentliche Zeichen einer neuen Aera sehen koennen, naemlich die Zunahme der Rundreisemoeglichkeiten, die Entwicklung des Handels, die Verbreitung der Volkerziehung, das Wachstum industrieller Unternehmungen und die Ernaeutigung von Unternehmungen fuer das Spezialstudium der geschichtlichen und kuenstlerischen Schaetze Chinas.

DIE ERFAHRUNG MEINES STUDIUMS

Du Djuen-Wu

Studium ist keine einfache Sache, besonders im 20. Jahrhundert; denn zu dieser Zeit zeigen sowohl alle Wissenschaften einen unbeschreiblichen Aufschwung, als auch gehen die Veraenderungen aller Theorien Tag fuer Tag weiter. Naetuerlich ist es uns, den Schuelern, unmoeglich, vielerlei Studien in unserer kurzen Lebenszeit durchzufuehren. Um diese Schwierigkeit zu ueberwinden, sollte man folgende drei Punkte besonders beachten.

I. Die Energie muss auf einen bestimmten Punkt konzentriert werden. Lassen wir unseren Geist bei irgend einer Beschaeftigung ganz frei schalten und walten, so werden wir von allen moeglichen Umstaenden gestoert, und der so entstehende Eindruck ist offenbar zu schwach, kurzum, unsere Arbeit hat nicht den rechten Erfolg; deshalb ist es nicht noetig, alle Tage zu viel zu studieren, sondern wir brauchen nur einige Stunden hindurch unseren Geist ganz energisch auf unsere Taetigkeit zu konzentrieren. Ja, wir werden uns das noch klarer machen durch folgende Erwaegung:

Durch die Ansammlung der Sonnenstrahlen in einem Brennglase kann man ein Feuer entzuenden.

II. Was wir einmal gelernt haben, muessen wir uns immer wieder durch den Sinn gehen lassen. Wenn wir diesen Vorgang oelters wiederholen, so dringt der Eindruck noch tiefer in unser Hirn ein, und nach jedem nochmaligen Durchdenken koennen wir bisweilen durch andere Ideenverbindungen und Folgerungen zu neuen Anschauungen kommen.

III. Die Tagesordnung muss ganz systematisch geregelt sein. Auf Grund psychologischer Beobachtungen ist unsere Energie im allgemeinen vormittags von 8—10 Uhr am staerksten. Fruhmorgens muessen wir mit solchem Unterricht, welcher einen frischen Kopf braucht, beginnen, und nachmittags pflegen wir etwas zu wiederholen. Wenn die taeglichen Unterrichtsstunden genaess der Staerke der Energie, die in verschiedenen Zeiten verschieden ist, verteilt werden, so wird der gewonnene Erfolg viel grosser sein. Ausserdem ist die Bestaendigkeit auch unentbehrlich.

Zum Schluss spreche ich die Hoffnung aus, dass wir Schueler der er-

sten Klasse den Mut nicht sinken lassen und weiter dahin streben muessen, unser Ziel zu erreichen. Ohne Zweifel koennen wir uns dann einmal gute Kenntnisse erwerben.

OUR SCHOOL

陳 維 新

In the Country near Woosung our school Tung-Chi is situated. It was established and controlled by several Germans many years ago. After the World War it was taken over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now it is directly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Educational Ministry of China. There are three departments in our school, namely the university proper, the middle school department and the preparatory course for German. The university is divided into two Colleges, the medical and the technical. In both colleges every student must study five years for his graduation, in the middle school three years, and in the preparatory course two years only. The teachers in the colleges are all Germans, and in the middle school and the preparatory course, besides several Germans, there is a number of Chinese teachers, because a lot of Chinese lessons are taught in these two sections. In the technical college a large laboratory factory is built, and in it we can find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achines. All students in this college work their experiments in it every afternoon. In the medical college there are many laboratory rooms for studying anatomy, physiology and so forth. These are prepared simply for the students of the first two years. As for those of the later three years, they study in Paulun's Hospital at Shanghai, which is managed by the Germans. The middle school department is just as the ordinary ones, except German is taught instead of English. The preparatory course is specially formed for those ordinary middle school graduates who do not know German and wish to study in our university.

At the beginning, our school was located in Shanghai and since the World War it was moved to Woosung. Therefore, the buildings we now see in Woosung are the new ones, and much larger than the former.

THE COMMUNICATION OF CHINA

陳 維 新

China is one of the oldest and largest nations in the world, and has a population occupying one fourth of the whole world. She lies almost entirely in the temperate zone, which with its marked seasonal changes is

very favor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vigorous race. She has a soil of fabulous fertilit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ts best sections have been subjected to continuous farming and thanks to nature it still shows no signs of exhaustion. She is also richly supplied with minerals. Even though the precious metals are not plentiful, yet the minerals used in industry are abundant in quantity. In one province alone a German geologist has estimated that the deposit of coal is so plentiful that there is enough to last the entire world at the present rate of consumption for many centuries. On account of these phenomena every one may think that China ought to be the richest and most powerful nation in the world. But nowadays it is just on the contrary. She is very poor and weak. Then, what is the reason for this? The chief reason, I think, is this, that her communication is not well developed. Although the area of China is very large, yet in former days there are no enormous railways and plentiful steamers to communicate among the separate sections. For this reason the education and industries in China are not developed, because they are not very conveniently expanded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During the recent years the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s gradually developed. We can see some national railways, such as the Nanking-Shanghai railway, the Shanghai-Ningpo railway and others. There are also formed many steamer companies in every large city. By and by I hope, China will build more roads and open more waterways. After the roads and waterways have been constructed, trains and steamers can run to and fro. If the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has been very well developed, it is no doubt that we will see a new era in our history. I do hope that those who call themselves the saviors of China will pay much attention to it.



教職員級友及同學

通訊錄

教 職 員 通 訊 錄

姓 名	字 別	年 歲	籍 貫	通 信 處
胡 庶 華	春藻	四六	湖南攸縣	上海法租界亞爾培路533號
陸 希 言		三九	浙江嘉興	
W. Othmer		四八	Provinz Hannover	本 校
易 希 文	亦文	三四	湖南邵陽	湖南邵陽黃亭市呂乾發號
傅 彦 長		四十	湖南甯鄉	本 校
B. Petermann		三三	Provinz Schleswig-Holstein	本 校
F. Requard		三五	Provinz Rheinland	Hotel Royal Range Road Shanghai
A. Rehbein		三一	Provinz Hannover	本 校
H. Witz		三九	Provinz Hannover	Hotel Royal Range Road Shanghai
何 良 信			江 西	上海寶山路靈生坊四號
章 誠 忠		三九	江蘇青浦	南京百子亭11號
曹 吳 吾		三一	湖南長沙	真茹雙南大學
禮 子 敬		五十	河北天津	上海武定路九十五號
廖 儼 君		三五	四川資中	上海開北橫濱路41號
V. Michel		三三	Provinz Bayern	未 詳
郭 德 欣		三二	江西永新	本 校
陸 振 邦		三七	江蘇青浦	本 校
周 大 融		二八	浙江海甯	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四 遠里17號
廖 維 藩	華葆	三四	湖南衡山	上海江灣路花園街三三三 十一號
李 繼 元		二七	河北定縣	定縣南門內李宅

本級級友通訊錄

姓名	字別	籍貫	通信處
高孔麟		福建福州	宋 詳
孫思義		江蘇南京	上海興家宅路樂安坊頤廬
朱曾浚	哲甫	浙江海鹽	浙江海鹽城內西
徐積鏞	潔夫	浙江硤石	浙江硤石生生醫院
顧舉先		江蘇涿涇	涿涇兩宜齋內
李芝源		浙江紹興	浙江紹興魯橋河沿李府
李忠鈺		韓 國	朝鮮京畿道江華郡府內面新門里809號
姚錫鏞	器翊	江蘇崑山	江蘇崑山大街兆興昌醬園
陳卓乾		廣 東	宋 詳
陳趾麟		浙江硤石	硤石增泰新號

同學通訊錄

姓名	字別	年歲	籍貫	永久通信處
郭汝楠	伯堯	二十	廣東	廣州河南岐興中第五號
郭汝琨	叔錕	一七	廣東	全上
郭汝銘	仲楷	一九	廣東	全上
郭樹德	潤齋	二五	山東	山東高密林芝鎮義祥成交
施復晉	麗明	一九	江蘇崇明	崇明城內東街
張庭桂	君強	一九	江蘇金山	朱涇下塘楊家街西
張勇斌	慎華	二十	廣東	吳淞楊行馬衛之君轉
邵延澤		二一	浙江吳興	湖州海島里二十三號
季毓彪		一九	江蘇崇明	崇明廟鎮南
崔進		三二	安徽蕪湖	蕪湖崇德巷五號
吳之鳳	一元	二一	江蘇武進	常州西門外長春路五號
吳家荷		二一	四川忠州	四川忠州西溪下鹽店吳家院子
徐積宇		一八	江蘇南京	上海開北虬江橋德康里四十三號
沈夢嶽		二一	江蘇蘇州	蘇州角直鎮
沈夢嶽		二一	江蘇啓東	啓東北新鎮
梁國任	繼烈	二一	廣東新興	香港大馬路東生金舖轉
李汝昭		二十	廣東南海	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蔣起鵬		二十	浙江湖州	南潯大橋塊
杜君武		二三	湖北黃岡	漢口民生路惠羅藥房
林有泉	獻卿	二十	福建南靖	上海虬江橋德康里四十三號轉
羅光澄		一九	湖北漢口	九江十里舖達園
單基豐	慶如	二十	江蘇蘇州	蘇州城內史家巷廿六號
馬衛之		一九	廣西	吳淞楊行
陳維新		二一	江蘇青浦	青浦縣前街
陳枕雄		二十	廣東潮陽	暹京三聘街大安堂
屠伯強		一九	湖北廣濟	寶山縣楊行東首
屠基發	雲飛	一九	浙江紹興	上海南京路拋球場集成藥房轉
印均田		一七	上海	吳淞鎮北印宅

編 餘 閒 話

夫本刊之發行，其爲表現我級五年來努力之成績與奮鬥之精神也甚明；同學郭君於發刊詞中論之詳矣。故此次之集稿方法，與其他各種學術刊物圖書雜誌等略有不同；凡能表現個性。發揚我級之精神可留作永久之紀念者，莫不盡量錄取。間或少數稿件，於修辭方面稍有忽視，本部亦不願多所刪改。以免個性湮沒。

常編輯之初，得諸師長之同情勸助，賜以大作，且允以其寶貴之光陰，爲本刊担任校閱，全人等謹代表全體同學，三呼——謝謝！

至於同學方面，惠稿更多，奈因諸多窒礙，未能完全刊載爲憾。

全人等以菲薄之才，蒙諸同學委以編輯之重任；偶一思維，輒覺經驗膚淺，無從着手。幸諸同學從旁督促。本刊乃得於今日付印。雖未必能盡如我人所期望之完美，然全人等已竭盡心力於斯矣。編者

周濟大子錦

市西路京南海上

祥昌裕

送	禮	西	時
租	服	裝	新

上海

中華協記餅乾廠

價廉物美

各種餅干



號七五三〇四話電 號五四坊安華口北路江浙北設開
場市萊蓬路萊蓬南滬部市門
房藥大成集路京南處銷經約特

THE CHINA BISCUIT CO., LTD.
NO. 45 NORTH CHEKIANG ROAD, SHANGHAI.

